

#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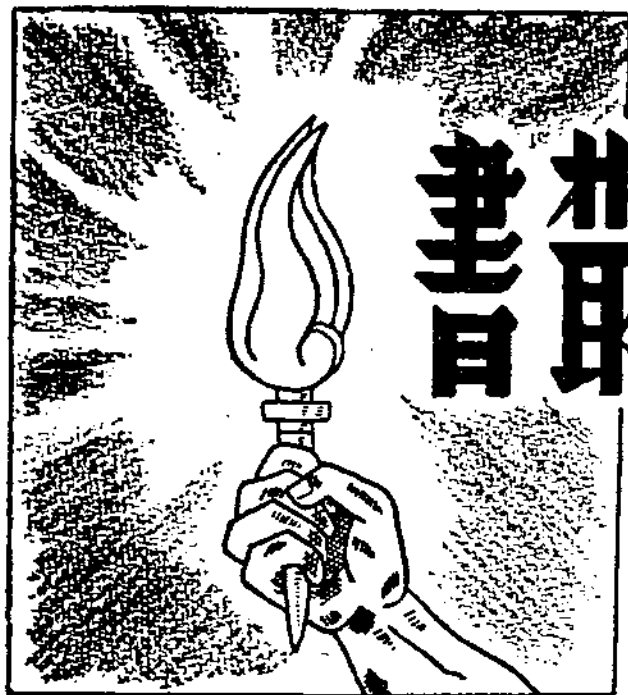
## ■ 散 文 ■

驛車的故事.....	慕容慧文
靜.....	蕭 菱
畫和家.....	侯 北 子
無根集.....	火 野
枕上的風塵.....	畢 基 初
蝶與文學.....	咀 文
別薇麥.....	吳 翔
念禱的運動場.....	厲 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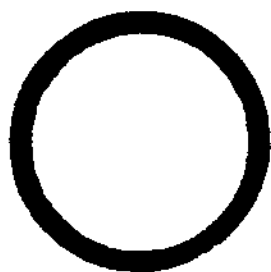
## ■ 翻 譯

表小姐.....	伍 綺
希撒.....	白 蓮
哈囉山.....	林 伊
埃.....	





# 沙漢書目



年四第進邁往勇

## 報畫漢沙

一胡庫內池京：社  
號同司北子南北址

伴良的中庭家是漢沙

新編 偷趣 精印 豐內  
額撰 高味 良刷 富容

版出六期星逢每

三售每 定直歡  
角價期 閱接迎

·元七年半·元二十年金·

- (2) 風 (中篇小說) 王石子作·定價：五角
- (3) 結婚的教育 (性知識叢書) 立木譯·定價：七角
- (4) 時代小姐 (中國名小姐選集) 羅歐編·定價：三元
- (5) 女人們的故事 (短篇小說選集) 趙今吾譯·定價：九角
- (6) 愛的故事 (短篇小說集) 張織笙作·定價：一元二角
- (7) 擇偶術 如何獲得丈夫 並白頭到老 (青年男女必讀) 李木譯·定價：九角五分
- (8) 編織新集 楊毓琮著·定價五元
- (9) 夜書集 (散文集) 林懶作·定價：一元 (在印刷中)
- (10) 吾家 李木譯·定價九角

版出報畫漢沙京北

號一同胡司庫北子池南

# ◁ 本期目錄 ▷

## 散 文

- 驛車的故事.....慕容慧文 (1)  
靜.....蕭 榮 (4)  
畫和家.....侯北子 (10)  
無根集.....火 野 (9)  
枕上的風塵.....畢基初 (13)  
燥與文學.....咀 文 (16)  
割衣麥.....芸 翔 (14)  
藝術的運動場.....厲 卿 (6)

## 翻 譯

- 復活節.....古舟子譯 (21)  
魏希撒.....白進文譯 (36)  
荷蒙小姐.....任維之譯 (27)  
咆哮山莊.....林 樞 譯 (41)  
最後的一頁.....但 娣 譯 (33)  
青色的門.....魯 風 譯 (46)

## 詩 歌

- 情人.....聞 青 (17)  
流星.....徐 亮 (17)  
望君歸.....徐 亮 (18)  
浣紗女.....陸 人 (19)

## 小 說

- 姊妹.....寒 流 (52)  
一套舊西服的價值.....程心汾 (56)  
灰色的條紋.....幻 鷗 (61)  
紅砂.....丁 震 (65)

## 編 後

附載(華北文藝協會會刊第二期)

- 介紹滿洲文藝界情形.....吳 兵 (2)

# 中 國 文 藝

##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 中國文藝社啟事

茲敦聘

高承恩大律師為本社常年

法律顧問此啟

## 高承恩律師通告

茲受中國文藝社之聘為常年法律顧問特此通告

事務所：東城燈市口大街

路南六十二號

電話：五局零三五號

### 歡迎採辦

#### 衛生材料部

出售：

衛生藥棉 消毒棉紗

婦女用健康棉 小包棉紗

#### 農村副業部

出售：

種雞 種卵 鷓鴣 配合飼料

種兔 蜂種 蜂王 蜂具

#### 食料部

出售：

消毒牛乳 消毒羊乳

鮮潔鷄卵 滋養蜂蜜

#### 印刷部

承印：

中西書籍 名片賬簿

收據發票 廣告傳單

電話定貨

迅速便利

## 建國衛生材料廠

## 農村副業社

北京國子監甲四十四號

電話北局〇五九八

#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通訊處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中國文藝社轉

## 一點希望

陳異

——為華北「文藝」所寫

事變以來，文化人只有精神的結合，殊少有長久的形式聯繫；這次，「華北文藝協會」的成立，大概是要把精神的結合進一步而造成為形式的聯繫的。

華北「文協」負着這種使命的成立起來，在對文化人的內部是為着聯合在一條陣綫上而分站着自身的崗位；對文化人以外，它表現一種力，一種熱，一種內心的燃燒，大時代下不是沒有，一群鮮血澎湃的先鋒的。

華北「文協」既然有着這種種偉大的責任，它就應該放大腳步去邁着孤高的步子；日子正長，它應把華北的全文化人聚集在一個最高的信念下，使許多的青年人把那種苦幹的精神不吝惜的拿出來，華北文化人尤其應該效法滿洲文壇「寫與印」的整精神，在刻苦與自勵下奔着前程。同時也該開始驅逐一切淫佚的，驕奢的，投機的，為名利的各種惡魔，而表現人生的某一種值得描繪的對象而努力而執筆。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 筆談

#### 歡迎會員參加討論

文藝協會成立了，雖然不見得能作多少事，但總是可以為欣為的事人們翻開七世的一頁吧！為的圓滿，健全，開金黃的會，我們希望大家多多發表意見，尤願我們的顧問，名譽會員，予以熱誠的指教，現在為使大家各言曲衷，以提出下列的一些問題，作為發表真知灼見的一個參考：

(一) 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二) 目前華北文藝的創作重點，應在那一方面

### 說明

- A 以上兩題，希望每一會員，均熱心參加討論。文字長短不加限制，不過以精彩要為主
- B 來稿均請寄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 C 寄稿希望於本月五號以前寄到，以便於下期本刊發表。
- D 來稿一經發表，均致本刊為酬。

- (一) 如何才能達到會員間當互相砥礪互相研究實際目的？
- (二) 如何幫忙愛好文藝青年朋友走上文藝之路？
- (三) 每位會員的通信處及職業是不是可以發表？
- (四) 其他問題，亦歡迎討論？
- 華北文藝協會總務部啓

## 滿洲文藝界最近情形

吳兵

### 1. 他們在「最高的信念」下

瀋陽「文選刊行會」所刊出的「文選」創刊號，有石卒的「滿洲文學別論」，他以悲慘的口吻說：

一向是被人稱為荒蕪的文壇，被人指責仍然建築在報昏副頁上的文壇，現在又是看不到他的發展，甚至於連他的前途，也沒人去敢作樂觀的預想！展開現在人們面前只有死的前夜。

但是我們總見到了過去的開拓的農夫，和他們的微弱的收穫。復憐素沒有歷史觀念的存在，一任着微弱的成績，日就掩沒，消亡，剩有遠古一般的荒土。

可是，不久，時代變了，跟着就證明這種恐懼與呻吟算是「杞憂」。

滿洲文壇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確是只表現了「死的前夜」似的沉寂。可是一年以後，政治預伏了領導文壇的動機。使那沈寂的文壇也開始活動起來，他們雖然在這幾年來，在對立的鬥爭下互道出自己的狹念，可他們

也一樣的有着較高而真實的信念：普遍吶喊於滿洲文壇是一致公認的「寫與印主義」。

——雖然「文選」同人也會以這類言語去譏諷「藝文志」同人。

其實，在一個真摯而合乎時代要求的前提下，勿甯說這種主義是我們的最高理想與最高信念，我們雖然不必贊同粗製濫造，但對努力於文藝的「傻子」，却應予以極大的聲援。他們（被人目為「傻子」的）以充實的精力（自然不是「業餘的時間與精力」）與嚴整的態度來告訴人間的某一部位所發生事故時，這種精神是「寫與印主義」的結晶品。無論他們的「私生活」怎樣，是不是「為自己造紀念碑」，是不是「士大夫階級的蜕化物」，以及是不是「想拉一些人給自己做噱頭，把自己造成文壇上的英雄，但事經揭穿後，這些想做英雄的人們，竟脫其英雄的企圖，又祇好擺出可憐相到都門去認主子」？——這裡我們最好不去管，我們所要的是

擺在人們面前的一些作品，值得在文藝史上說一說的真實價值：不是嗎？為（藝文誌）而努力的人們，不是和為「文選」而努力着的人們一樣的可以期待麼？四百餘頁的「藝文誌」和三百多頁的「文選」在量下一樣的被我們所歡欣與讚美，他們的「私生活」（如果也有的話）似乎從未表現在文章上，我們應注意他的偉大的前提，（「寫與印主義」，不該以小節目把可以合流的主力，自己來拆散它，使它「變成污穢的死水」。

### 2. 我們先鳥瞰一下滿洲的文藝雜誌

敘述滿洲的文藝雜誌，當從「明明」算起，「明明」是「九一八」事件後不久在「月刊滿洲社」刊出的，清算滿洲文壇的人說「因為有了明明文壇的命運得以繼續，因為有了明明文壇方漸形活躍」，這是衷心之論，但是「明明」現在是停刊了，他換了面孔，更形活躍起來。

繼「明明」而刊出的「藝文志」的同人也就是「明明」的同人。「藝文誌」在名義上雖是「季刊」，可事實上是不定期的。他們組織了一個「藝文志事務會」本部設在新京。會裏分「企畫」「管理」「編輯」和「研究」四系，在去年（一九四〇）五月中旬已經出到第三輯，每輯送到讀者手裡時，都有着可驚的豐與可推薦的質。這兒尤其以刊載中篇小說自炫於滿洲文藝界的，第三輯裏僻青的「麥」和小松的「鐵檻」都是五萬字以上的中篇。在新文學運動以來，刊物這種

「大拼命」似的一次刊出中篇的作風是要以這兒算「空前」了。

「藝文志」的取材方面，在戲劇與雜文上也相當的努力，但對舊詩仍然未能抹除，這是新文藝刊物中的一點瑜瑕，對翻譯方面多半傾向於一部份作家，這種狹窄的觀念是應該矯正些。

「藝文志」是「藝文志事務會」流出來的主支，「藝文志」而外，這裏發行的是「讀書人連叢」「讀書人文章」和「藝文志叢書」三種。

「讀書人連叢」預定是每月一冊的，陣勢相當的廣泛，他們自己「為推進滿洲文化，舉凡文學，電影，演劇，美術，彫刻……與各文化部門有關文字，皆刊載之，作有系統的介紹。」他們已預定了五本第一本「讀書人」，次「文學人」，次「評論人」，次「詩歌人」，次「創作人」，前三本都已次第問世了，「讀書人」十六開本，四十二頁，編者寫他的刊行旨趣說：

「讀書人連叢」並非我們的私產，但也決不容許並非讀書人的 hands 舞足蹈，這是我們應有的潔癖。「讀書人連叢」也非我們的驕子，但也決不信從並非讀書人的七嘴八舌，這是我們應有的執拗……

批評精神和詩魂的淡薄，甚至於喪失，已成爲不可遮掩的事實，我們不甘於這樣寂寞，我們還是有這樣的餘力，爰發刊「讀書人連叢」，以就正於國內讀者，是爲辭。

第一本「讀書人」在四〇年七月刊出，有疑遲，爵青，古丁，辛嘉，外文，小松……諸人的作品，內容相當的充實，「冷語錄」「我們的舌」兩欄是筆爭的戰場，「看此人」是介紹世界的文學作者的欄，「讀書人」介紹的是美國詩人桑德堡

× 新京的「藝文志」而外，大型刊物在瀋陽有「文選」。

據說「文選」是不受任何方面津貼的。所以在滿的日系作家日向

仲夫氏會作不平鳴說：「新京文人們（指「藝文志」同人）容易的拿了當局補助印出書來，因爲用着流利的日語和日系文人交歡，得到了向日本文壇及其讀者的介紹特殊的機會而顯赫起來，反之，像那無人補助，在奉天出版的三百多頁的大型純文藝刊物「文選」，連被介紹翻譯的機會都得不到，這是不能達到當局提倡文藝的本意的。……」

「文選」的第一輯在三九年年夜問世，主編人是王秋瑩，一個頗活囑於滿洲文壇的作者。在創刊號裏，編者闡明他的態度與目標：

一，我們承認現階段的文學已經不是趕時代的爲藝術而藝術，或個人主義者的牢騷洩忿了。現在的文學是教養群衆的利器。認識現實的工具，所以我們不能逃避客觀的現實，遮蔽了客觀的眞現，要在眞正的實踐中，創造着有生命的作品。

二，社會上的一切都有歷史的發展，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並且人類所創造的無論那一種文學，都是與過去有着相當聯繫，後一時代的文學常常是前一代文學的合法的發展，所以想豐富現代文學，也應該接受過去文學的遺產，一部文學史決不是失敗的記錄，更不是無機的積堆，都是客觀現實反映在文學上的過程，不過因時代階級的不同而有種種差別。

三，我們既然不承認文學是個性的創造或自我的表現，所以想擴大文學的影響鞏固文學的基礎，便不能忽視他的力量。所以我們願意藉「文選」的出版能飽吸收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當做產生新作者的園地，把個人的力量歸結在一處。……

根據着這種文學上的意見與刊行的旨趣，結果是造成「文選」的特殊風格。所以「文選」在內容上是標榜着「純」與「新」的素質，所以沒有非文藝的東西刊載。

內的容包括上，除掉一部分關係文藝方面的論文外，創作佔着絕存多數的篇幅，這裏寫文章的人，除去「藝文志」派的少數人外（如古丁，山丁，外文，小松，爵青等），主要的有秋瑩，石軍，梅娘，吳瑛，田兵，田郎，金普，陳因，顧盈……諸作者，創刊號裏山丁的

「狹術」，小松的「赤字會計」，第二輯裏秋登的「礦坑」，石軍的「牽牛花」，李妹的「鏡中的像」，無論在題材，筆法上都是華北方面殊少見到的作品。

一如「讀書人連環」與「藝文志」的關係，依附「文選」而刊出的「文選」支脈的刊物是月刊「文選」每月叢編」。預定的是兩種：第一號是「文最」，第二號是「文類」，前者已在四〇年十一月問世，後者亦已出刊，「文最」出刊時，我們看到他的「創刊語」說：

（今日的文人）自己作威作福，固然自以為得計，可是實際上未始不是自絕於讀者，換言之，也可以說是自殺！試觀今日文壇上怨言四起，豈不是事實上良好的證明！

本刊此次的創刊，既不敢創出一種口號讓大家信爲金科玉律，更不想攻異己，捧同類的使人肉麻，同時我們更願互相研討今日文壇上的種種問題。

這已經極顯明的表示出反擊的態度了，「文選」的支脈的與「藝文志」對立是必然的，同時「文最」的改變了「文選派」的作風也是必然的，他們爲了使讀者所到他們更大的吶喊，「文最」已經把「創作」減縮到無可再減的地步，田鄉的「瑣的悲哀」和雀東的「愛」，合綜起來不到一萬字，其餘的地盤就都被「風雨談」和其他的攻擊利器所佔據。在第一段裏說過，我們不反對「寫與印主義」但唯恐將來每次出了一本刊物，就充滿了打筆仗的彩色的文字，則滿洲文壇的前途正預伏着多大的荊棘呵。

×

「藝文志」「文選」而外，活躍於滿洲的文藝雜誌法還有「作風」，「文談」，「詩季」幾種。

「作風」由「奉天作風刊行會」發行的，創刊號已經出版，第一輯是「譯之特輯」，收有楊野，古丁，陳無，辛嘉，雀末，田兵……諸人所譯英，德，美，俄，日，法，奧，挪，……等國的作品，內容是相當充實，爲滿洲努力而唯一沈默的刊物。

「作風」也有兩流支脈，預定問世的有「新詩連輯」的「地平線」（楊野編）和「評文連輯的」「文藝筆陣」（夷夫主編）這兩種刊物將問世後，標給滿洲文壇的波紋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與「作風」遙遙相對的是「新京」的「文談」。她是由「新京文藝刊行會」發行的，第一輯已在不遠的過去和世人見面了，這刊物的內容比較廣泛，就以第一輯而說，就有論文：吳郎的（新進作家論）和堅矢的（滿洲文壇現狀和展望）；小說方面分短篇，中篇兩種，短篇有梅娘的「落雁」，吳瑛的「白骨」，田鄉的「禹德」；中篇方面有山丁的「冰流」，吳郎的「蛇」，系己的「日記」等，此外還有金晉，陳蕪，也麗諸人的散文，陳刃，鴉子的雜文。

「詩季」是由「新京詩季社刊」行而由山丁主編的。「與滿文化」是圈外的雜誌，好像有着另一種「風格」。

（三）我們的（文藝新刊），我們的「文藝作者」

滿洲文壇，經過了數十位拓荒者的耕耘播種，「成績是」擺到我們的面前了，五六種純文藝的刊物的續出，無時不在顯示他們的最高信念與工作力的刻度。

談到滿洲文壇的作者與成績，是要從黃軍和黃紅算起的，他們的（跋涉）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後，滿洲文壇是一度寂寞着，其後政府方面爲了提倡文藝而設置（民生部大臣文藝賞），（新京大同報）因和（瀋陽盛京時報）也一年一度的設置文藝獎金而募集長篇創作，在這政治界與新聞界相輔的提倡文藝的結果，滿洲文壇就成了一種熱烈發達的情緒。

一年兩次的（滿洲國民生部大臣文藝賞）設置在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受賞人是瀋陽盛京時報記者穆儒巧氏的代表作品（福昭創業記）（平沙）。至於（新京大同報）和（瀋陽盛京時報）也都在每年有募集文藝作品的辦法，大同報方面在去年徵募小說的錄取者共三名，第一是金晉（蔣山青）的（生之溫馨），第二是姜靈雲的「新土地」，



第三是李光旦的「光陰」，瀋陽盛京時報的文藝賞已經舉辦過三次了，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受賞者是陶某氏的「紅樓夢別本」，第二次是程備巧的「福昭創業記」，第三次是授與新文藝作者古丁的「奮飛」，這也可以看出新聞界方面的拋棄舊文藝而提倡新文藝的意旨是與官方走同一路線的。

在精神和為物質雙重鼓勵下，滿洲文壇的成績在量上是相當的豐富了，四五年来這兒已培植了數十位作者，已經印出了約三十種的「文藝新刊」，這在一切政治與文化剛剛底定的情形下，該是一個可喜的事實。

## 一，古 丁

提到這幾年裏出文集子的滿洲作家，我們第一忘不了「古丁」。他的真名是「徐長吉」，是「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的「事務官」一見着過他的人描寫他自己的印象說：

他是在他的朋友裡邊，比較早熟的一個青年。多肉的巨臉，不十分齊整的頭髮，眼神稍有些板滯，不大斜視，顯示着一副勤勉家的型。他同樣有着一切自然的慾望，有時追求得發狂，有時頑固的強制得彷彿原來即未曾有。他雖然有些板滯，但常能機警的把自己從失敗的地方引開去，不大落到失敗。大家在學校裏遇見過很多「高材生」罷，先生出什麼題，他們都能打一百分，活潑的同學和他們多少有點合不來。嫌他們古怪。古丁就屬於這一類，雖然這麼說，別人也許會以為他缺乏熱情的罷。不然，他曾同你一道高興，他會鼓勵你寫文章，當朋友們合作的文學工作成功的時候，他會自多肉的體腔裏發出哈哈的哭聲，分外的給與你真實的親切。沒有談話的本領，像西伯利亞人，但常以其體的意見奪過別人。

古丁領受過各種「文藝賞」勳章，這樣是使他的聲譽日隆起來，他的初期作品的風格是樸素的，轉變以後，第一部是以「諧謔」而出名之的「原野」以後的是「平沙」。(這兩種都有日譯本)談他的人

說「原野」在古丁的創作過程中是個劃期。也是他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標識，在這篇較長的作品裡，他開始大量地描寫滿洲鄉村和都市的沒落的人們。主題雖極簡單，但裡邊描出許多鄉愁，留學生，女人的「凡平無事的悲劇能手……從「原野」到「平沙」又顯然的表示着一個大的進步。他的諧謔的才能愈見圓熟，筆致也愈明快。并且從中國的「才子書」，吸收來許多活生的諧謔，表現力更加強銳起來。登場人物除了「原野」的以外，又注意到營養不良的兒童。并且特別注意描繪了人類的生理的慾念的心理。使我們覺得可愛覺得親切。

關於那本「作者自己裝訂自己繪圖的豪華本」和以家庭的潰滅為骨，以一青年的人生行路為肉而成的詩篇「平沙」，在各方面我們都覺得不過是古丁在創作上的一本力的表達。他在這兒所告訴我們是在在各方均極稚弱。固然，我們不能對他把視線的格度仰得太高，可是在結構，造句，和敘述方面說，這書均極平常。他描寫白今虛使人只看到一個輪廓是使全書失色的所在。寫馬五姨太太和其妹也極浮蕩，不像一個有靈魂與血肉的人物，如果拿白今虛去比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其妹去比「文博士」中的六姑娘，結果如何，讀者就會明白了。

但「平沙」的作風，有好些是追求（？）老舍的直敘筆調的，而且我們不能不認為在某一方面且有些「神似」；

她（其妹）對於他（白今虛）並不會察出過半點求告的態度，並不會說出過半句自卑的言語。她自己並不以自己了獨自為殘缺。她有着一切千金所有的派高自賞的心胸。

關於在「平沙」裏所應用的語詞問題，也是該提出的。如果「故意屏進了通俗的文脈和語彙」，這對新的文藝是不太相宜的如「脫口而出」，「三步併做兩步」，「幾乎奪眶而出」，「老人片刻沉吟」……善都是「鴛鴦蝴蝶派」小說裏餘毒的再現，我們的古丁是以「接擊遇「紅樓夢別本」的鴛鴦蝴蝶派的文章的」，對於這種破壞純新創作的舊式語彙的應用，希望他能加節制，甚至考慮。

古丁除上述的三部作品外，還有屬於城島文庫的「奮飛」，和雜文「一知半解集」等幾本，日子正遠，我們希望這位作者以自已特立的風格為滿三文壇爭光。

## 二、山丁，小松

山丁的活躍是近三年的事。他有一個短篇的集子「山風」，小松在滿是以「多產」聞名的，所出的集子短篇有「蠅」列入「城島文庫」，「人絲」列入「文選叢書」，長篇有「無花的薔薇」(列入「東方國民文庫」)和詩集「木筏」。(列入「詩歌叢刊」第一輯)山丁的作風，一如魯彥，葉紹鈞和近期的蕭焚，他們同是以鄉土氣伏潛於筆下的，「山風」裏色含九個短篇，「故事多半著重在北滿的鄉村裡。而作者又是那樣熟習他所寫的鄉村，真接受了那裡人從心理流出的淚，聽了打滾全量憂鬱的嘆息。他還能正確地透視了鄉村的斑斕所在，和他遭受的原因。」

九個短篇裏，「歲暮」，「銀子的故事」，「臭霧中」，「壕」，「槽生」，「北極圈」都是描寫着鄉紳勾結着代表地方的權利者，來蹂躪着百姓的。「山風」寫天災折騰農家，「機織」寫城市中一家機房為着買不着洋線而停止了工作的事情，「狹街」寫一個在跑馬廠裏掃場子的人劉德春因受着生活的壓迫丟屍在江北的慘劇，這一篇是一篇力作，在各方面說，這都是合於創作條件的一種典型作品。他一起始的句子是極沈着的，筆法的老練近於蕭軍：

前年夏天，我搬到這條慌憐的街上，這是一條灣曲得如一雙生滿癩瘡的蛇似的狹街。

狹街上一間一間緊緊地擠着矮小地默灰色的房屋，鑲在屋牆上的是狗洞式的窗子，牆根零落的長着幾叢水稗子和爬根草，毛廁的屎尿時時從院裡流向污溝。不同職業的街坊們在污溝上談笑着，孩子們噲噲地踢着柔軟的馬糞球滾過來滾過去的鬧着，他們和我一樣慣常了這種氛圍，誰也不稍加反對的平靜的在這條慌憐的街上活着。

房東老太婆每天提防着她的住戶，就連有一點極輕微的移動木屏風的聲響，她也會跑到後院去喚罵一陣罵一陣，那些欠過她房租的小戶人家：

「你們留着錢喂狗崽子吧，賴住了我的房錢，你們喪了良心的！」

山丁能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寫那特殊發生的事實而作了時代的記錄，是他選材的成功！筆鋒的嚴緊和有力是他描寫的成功，所以有人憤慨的對前者說：「喊得震天價響，得什麼賞的東西，那都是與這個時代下無關係的作者構成的人物，寫着他自已傾向的社會。」對後者說：「是有他獨特於他的時代的認識。」

X

小松的處女長篇「無花的薔薇」，並不會得到什麼好評，陳因在「文選」的第二輯裡就舉出很多劣點，且率直的說：「看到第五章便感到作者筆下的東西已搖動起來了，搖動得使人目眩。作者在全集上看出來是加意堆砌得頗吃力，盡其所有的去拉長，可是在這裏便寫進去育南小姐二段情史，又是突乎得沒有道理的情史。……看本書內，只見到幾個簡短的故事，湊合到一處，凌亂的雜集而已？這些個故事分開來會成各個獨立短篇的。」

「無花的薔薇」是經過了四個月的光景，連載在「泰東日報」上的。作者在序裡說：

每天在編完朝刊以後，從報社回來，疲倦常常是使我連飯都懶得吃，可是還要擠出一些時間，寫出幾頁小說。」

在這場合下要拚命的「擠」時間寫小說而得到上述的惡果時，這本也無怪其然的。一個事先並沒有通盤計劃的結構，一個臨時現抓人物形態的插繪，前後的連貫與統一，多少要被這種繼續的精神，不一致的情緒破壞。這是作者疏忽的所在，可是在「機織」裏，我們看到那過活於艱苦的氣氛中的百哀圖：

到屋裡誰也沒有話說，炕上桌擺着飯，左邊坐的是爸爸右邊靠炕站

的是媽媽。

「去，！這能說啥！攤上了。」邱青接着就嘆了一口氣。

「去吧！先到公所去看看，一會再回來一趟。」邱二嫂的眼淚，連串的淌下來；「虎子，快上炕喫飯，喫完好快收拾了。」

虎子的心酸酸的，又看見媽媽落淚，自己心一橫，到底是男兒漢，淚在眼裡直轉，沒有掉下來！

滿洲作者俯青說：「小松的筆富於繪畫的才藻。」古丁說（「錢櫃」）雖然照樣活用着他的繪畫的才藻，卻烘托出來本色，這是他的才藻用在適處的一例。「這大約是完全拋棄了「無花的薔薇」的另一說法吧。」

### 三，秋螢，吳瑛，梅娘及其他

王秋螢是「文選」的主編，吳瑛和梅娘都是女作家。秋螢的作品有「小夜曲」（列入「文選小叢書」中）、「去故集」（列入「文藝叢刊」中）兩種，吳瑛的代表作是「兩極」（列入「文藝叢刊」中），梅娘有兩個集子，一是「第二代」（列入「文藝叢刊」），一是「小姐集」，由益智書店出版。

秋螢作風有着平淡的彩色，在短篇「羔羊」（署「林緩」）裏，我們嗅到他到文藝整個的筆態。他以極「規則」的筆調，給世間的一角攝張暗影，却一些沒有誇張與着色的意思，他寫那個朝鮮的小偷，簡直就是擲給讀者一張憂鬱的照片：

受過了兩次刑，這孩子認了。

「我盼把我送到法院去，聽說我歲數小，便不犯罪的，要再送到救濟院就壞啦！沒有保，老也不讓出來呢！」

這孩子承認了以後，自己便這樣不斷地說，可是自從承認給供後，仍舊不見有轉交的消息，我們這幾個人，漸漸都消瘦起來，一天僅僅四個小飯團，無論如何也填不飽每人的肚子，還不到五六天，這孩子已經瘦得像猴一般了。有時吃不飽，便低着頭幽泣起來，同時嘴裏不

斷的說，「天啊！祇要這回放了我，我真要學好。」

吳瑛的「兩極」是作者一個處女短篇集子，包含小說十篇和雜文二篇，小說是「新幽靈」「析」「詭」，「新坤道」，「人相」，「僚匪」，「錢四嫂」，「女叛徒」「霧」，「望鄉」和「兩極」。雜文一是等等「新幽靈論」，一是舒柯的「兩極論」。一「析」是處理一個叫做金公館。大家族的沒落的場面。「錢四嫂」是用了幾件小事而簡易地叙述了一個舊家庭裏的中年婦人的「無子」的悲哀。「霧」，「詭」，「新說靈」這雖同樣是關於「老中國的兒女」描寫……但「這三篇是雖然產生在封建中，及其生長或死亡却同資本社會發生了糾葛，沾染了資產社會的一些狡猾猙獰，向上爬和一點一點的意識。」「女叛徒和新坤道也是以女人為主人公的作品，不同的前者是描繪了「老中國的兒子女」，而後者則取材於「時代女性」。「望鄉」是寫一個為了和書舖裏的娘們的糾纏而出走的漢子，在外面流浪了十年，「再回到」會着糾纏的書舖時，想找的女人者跟另外的男人跑了。「見願盈」「兩極」——「文選」第二輯）「兩極」者與「析」「錢四嫂」同型的一篇。顧盈說：「在這十篇創作裏，文字的運用完全是清麗的，內容的發展也是整潔的。正如系已存序裏所說的：

「內容與技巧是合致的，……沒有奇突的雕琢，沒有色香的矯飾，淡泊寧靜的筆致，是勾抹出平凡單純的物象上，顯現了人生真實的境界。」

×

梅娘的「第二代」包含「六月的夜風」，「花柳病患者」，「第二代」，「蓓蓓」，「最後的求診者」，「靡捲西風」，「一個女職員」，「迷茫」，「時代姑娘」，「應該受罪的人」，「追」，「在雨的沖激中」和「落雁」等十三個短篇。她也是近年來滿洲作者中相當的努力者，她的筆近似葉紹鈞，但另有張天翼的色彩，這在「傍晚的善劇」裡是可以看出的。

除去上述的幾位作者及其作品以外，長篇方面有舒柯的「河流的

「底層」是一個「刻畫出幾個時代青年，不但不能由行動散發他們的熱情，更漸漸躲在灰暗的底層，過起不流動的生活來。」的作品，每篇方面有疑遲（劉）的「花月集」（列入「城島文庫」），石軍的「麥秋」（列入「作風叢書」中），他們同是把精力貫注在所嗜愛的作品上面，前程是頗堪期待的。

在散文，新詩，劇本中，新詩在「滿洲文場」中比較更形活躍些，單行本除了楊野的「寂寞集」百貝的「火光」陳無的「燈的故事外」詩歌叢刊「裏有古丁的「浮沈」，百貝的「未明集」，成駭的「青色詩抄」，小松的「木筏」。這已在說明詩在滿洲文場是次於創作而正被人努力着；散文方面，金音是一位輕存希望的作者，他的「青夢的感情」的憂鬱風格，是步了蕭乾的風味而意味並相當的醇厚。也藍的「飛絮集」和成該的「秦何草」以僅次於金音的筆調寫出，有極柔美的筆鋒與情感。

劇本與雜文方面列出的不太多，前者祇有李喬的「萌芽」（列入「文選小叢書」中），後者有岑及的「三石集」（一作「陳因」，顧盈「我的意識」和古丁的「一知半解」集。

上面所說的，限於已出單行本的作者，自己的作品未出集子的作者尚多，辛嘉，辛實，君頤，共鳴，安屬，田兵，但斌，田琅，崔束，牧之，李妹，老翼，戈，禾，外文，……都是在滿洲文場倍形活躍的人，他們將來必有比蕭軍，蕭紅，端木蕻良，李輝英，穆木天……更偉大的作者出現，我們期待着，禱祝着。且禱祝我們的期望不會完全幻滅。

#### 四、報紙的「文藝副葉」和所謂「放送文藝」

這滿洲在「九一八」以前報紙是極形冷落的，「盛京時報」與「東三省民報」和「新民晚報」以外，就再不見有多少大型的報紙，而上舉的三種報紙，正也是因為邊塞的關係，新文藝的主潮是不會向滿洲流入。「九一八」以後，爲了宣傳上的一點作用，滿洲創刊了多種報紙，同時受

了各方面的衝動，「新文藝」竟突如被倡導了起來。努力於新文藝最有成績的而歷史也較悠久的要算新京的（大同報）。她的副刊「文藝」（「月文才主編」）每用以三次的機會與讀者們見面，內容是相當的充實。「文藝」中作者包括「文藝志」和「文選」的諸般作者該刊除「文藝」外，並在去年添置「海外文學特輯」是由海外某半月刊一個支脈分派出來的。現在是「每周一刊」。

新京而外，奉天的「盛京實報」也置設了「文藝」一欄，每周一刊，各方面都顯得貧弱，作品方面也感到生疏與幼稚。希望他們能再把文章

的取錄標準提高。

在哈爾濱的（大北新報），在譚鐵鋒主編下的（大北文學周刊）是擁有哈埠的大部作者，也照每周一刊，這兒又有（三江報），刊三（江文藝）和曉日（午報）有（鄉環），規模和內容稍次於大北文學周刊。此外，在營口有（營口新報）的（黎明）與（星火），由王覺主編，又（遼西晨報）有（文學週），區以外，却是很少見再有鄭重的文藝頁了。

關於「放送文藝」方面，這自然劇本的集散地，但這却贏得一部份人的不滿，在「文藝」中的「關於放送文藝」中有人說：「每月應徵一篇的人，未必是一篇精心的佳作，因為原因很顯明的是爲了那一筆豐酬，但文協既然是打着振興文藝的旗幟，當然也有負着提高文藝水準的責任，如果祇是胡亂選取，究竟對於文藝祇是一種捨善。有人寫一篇甚至不通的稿子選上了，當至還有不會等作的人也濫竿會員，把名作偷過來，胡亂的剽竊成一篇劇本還美其名爲改編，嗚呼；改編云乎哉；」云云，我們對於這種攻擊如果是事實所給予的反响，我們是對於批評人抱有同感的。

與滿洲文藝方面有關係的團體，除去前述外還有（滿洲事情案內所），（滿洲浪漫發行所），（滿洲文話會本部），（滿洲行政學會）和（滿洲帝國教育會）等，至於私人方面所組織的話劇團和文藝的小團體雖然也很多，可是爲了一點成績的偏狹觀念所困，我們等他有值得敘述的時候再來敘述他。

#### 本會會員續刊

蘇左貴 王松芳 白 練 何嘯宇 李伯倫 東方嵩(女) 耿曉陸  
孫民友 張錫九 費伯良 楊日生 楊懷周 劉 琳 羅 勳 劉銘  
張 王野村 張鴻儀 張 島

（未收回入會書者，下次補登。）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完）

# 散文之部

- 一、驟車的故事……慕容慧文
- 二、靜……蕭菱
- 三、藝術的運動場……厲卿
- 四、畫和家……侯北子
- 五、無根集……火野
- 六、枕上的風塵……畢基初
- 七、割莜麥……芸翔
- 八、蝶與文學……咀文

## 驟車的故事

慕容慧文

我還記得第一次看見從鄉下上來的驟車停在家門口的事。但那已經是好久好久了。那時候這種高篷窄座，輪子一走一響的大車，在城鎮裡也和鄉間一樣的普遍。而且是交通的唯一工具，就像現在的長途汽車一樣。可是，不久之後，我們除了在回憶裡能找到和拉貨的車相近的影子以外，那車的形象，真的永久在我們印象中絕跡了。真是時光如流水，水流沖激去多少無用的沙石。

我記不起年歲，然而，敢相信的是我對於世界上的一切還都是陌生的時候。看到停放着的一列驟車，多少會給自己幼小的心靈上加進一點欣喜。我奔走在人羣中間，注視着從車上卸下的每一件貨物。而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車旁的一個高凳，這個凳子就象是墊腳版；上下車時將它放在車旁，到車子行動以後，它就被藏在車前的橫梁上了。那時候我非常喜歡這一個小凳子。也由它，我窺見了車箱裡的秘密。

多麼驚異，我那次站在凳上俯身向車裡望時，第一次見到踞伏在車角的兩個鄉下孩子。我遂趕緊跑進家門，不敢再探望那生疏的車箱了。

把這奇遇告給了家裡的人，我才得到一個恰當的解答。

——×，快向你姑母請安。

母親向我說，同時把我拉到那個姑母的面前。當我見到那從沒有見過的面孔時，立刻又由母親懷裡轉身跑掉了。

——這個孩子怕見生人，雖是一個男孩子，却沉靜得像是一個小

姑娘。

我還聽見母親的話語，而那個另外的粗質的聲音，我却分辨不出她的字句來。

在院裏，我又遇見那兩個踞伏在車角的孩子。我看見他們羞澀地靠牆站着，低垂着手，兩對小眼睛却不住地左旋右轉。那大些的是一個女孩子，不高的身子，穿一件深綠色的袂襖，背後拖着一條漆黑的長髮辮，紅的絨繩顯得特別美麗。那小的比她低有一頭，我再也記不起他的服飾，但那痴呆的神氣却是永久忘不掉的。

看見他們，我又立刻跑回屋裡去躲在母親的懷中，但母親見到店院裏的兩個孩子時，也就一齊招呼他們進去了。

後來我一個人跑出門口，再也不見那三四輛驛車，而車上的貨物，全被放到我們的小院裏來。這對我多麼新奇的珍寶啊，我撫弄着每一件沒有見過的東西。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驛車的記憶。

到我真的明白這個驛車的故事時，已經是在許多年之後了。

隨着年歲的加增，我也混在一羣年紀相差不遠的孩子們中間，同他們一起玩，一起鬧，也一起讀讀書，寫寫字，唱唱歌！我早已是一個小學的學生了。

同時，那個梳樣長辮子的女孩子，也成了我上學的小伙伴。

我還記得我們所居住的院落，已經不是以前從過驛車的門口。從那裏我們早就搬到一個更大的住宅來。那個我稱做姑母的也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那時，我才明白了五年前的事：

五年以前，就是我第一次看見有幾輛驛車停在門口的年代。我的姑母帶着她自己底女兒和三歲的孩子，來到這一座大城裏。因為姑父在不遠的地方做事，常過這大城裏來，又有我們在一起，照顧是比較方便的。

姑父這一個人，直到那時，對於我還沒有一點印象，然而，姑母却漸漸脫離了鄉下人的粗俗，生疏和不慣，慢慢和我們相處得極好，

那個女孩子，我應該叫作表姐的，却多少還有些鄉下孩子的脾氣，雖然學校裡的女學生，那時候全把頭髮剪去了，而她的一條髮辮仍舊保留着，直到很久以後才去掉。

我應該特別提起的是那三歲的男孩子，那個在我第一次印象裏充滿痴呆神氣的孩子，我現在是再也不能見到了，誰想會在剛來到鎮裏不久於一場天花就輕輕送掉了性命呢。

這對於姑母真是一件最大的痛苦。不過，年代增長了，記憶也慢慢消失，更何況到城裏以後，她又新得了一個落在這裏的孩子呢。

這老少的三口人，和我們一同渡過不知多少個歲月，年青的一代都看着長大起來了，而年老的則變得衰弱下去。

再過四五年後的情形，又和以前大不同了。

姑母另外買了一所小房，同着她的兩個孩子打發靜謐的時日，那個女孩子一面在中學讀書，一面幫着料理家事，那個男孩子也念到初中。

三年前，姑父在外面的事情，隨着戰亂而失掉了。一個人孤苦地跑回家裡來，於是姑母和她的孩子處處感到煩悶。因為做父親的性格有些乖僻，獨斷，而且還有一個極強硬，固執的脾氣，連姑母都有時無可奈何。對待孩子，他自然更是絕不容氣的，因此年紀大的女兒立刻停了學，專在家裏做事，年紀小的孩子，則往往因為功課不好，或是一句話說錯了時，受到鞭打。

誰都說姑父的性情急躁，粗暴，所以，三年來的家庭因為他一個人的歸來，早山崩靜變為爭吵了。

在這種環境下，姑母害了一身病，從瀕近於死亡的危機中，又活過來好幾次。

最後解救這苦悶煩燥境遇的是好多很出人意料的事情。

做父親的看到自己底女兒逐漸長大，在某一方面已經需要另一種精神的寄託，遂很快地說了婆家，且更快地辦了喜事。從此，年老的人

總算結了一樁心願，而成長起來的女孩子也要自己去世上過生活了。

打發出去女兒以後，這老年人對於國家和社會並沒有失望。既然在外面奔走了大半生，經歷了許許多多快樂悲哀的故事，想起來還是繼續着奔的好。於是在一個沉悶的日子裡，他一個人又悄悄地離開家宅，留下那個年輕的孩子，伴着老母過孤單的生活。

半年以後，孩子從自己的環境裡又知道好多事情，增加了他一點雄心，也有一個要高飛遠走的心願，想同自己的父親一齊去過簡單然而愉快的生活。但是，事實阻止住這一顆活躍的心，使它另外遭逢到難述說的抑悶。年老的母親不見自己的愛子已經有三個多月了。

多麼悲戚和苦難的日子啊！

## 殞星

秦莽

劃着一條閃爍着火線的弧形，  
我到天角落的是一支殞星，晶瑩地。  
當我憑着黃昏的衣衫憑窗夜眺的時刻。

這不也是示與一個人人生的變幻麼？  
誰又會計算到死的日子來臨呢！  
臨死的頭顱又作何能閃出幾條！  
臨死剎那最作的一縷螢光。

我感到殞星的天亡却偉大呢！

也算人生是微弱地渺渺地吧！  
渺渺里誰又能得到一絲自由的自由，  
就似被樹梢的圍網里囚犯一樣。

當你解却這擔子的時候，  
你的生命會又悄悄地離開了你，

她灰心，她氣憤，然而她徒換來一場大病。病後的身子已是動轉不靈了。

靠着親友們的幫助，把孩子的未來苦樂交給了自己的哥哥以後，這年老衰弱的女人，就在一個初春清晨的陽光裡被驢車重載回家鄉。我又見到一輛久別的驢車。不過這已經不像是從前那樣的新奇，反而覺得異常刺目，它和我們這城市的空氣是多麼不調和呢。

驢車載走了一個身子，也載回我的記憶。我恐怕這一生再也見不到這種車輛，再也見不到那年老的人。

但，這時在我想像中，却浮出冥衣繡糊製的驢車的影子。  
唉，我真不敢想，也不應該想到它。

你能看到你靈魂的火花在迸散麼？  
沒有的！——  
它死沈沈得像一個陰森地午夜。

殞星好像告訴我說：  
「朋友，別在塵海里浮沈了，  
那里，沒有燈塔也沒有彼岸，  
只是一片昏茫茫地。」

漂流，漂流，漂流，  
漂到你血液熱力冷却的時候，  
你會感到你是懦弱者是騙子手呢！

真的，我看見我的熱血伴着熱與力在滴落，  
無聲息，無表情的！  
一滴！一滴！一滴！

噢，我生命的血液化為逝去的輪迹了呢！  
腥地，臭地，無花紋和彩色地。

朋友，別在塵海里浮沈了，  
直到你血液熬盡的時候，  
你是弱者，人生是騙子手呢！

# 靜

——蕭——

親自把一切裝飾在居室中排列就序，一切牆壁飾物等，大致也均釘掛整齊，然後自己舒了一口氣，微微地嘆息着：又一次浪費的疲勞啊。

我把「家」，看成一棵枝葉繁茂果實纍纍芳香濃烈如春天的海棠樹：於是我的每一部分「懸念」與「不安」倘缺乏擺脫力量時，如把其繫於「家」上則立即感到成爲一盞燦爛光華的希望之燈。爲此，我每把「家」之外，所感受的寒熱不勻的氣氛，常使「家」爲其分化。每每即是把抑鬱與憤懣融成溫柔而平和。「家」曾經拖住了我的一棵抑鬱的心。「家」使我忘去一堆苦惱悲哀：這觀念曾經有過好多朋友給我一種美麗的指摘，所謂「婦人之心」，狹隘的宇宙看法。到後

有位朋友竟且鑿色俱勵的讓我把這古老的觀點撕破，他說：那正是怯懦者單薄的情感之眷念，快快拋去吧！

但我一方面用微笑接受這斥責，一方面仍如往昔一貫的布置我的家，我一邁進家，我就感到溫暖的欣慰。這我自己有什麼理由推翻這點自然的潛服力量呢。

× × × × × × × × × ×

四年前。小小的院落，我的屋子對面三間房，居住了一家鄰人。

這家鄰人，一對老夫妻。做丈夫的六十歲多一點的樣子。做妻子的也是一個將將六十歲的老太太。這一對黃金夫妻生活得平凡而又蓬蓬勃勃。曾經給過我一點平凡而又堅實的教養。憑了這平凡的薰染，把我養成了對家的眷念。

四年前，我正在急急地找尋一處住室，正恰好有位朋友希望能介紹我到此處居住。我呢，在缺乏住處的急迫情形之下，自然毫無異議之後，我由朋友把我領到房主人家中，最初的情形，曾使我悻悻地以爲寄居旅舍，也不願甘心居此，幾乎一氣而走。這座房，有着寬寬的院落，一兩株梧桐樹，靜靜地寂無人聲。三間光亮的北房，彷彿一羣攝照後的光影。陽光照射下的，金黃色光線，勻足寧靜，一支夢是的地幽靜的情形，首先獲到了我的欣慰與滿意。爲了我正需要這麼一塊幽恬的環境。喜悅叫我把這意見告訴了友人，但朋友含蓄着鬼祟的

樣子對我說：「先別忙，見過房主人再說吧。」所謂房主人就是那兩位老年人。關於這兩個老年人的像貌，生活了過多的年代而爲時間折磨成個瘦削背殘爛是的老樣子，與每一個老年人沒有兩樣。於是我對其一如對待其他昏昏如睡年歲老了的人一樣的漫不經意的拖長了聲音：

「老先生，老太太，你們這三間房要多少錢一個月呢。」

這句權利義務近於貨易性質的話，並沒收進老頭兒耳朵中。他反而像分析一件事物似的逼視我的臉及全身。等到老頭兒的臉逼近了我的眼前時，我開始爲這張嚴肅忠誠而藏有倔強的臉上，一股力量的光所攝，突的我像是喝了一杯冷水，一股驟然的冷靜使我想及臉前的老頭兒，有股不可輕侮的威嚴。但這威嚴又是那樣的平凡！這時老頭兒可發了銅鐘的音響。

「你先別往「錢」上注意，我得先問問你，有家眷沒有？有小孩子沒有？」

我告訴他我的獨身，且告訴他，因爲想找塊較爲清靜的地方讀點書，每天一天中至多在這裏就擱六七個鐘點，其餘的時間，尙須到一個機關服務，沒有家眷，自然也就聯帶沒有小孩子了。

老頭兒臉上漸漸有着微笑了。

「這自然很好，都喜悅幽靜，住在一起一定會美滿的。你不知道



這三間房整整一年多沒得租好，不是有小孩子的，就是住房人臉上帶着一臉的懶惰神氣，那如何能行，小孩子整天哭叫，擾攪了一切幽靜，真够厭煩的。你往後居住這裏可幸福了。每天由微風吹來的叫賣聲像海潮是的，到夏天聽聽像下雨是的蟲聲，那真好聽極了。老年人只這一點樂趣，如果有小孩子，豈非把這美麗的幽靜給破壞了呢！至於一個懶傢伙簡直更不行，整日萎靡，不懂早起習慣，不懂打掃房屋，不愛勤勉的，住在一起更不行。你很好，住在這兒吧，錢多少不成問題的……」

「咳！……古怪的老頭兒吓……」

當時我就把聽到這位孤僻奇怪而又朝氣的人的意見，咀嚼後所昇發的一點懷疑竟缺乏含蓄納罕的說了出來。

「對不起，老先生，倘如您認為已經合適選擇的鄰人，而是住到您這兒以後始結婚，始生了小孩子，老先生您能怎麼辦呢？」我預備如果這老頭兒說出：「那我只好請他馬上遷出！」那種類似殘忍而缺乏情感液汁的話時，我當即迅速的離開此處。即使他一再使用虛心的禮貌挽留我，我也會無情的拒絕這虛偽的盛意的。

「那並不成問題呀，跟我們生活習慣了的人，自然一切都會自然的去適合，一切的壞習慣還不都是習學與養成的。對不對？先生！」這樣我敬愛着這個老頭兒了。於是我告訴他我馬上在今晚就可以搬過來。而且這裏一切的好習慣，我都願意遵守與維持。

這樣我居住了八個月的沈默恬靜生活，一份靜靜的日子中，使我驚奇着這裡這點平凡的習性，給我修改過來那樣多類如晚起煩燥飲食缺乏秩序的一切癥病。八個月我並且讀了不少書，身體健壯了起來，精神也好起來。我更在寂寞中學會了思索。學會了暗地琢磨。捕捉幾許凸凹的意象，也學會了如何摸索。

最初搬過來，我有幾次想即時移走，有了我生活不慣這裏死氣沉沉的生活，天一亮想再睡也不行，他那屋子裏會隱隱有着打掃房屋的

響動，倘如你想忍受一陣企圖再睡時，他會跑到你的窗前。

「起吧，一天中早晨是最寶貴的，來，出來看看太陽。」

晚上呢。我耐不住寂寞的，就是晚間。天將夜不久，他們就都預備睡，但老頭兒知道我要利用夜晚上去讀書，所以他誠懇的答應我每晚問過十二點以後再閉燈。在這特許權利下，時常四周靜靜地，沒一絲人性的呼吸與聲浪，當為抑鬱折磨過度時，就無聊的看了想，想了看，有時一個人怔怔地思索，甯靜中思索過好多荒唐且離奇的想法。到後這打發寂寞的方法，且當真成爲了自己的一點習慣，到後每天我竟意外的希望天快點黑下來，天將黑，我就愉快起來，在一支淡淡燈光下，儘量思索幾許夢中的宇宙。營養着一支情感枯燥的寂寞之靈魂。

每一個星期日，爲了有着整天的休息機會，於是漸漸對環境之外的人，也與緻的琢磨起來。

兩位老夫妻待人接物，並不如理想中那樣倔強的固執。而且相反偏是那樣樸實與誠懇，富有着爲世界上早已遺失的一種古老而質樸的性格之人物。安靜與平和，永遠那麽靜寂的在寂寞中打發着時間，那份平淡的靜，增加了好多類似夢的愛憎與態度，永遠是於微笑中接待來訪的客人，但決不殷勤的含着着一種逼人的忠誠與懇切。雖然已是隔時代的人物了，但從兩人嘴中從未聽到對舊的一再近於叨嘮的數說與眷念，更沒有如一切老年紀的人嘲笑或譏諷現時期的人物。而且每當客人來訪的時候，老年人的談吐大多傾力於對日常生活的關心的忠誠致問，由一種飽蓄仁厚的氣度上看來，真是其意可感的。由是我發掘到這兩位老人幾乎生活着純爲友誼而生活的生活。我親眼見到的，兩個老人逢有客人來訪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會能逃開他們的晚餐的挽留。而且他們更儘所有的把全部食物爭呈請用，從沒有一個人有在他們的近於兒童心理的誠實勸用下，不儘量拋去着虛偽的禮貌自由取用，於是常常在一般樸實可觀的空氣下，沒法不使胃口暫時屈服而放棄吞嚼

的。

有次我竟在這情形下，病了起來。

病中，兩位老人的侍候，以及給我時時呼吸着一種人性的氣息。在感激得流着淚的時候。我好了起來。這其間靜的空氣中，增加了自己好多思索，覺與自慰。但，老頭兒不知道爲了一種什麼原因，竟跟着也病沉起來。終於有一天在大家悲傷中，老頭兒竟遽然長逝；做妻子的老太太舉足無措，到後竟得了神經病，瘋狂了半月，有一天風沙之夜也追隨了那位六十年的忠誠伴侶而去。

之後。我一個人院子裏蹣跚踟躕，有一股說不出的悲哀與張皇。院子裏一棵梧桐樹，樹下總像有個執着竹竿老的頭兒，地下拖着長長的陰影，在四方方的院落裡籠着一塊藍天的圍牆中，走來走去，把每天的日子顯得是那麽長而抑鬱，到後我忍受不了悲哀的寂寞。我不顧此房的結落，我要走的走了。

到現在算算，整整又兩年。但是這點點平凡的經過，可一直像一條繩，緊緊拴着我的心，從未忘掉。偶如遇有機會，我極希望到「故居」祭悼一下那兩位富有人性的靈魂。

到現在我學習且習慣了的裝飾佈置房屋的心情，已經漸漸淡滅了。但是這點寂寞的力量，可無法忘掉。

倘如我今後在一堆堆的日子中，我能生活的結實硬朗呢，我忘不了這點平凡的「靜」。

## 藝術的運動場

厲 卿

燕子又飛回來了，荷着一意匠，抖抖翅子也擺脫不了這天遙地遠萬水千山付與的疲勞，喃喃地如流水低語着氣息在雷線上了。五線譜上又多添了一支音錘，靜聽發出的音韻是在娓娓地訴述經歷的故事呢！一帶黃上的曲子牽着電線桿，我和弟弟的影子也被織入這天然的故事了。上園子上的甬道是我們慢跑的唯一路徑，循着這兩人不能並肩而過的羊腸小道，它可以領我們走過四城，但事實却不允許我們一次跑下四城的。我們運動場的範圍於是就這樣被固定了，它是一個差不多六千米的長圈子，我們曾用十米作單位約略測量過。

雙足熟悉了路線，兩眼也清楚地不時溫習四圍景物，腳下凹凸不平的坎坳再不會纏絆我們了。一株籠鐘的蒼松，一堆發綠的腐草，它們的位置我都記得很清楚，因爲在目光的撫摸下已默默地數過一次又一次了。就是那夕照中歸來蹣跚的黃牛；城外結成一字似旅行沙漠中駝群般的獨輪車；甚至井畔林婦汲水促起轆轤的低吟；崖岸一支喜鵲啄破水面，仰仰頭又運自飛去；這些影子和輕響每每在我們回憶中會喚起再一度的依戀。兩人跑着只有計量着路途的步子發出和諧的足音，念及故景遂不禁啓開久封的雙唇，兩句話過去，又只有以對視的目光來傳遞話語了。

跑一面城走一面城，談着過去凋殘了的田徑賽盛況，而最後的歸宿却在自已園子的葡萄架下。這是設備多麼完善的運動場啊！出汗完了還有新鮮的水菓慰勞。桃花雨已隨春風落了幾次，青杏兒也黃了，穠子，葡萄，桑葚還不能吃，香瓜菜瓜是定以解渴的，吃不了還帶幾枚回家。

葵花又轉向日落的西方，不釣魚時便又去跑了，與其說是跑還不如說是去瀏覽風景。分散着的草叢已漸漸高起來，我們看着它們，它們也以似會相識的目光送着我們。朋友！是我看見着你們長起來的呢！可是表上指着的成績却仍遲遲不前，即如你們一天伸長着那在我們眼中看不出來的一點點進步都沒有嗎？我不禁仰天歎息了。

已經是麥索兒黃豆角兒香的季節了呢！家家麥隴上都有隨風飄搖的紅布條。我嘗呆痴地將鏢上長針撥回去，但不願開倒車的它終於將我的希望穿破了。時光不能留美麗腐旋的景物永駐，我也不願長久牽繫於鄉井了。燕子又敏感到是應該南遷的時候，我也由西北被帶到東南，起始追逐放棄了半年已有些不耐煩的生涯。

# 畫和家

侯北子

近來總喜歡把日子打發走在冥想裡。

推開小白木方格窗，坐在窗下的藤椅裡，喜聽塔下落葉的太息，和愛呆望那遠方林莽梢上的白雲。偶而，一枚黃葉飄落到懷裡，淡默底又輕輕彈去了。意識是永浸於那一些過往底，諸多溫馨和傷感的歲月中，往往一個下午，一個黃昏，或是一個靜寂的初夜，就這樣的消閃去了。

今年沒有看到故國的秋。每天早晨起來打開風雨窗，一望到隣家那掛滿枝頭的金紅色柿子，不禁就想起故國紅牆下的秋情了。早晨喜歡跑到中南海去散步，且常為露水浸濕了褲角，夜裡則愛躺在一個靜寂的角落裡，聆聽蟋蟀的清鳴。那遙遠白塔尖上的月和星的矇矓，又是在夢中也撩撥起欣愛的景色呢。如今，困居在這靜寂山莊中的一間小房子裡，人，好像被世間遺棄了一樣，門環永無彈扣的聲響，夜裡，息滅了燈亮，靜聽窗外山道上響來的木屐聲，很快的又從窗下踏過了，於是心裡愈覺得荒涼和空虛。

昨天，一位朋友從已嚴寒的故國中，寄來一幅新作的畫，要我留作紀念。把畫展開，看那蒼健筆條構成的山水人物圖，不禁神往。

畫上有水涯，山涯，近的峯巒和遠山，山涯上是一帶迷濛的林莽。林莽中陰幽曲迴的山徑上，有一個意態清閒的老人，拄着手杖，在那裡輕微的慢步。那近的峯巒下山腰間的屋舍，該是多麼清幽的家居啊！竹林深掩籬扉，青苔輕吻着小徑；那屋簷後迷濛的灰白色山雲，和山雲中澄白的瀑布，則令人凜然了。然而，我那失掉了的家的影子却立刻深深掠上了心頭。

幾年來永是在風塵中消磨青春，苛薄已使情感有些麻木，任生活怎樣的寂寞與孤獨；也不覺得艱澀難曉了。只是那家的輪廓，却時時撩動這一池沈沈底心湖的死水。有時在朋友的面前偶而聽到家的字樣，心裡就描畫着家的美麗，及至和朋友們分別時，聽見他們那一句愉快的聲音：

「我要回家了。」

一陣傷感便爬上幸思，望着那走歸的背影，默然追味那家的溫馨。

偶而，黃昏走在小巷裏時，好仔細的看着每一家小紅門上的銅環，和紅門框上釘着的戶主人名牌，然後總好用一片心情去幻想小紅門裏的院落是怎樣的清靜和美麗，家裏會都有什麼人。有時——其實也是常常的遇到一條纖細的影子從身旁掠過，不久，就聽到那輕扣門環的幾聲清脆響響。待步子走過那小紅門口時，那隻精巧的手還輕輕在門環上，掖下掖着一包青菜，或是新上市的水菓；晚霞的餘輝抹在那黑黑底髮上，那向着門扉的臉龐，將是如何愉快的在等待院子裏的人，快些把小門拉開呢！猜着門開後，會現出一副怎樣欣喜迎接的面孔，怎樣高興的接下扣門人挾着的東西，小門彭的一聲又掩緊了後，廚房火紅的不久，將有怎樣一個全家歡喜的晚餐哪——這一片猜想總得被某裡的任何聲音，才能打碎的。然而因這景物所引起的，又是一片羈伴於心頭而不易拂掉的傷感和悲愁。待步子寂寂底踏進公廡的門洞，問茶房有沒有從北方來的信時，那回答總是淡默的搖頭。時常因這苦的失望而心情不快，則暴躁的向茶房問道：

「我的開門鑰匙呢？」

「沙先生，那是永遠帶在您自己身上的。」

聽到這和諷的回答，自己想起永遠放在自己衣袋裡的東西，不禁悽然的笑了。

枕上聽巷裡的更聲，就想起孩子時在家鄉的初夜裏，聽年老的祖

父親說聊齋誌異的故事了。孩子是相信鬼的故事的，因之往往不敢給口渴的祖父燒茶去。更響起的時候，祖父則喜拍拍我的頭頂說：

「去吧！明天早點起來好上學去。」

我總是戀戀的不肯睡去，於是悄悄底撫着祖父那蒼白的鬚鬚嬌囁的問道：

「打更的人也會遇到鬼嗎？」

這樣，祖父又欣喜的拍拍我的頭頂，給我講打更人和鬼的故事了。孩子的快樂，永溶在這更聲中。

如今夜裏，爲了這一些追想，常有一個快樂的夢，夢裏又總有一陣歡笑，待被笑聲驚醒了。看清涼月光映着院子裏老柏枝影輕搖在紙糊的方格窗上時，則知外而是一個靜的月夜，身旁依是寂寞塵封的小屋，殘留在意態中夢的影相，已是不可捉摸得到的了。第二天醒來，枕單總爲睡後的淚水所濕。

今年晚白槐花開的時候，居在白河畔上的朋友來信說：

「回到古城的時候，到我家裏去吧！那裏也有你喜歡的年青孩子，他們也都歡迎你，一切都要像在你自己的家裏那樣隨便的玩吧。」

讀完這封來信後，爲了這厚愛，却傷感起來，好久，不忍把這熱情的東西放下。

到古城的不久，便愉快的溜過一條一條紅色的塔，去拜訪我那位朋友的家居。路上心裏暗自欣喜——我也有彈扣那小紅門上銅環的日子了。然而在我登上那青色石塔，舉起手來將觸那黃銅環的時候，却忐忑不安了。想這這紅色門扉裏的美麗，對我這失掉了家的陌生的來客，是多麼刺心與苛薄啊。幾次舉起手來，又幾次輕輕的放下了。最後聽到院裡有走近門來的腳步聲，才張惶的去扣那銅環。然而那隻扣環的手指，是多麼陌生而抖擻，環聲是多麼低沉而生澀啊。及至小紅門裡現出一張和藹問訊的面孔時，我才羞愧告訴他說：

「我姓沙。」

「哥哥來信已經提過了。」

看到這位和我年歲相仿的年青人的驚喜心情和洒脫的姿態，自己偷自快樂起來。

院子裡是靜靜底，精緻的花圃中馬芙蓉花開得正盛，屋簷下向日葵伸長了葉子，那懶懶爬向簷角上的牽牛花，淡淡底浴着六月的風情中。我們坐在書房的椅子裡，却像熟息多年的故友一旦重逢似的傾談起來。看他那桌上滿佈的畫稿，和壁上完成的畫，則知她已是一位成功的青年畫家了。自己的心裡更有一層快樂。偶而，從玻璃窗望到那美麗的院落，不禁又聯想起失掉的家而傷起心來。

黃昏時，被留在家裡吃晚飯，對着那多少年沒有吃過的家製飯菜，和那慈祥的老夫人微笑的臉色和溫情的慰問，自己的睫毛已有些濕意了。飯後默默底聽出那紅色門扉時，聽那慈祥的老人的一聲囑告：

「常來玩吧，不是和你自己的家一樣嗎？」

轉過身來，淚已經輕滴在步子下了。

三年來朋友的星散，使人感到人生的無聊，加之境遇的坎坷，青春的心早已褪色了。偶然得到這令人欣喜的朋友，和朋友的家溫情，又如嗅到春天的氣息了。

而後，便常常去扣我那位朋友的門扉。

然而，白槐花還沒有落，這生之激流，又逼我不得不在一個微雨的早晨離開那座古城，離開我那位朋友和他那溫情的家。

如今又孤獨的生活在這草木長青而多雨的地方，每當風雨的晨昏，懷想北方自己的家居和古城中朋友的溫柔，則總有幾多輕愁和嘆息。

白天，珍貴底把我那位朋友寄來的畫掛在淡灰色的牆上。燈下，望着那題的字句和峯巒下的屋舍又有所索想了。徒然，接到妹妹從北

方山村的家中寄的信來，她那一筆清淡的字，使老久蒸諸於風塵中的情感又激動起來，信上告訴我說：「日子是在不安的歲月中安靜的過去了，爸爲了要寧靜偏僻的地方居住，在秋初的時候就搬回向有一部祖產的山村來了。這裡是很美麗的，家屋前便是一條清清的溪水，每個爽朗的日子，就伴着爸到溪畔去散步，只是媽的身子是隨着歲月一天一天的衰老，你離家時個黑黑的髮髮，如今已是蒼白了，每念及你，則潸然淚下。不知你幾時能有回家的日子，每當媽想你流淚時，我不知爲什麼也伴着哭起來，爸則安慰我們說你快回來了，而每次到溪邊散步時問爸，則又說你不會回來了，看爸的意思也有些不忍得叫你

回來似的，這話我也不敢對媽說。至於你那些朋友雖說已悄悄死去大半了。只是我小時候。你領我在後菓園栽的那棵海棠，已是紅葉成蔭，實滿枝頭了。可是你吃不到你手植的樹上結的果實哪……」  
想不到幾年的時光變得這樣令人驚駭，離家時還處處要人照看的孩子，如今已說大人話了。家是在不安中，遷徙着苦度歲月，故友又多自己悄悄底死去了。這人生的激流的屠刀，要把人們牽割到什麼時候呢。  
呆呆的望着壁上的畫，畫裏窗櫺下的家屋，但願不要失掉這珍貴的東西吧。

## 姑娘啊！請問

秦莽

我是戰場上悲憤疲憊地旅者，  
僵臥在草原，滿身都是創痕，  
辨不出天南地北，失掉了進行底方針，  
姑娘呵！請問  
茫茫地天涯路我向那道投奔。

月暉披上了絢爛地晚裝，  
蝙蝠在戀着昏林，  
宇宙只是黑黝黝——  
姑娘呵！請問，  
人們的光明，盡向何處追尋。

夜底幽靈露着崢嶸怪臉，  
荒坵上盡佈着魍魎妖人，  
踏遍了原野，沒有一線烽火，  
姑娘呵！請問  
向那兒寄托這浪人的靈魂。

荒塚里掩埋着浪人的枯骨，  
狂風在吼着勝利的幽音，  
訪盡了墓地里的個墳丘，  
姑娘呵！請問  
那個是我的墓門。

——四〇秋重抄，在新京，

# 無根集

火野

## 風鈴

院子里挂着一只風鈴，是生銅製作的。

清晨，偶有風吹，它便丁令着，聲音非常清脆，是大氣的私語，是過路幽靈的登音。

在這院落，我居留了一年，是孤獨的活着，但，這風鈴却居留了更久，也是孤獨者。

已記不清它向着風塵丁令了若干年代，如今已長一身綠銹，遮掩去昔日的光采。

時常，我沈緬于無底的思念，思念永遠這樣履行：

——風鈴，是誰挂上的呢？

於是，我又追想以前寄居在這院子裏的主人，主人是個衰年的老婆婆，從多雨的江南移來，帶着僅有的姑娘，那正在開花年紀的少女。

——風鈴該是少女繫上的吧！

於是，我又幻想出朦朧的影子，影子裏有少女扭動腰身，抵着二月春寒，伸出苗條的手，繫上風鈴，撥一下繩索，聽着第一次聲響，聽笑了。

如今，少女伴隨着戀人走近天外，聽說衰年的老婆婆，正尋找從軍的兒子，又回去多雨的江南。

江南原也是美麗的。

而我却有破舊的思想，想想在十月裡冷了。

院子裡，風鈴不丁令着，是記念舊日的主人嗎？抑或埋怨自己生之寂寞。

真的，我正計算着一宗奇異的心思，想掩住自己的耳朵，把那只小風鈴摘取下來，看看手印尚苗條不。

我是如何渴念着江南的消息呵！

## 靈魂底鄉愁

窗格子上有一串日子的履跡。

我會如白紙樣貼上它，無聲的活走；在五月，有花似的大，血漾的酒，年青人粗獷之語，四子的彩色，是這般燦爛呵！素紙却仍舊塗滿着空白，我伏在空白翻騰。

朵朵空白，荒涼如大漠，又缺少長着水草的綠洲，這樣，我疲倦了，疲倦之後，常編綴着白日夢，夢，也是鑄成泥的支架。

季節從夢底流去，

（冬日去了，春天該不會遙遠吧！）

我無言，看着日子曲折遶走，又看見友人失血滅亡，惶悚的眼角，携着寂寞的淚水。

或春天，我寂寞至忘記了如何謠唱小頌，一顆靈魂，悄悄從故園跑來，伴隨在我身邊，和我說着故事，古典的傳說，世紀末的寓言。

在不可知的夜裡，靈魂又諷示着它的家：家裏是一片金黃的牧場，給藍色小溪斜橫，小溪宛如條帶子，有結羣的孩子跳水玩耍。

我總往于這幅畫帖，會約它回去居住。

一天，靈魂聆知了故園的消息，說在遠天，明月夜落下急雨，家，只剩了碎石瓦片。

它吵着要歸去，我却猜測信息是謊言。

背靠着靈魂，我在一方石壁上刻出家的浮雕，裝飾入它的記憶裡。

時常，它找索這慘白的家，或夜，竟跌落破碎了，它看出這付悲哀的玩具，於是，向我冷笑着，我恐懼而憂愁，太息它將離我遠去。

果然，它讀透了我的心，和我又約着再來的日子，終于，終起行囊，走出矮小的園門。

然而，多條死水隔斷了它的歸去路。

它把行囊拋在水渦，奔回矮小的園門，挽住我的手。

如今，它寂寞無一語，我倒給它說着故事，古典傳說，世紀末的寓言呢？

## 笛子

鬚髮看見黃昏滑下簷角，一片陰暗撲上粉紙窗，

院子無一人走過，牆外笛子又嗚咽了，我記起遠天的友人，友人是個沈鬱的孩子。

昨天，也是秋風吹來一把砂土的時候，我和友人留戀于荒蕪的無牆城郊，那沈鬱的孩子，正咀着寂寞，而我也少言的捱過日子。

秋日海漾的天，我和友人徘徊于小河旁，抖落着自己的心思，歸去後，我披一身疲乏，臥在床上病了；友人殷勤地看守着，我却于迷惘中翹去，傍晚，我睜開眼睛，想飲一些水，屋子裡已沒有了那沈鬱的孩子，野園的土山上，却響着笛子，是淡紫色插曲，我的心隨着調子跳，但猜不着是誰？

野園裡並無人居住，也從未見過任誰在那亂石堆上踐踏進出的。又一天夜半，星子正燦爛，天河斜橫着，友人禁不住孤獨，忽飲了許多酒水，和我低語着舊日的歡樂，又要我伴他出去作夜中行；我說夜已深了，夜色涼如水，他也太息着，說這是一片謊言，拉敞開角門，單身走出去。

我尋找出一件舊風衣，幾步奔到外邊，他正搖着踏踏的背影，我追上他的脚步，代他披上風衣，伴倚着走在一條碎石路上，向野園踏步走去。

一路上，友人吐出支離的耳語，大約是怨恨戀人離別他遠去，他自己也正計算着尋覓戀人的日子，或許就在落雪的時候。

走入野園，他反拖我爬行了上山，坐在冰涼的黃土上，喃喃的說年青戀人留落于天之彼方，也正在星夜不眠吧！或許尚彷徨在草場，等待着什麼？

於是，他吹起笛子，笛子裡響上腿色的故事。

——寂寞的呼喚呵！

在落雪的時候，孩子歸去了，如今，或早在天邊伴和着年青的戀人，看守着草場了吧！

我家有一支冷白的記憶

牆外，笛子只剩了無聲的尾巴。

粉紙窗有燈火映照。

## 牆頭草

有人約我去小河路上聽鳥叫，我却迷戀那一帶灰石牆，牆沿長着半垂的草。

天方魚白色的時候，我索單獨往那兒去散步。

牆子裡是或家花園，如今，消夏的人全回去了，只留下年老園丁，在園子裡看守。

或許是偶然的吧，我和那老園丁結識了。

我隨着老人的步子走入園門，在小徑上躑躅；看見白楊多落了葉子，牽牛花滿地爬長，紅色小樓寂寞的垂着莖簾子。

標子宛如睡去，有十月之溫暖薄涼。

面向早晨的桃色云，我細聆着一片沈重的話語，活語從衰疲的口唇脫落，有金髮少女憂鬱底死的故事，有海上水手捎來的天外夜談，有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夢，青春在夢裡丟失了。

這一片片，全堆集在我心底。

（如今，我還常常檢視呢！）

牆子外邊，有木船划水的聲响，

，是擲廢磚碎石的。

我向老人告別，老人從臥房裡拿一盤葡萄送給我，叮嚀我常來伴他敲破寂寞，我笑笑，說明天還要來討葡萄吃，走出園門，朝陽抹上牆頭草。

路上，我吐着紫色葡萄皮，暗誦幾句短詩：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過在作作夢看看牆，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

---

## 訂正

上期本刊刊載敝人筆記之周作人先生演講「怎樣研究中國文學」一稿，以校對粗疎，錯字過多，不及更正，對周先生極覺歉仄，後當整理完善，另行發表。誠恐讀者對該文內容有誤會處，特此聲明。

李璣啓

---

---



# 枕上的風塵

畢基初

## 枕上檢起一根白髮 尋夢人乃悲哀自己的蒼老

跋涉於邊城的風沙中，我有如昏昏的過客。

徘徊在夕陽的古道上，頭髮上每帶有異鄉的塵土在夜裡歸來。疲倦的回到寂寞的燈光下，既無暇持枕水從事於清流的洗濯，又沒有那種平淡閒散的心情，在一盆清水裡放下紙舟做大海之行，於是任髮間的塵土落在夜夜有夢的枕上，而夢裡也就有風塵之色的悲哀了。

我不喜歡照鏡子，爲了不願見鏡子裡的人，我不惜把鏡子上的門鎖過一個悠長的歲月，任鏡面上落滿煙雲，雖然別人時常的告訴我提醒我「你這樣的瘦」。「你的臉色太難看了」，我知道我應當問問鏡子裡憔悴的客人像探詢一個沈病在牀的親友，可是我終不願把自己剝得精光，用自己愛憎的尺度，來丈量自己的美和醜。我是有着掩耳盜鈴的愚蠢，自己欺騙了自己，但爲了暫時的慰藉，我是安於欺騙，彷彿那鏡子裡是因着一個陌生的與我沒有一點關聯的罪犯，我倒像是持有隱身的魔草，自由的放遊於幻想的花園，讓罪人離開我遠一點吧！這樣想着，鏡子與我乃有愈遠的距離，更其疏遠了。於是我更想到對着鏡子沾沾自喜的人該有一支不受風吹雨淋似插在瓶裡花的命運，和一顆如白玉般明淨潔白未染有一點塵俗的土粒的靈魂。

但，終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使我又啓開了那扇染有沈濁的烟雲銹色的記憶的門，像一個忘掉故土的荒厝子流了半生，由於偶然的機會，又拄着雨傘背着破包袱回到自己荒蕪的家園。

於一天的早晨，在枕上我檢到了一根白色的頭髮，一根白得像銀絲的頭髮，使我默然的驚奇了。因之，我又叩開那塵封許久的門，我

懷着驚奇和不相信的心情，終於在我還有土色的頭髮裡又找到那樣兩根白的，於是我的心乃感到沈重的負累，悲哀的拔下白髮，又珍重的藏在一個紙盒子裡，之後我對於鏡中的幽禁人不再憎惡，而是同情的憐憫了。

浪子殘缺的夢在風塵的枕上是更零落。

如同是誰指點出禁閉在鏡子裡的囚人，我是主謀。枕上有遺忘了陳舊的夢地遠的風塵，都是我罪惡之遺痕。

我會像術士珍視着自己的智慧的水晶球的珍視着那隱有另一個世界的枕頭。

枕上有不可預知的幸運，夜夜期待着……

「你爲什麼總在夢裡擾亂我呢？」

「於是我想到了古老的傳說，仙女都戴着綴嵌以星辰的髮圈，披著月光織成的衣裳，於靜靜的深夜，回到她幽邃的林谷。

「我夢之林谷裡有仙女的遊蹤了」

一根白髮落在枕上，我就像持有魔法的白蓮教遇到剋星將無法隱身。它又如同一枝喚魂草，把我漂流於枕中的靈魂引到囚人身上，仍去忍受時間殘酷的虐待，輾轉於無涯的生命的激流中。

對於多夢的枕頭，我更不勝其淒愴的哀感了。

在你夢的宮闈裡有天涯外的芳草嗎？夢的國土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兩個人不能同在一个夢裡？

「我想搭一條橋，在你的夢和我的夢之間。讓我們立在橋上，時聞是流水，載着一船船的幸福從橋下走過。

「你會說兩個人相同的夢是實事了。

「但，實事何嘗不在裡夢，黃梁未熟，枕上已是幾十年的繁榮興敗。」

我幼年時常見到一個遠房的堂姐繡枕套，在夏天飛盞的窗下，冬日的爐火畔，她沈默的嘴角繙着幸福的微笑去繙織枕頭上的山水人物

，五色的線在少女的手裡辛勞的結成一個完美的故事，而在少女的幻想裡也勒刻着一個美麗而幸福的夢。她會期冀着和她的丈夫共枕着那有着花草點綴的枕頭做一個長長的夢。她也許希冀着她的白色的頭髮同她丈夫白色的頭髮都落在枕上，但是在她嫁後不久，她幸福的幻想就如同粉紅的小花在一聲聲冷清的嘆息裡墜落了。以後那枕套只有藏在箱底，伴着年青寡婦的寂寞的日子。

那會讓別人稱讚為巧手的刺繡是默默的褪色霉爛，永不復為人記起。在絹帛上逝去的幸福，也訣絕了枕頭上的夢。她常在夜裡滾泣，說是夢裡也忍受白日的折磨。

另一位友人告訴了我另一個枕頭的故事。

「我的枕頭是素白的布，不願有針線的寄託。」

「爲甚麼？」

「爲了紀念我那失落的愛情。」

於是他說他有一個女友是江南人，那女友的父親却是一個固執的

科長，一個科長的女兒怎能允許同一位異鄉的布衣人來往，這對於那科長是多麼殘酷的恥辱，而那科長又沒有掛冠而去的骨氣，就只有把女兒強迫的送回江南了。

「就在她走的那個晚上，一個燈子初亮的黃昏，她來輕輕的敲着我的窗子，她告訴我她要走了。」

「就在那個晚上，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愛情。」

「她願想繡一對枕頭給我，布和線都買好了，花樣子也描好了，可是她沒有時間來一針一針的縫了。她含着淚的把白的枕布交给了我。」

「我很快的得到了愛情，又很快的失落了。」

友人憂鬱的嘆息着枕上的空白。

我潦倒於風塵中，一無所成。枕上的風塵，更使我感到苦苦的愁思。

髮白了，我已蒼老。枕上有大海的濤聲，我將無法入夢。

一九四〇，四月十八日

## 割 莜 麥

翺 芸

一夜的風雨吹落了滿樹的黃葉，西山上經霜的楓林，紅的像二月的桃花。風雅人們上西山看紅葉，吟詩的時候，也正是故鄉老鄉們割莜麥最忙的時候。

記得剛來北京；滿身的黃土泥，土頭土腦，土腔土調，十足一個土老趕，同院對我取笑，有這麼兩句話：「你家吃什麼呀！咱家天天吃莜麥麵」。其實莜麥麵並不難吃，說真的，好吃的很。如果要吃慣了莜麥麵，再吃白麵大米，以至於粟子麵，恐怕都不如這莜麥麵好吃。大米，白麵，小米等雖然好吃，但是平淡無味，幾時聽說有磁鼻香的白麵

，莜麵則不然，有一種特別的香味，這香味筆墨是寫不出的，只有吃過莜麵的，大概可以能領略到，我很想把他向各處介紹介紹，作一篇論文，說他如何富於維他命，如何的比白麵好，不過我可惜不是研究植物的，但如果介紹到都市裏，雅人逸士都吃起莜麵來，那鄉下老趕還能吃的起？還是不介紹好。

在春天如果早點見雨，夏天再順順當當地；幾場，雨旱也甯發山水，那麼這莜麥就有七成想望，七月裏不下雹子，八月裏不落霜，這便有八成把握了，誰不喜歡呢？眼看見自己家裏孩子大人一年一年的吃食有了指望。

割莜麥是人們最忙的時候，長工成年子是一把割莜麥的老手，利落，他能割別人的兩倍。沒有種地人們，這時也不閒着，給人家下市，工錢比平常大的多，能得一筆很好的收入。女人孩子也出了地，要下市掙工錢是掙男的一半，但是一個利落的娘們作的活兒並不比一個男人作的少，所以有人很喜歡多僱幾個女的。

割的那天，鷄叫二遍，三叔和成年子就起來了，家裏的人不夠，上市去僱人，跟着家裏的人們就起來了，做飯的馬大娘去做他的飯，旁人出地的收拾鐮刀，不出地的幫着做飯，院子裏擺上長坑桌子，小板凳兒，一會兒，三叔同成年子回來了，身後領着幾十號人，吃早飯，黑鴉鴉的坐一院子，男的女的，還有孩子們，彼此都挺熱，「二大爺！三姑子亂叫亂嚷。很是熱鬧，早飯是小米干飯，土豆煨豆腐的碗菜，一桌有一壺酒，在平常下市的人們，很不容易見着點酒，但是這時到誰家去都有酒，有量的喝兩樽，秋涼冽！大清早起，很可以藉酒力禦寒，到地裏多作點活兒，誰不愿意。」

吃完早飯，就該出發了，三叔同成年子頭裏領着，各人拿着各人的鐮刀，不段的向地裡走去，這時山上，平地，滿是一片黃，塆頭上，山中蜿蜒着的曲徑上，一隊一隊的人們，口裡唱着山歌，涼爽，樣實，村南村北，地頭田畔，充滿了歡聲，一年的勞苦所得從此平平安安地結束了。

割的時候，很有意思，有多少人全分開了，一人幾塊。左手抓住穗子，往外手一拋，右手跟着伸，鐮刀就遞在小麥的根上，這一把麥便算與根斷離了關係，隨手放在地下，趕割完了一塊，地下也有一排很齊的躺着的麥。如果有幾個年青小夥子在一起，很有賽一賽的必要，一人分幾行，看誰割的最快，誰先割完，往往有累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小路哥和小路嫂小倆口每回總要賽賽，結果是小路哥勝，但小路嫂總是不服，割到相當時候是頭歇，人們坐在地上，吸帶煙，喝一氣涼水，孩子們蹣跚兩說，博得大人們的一樂，臉上也很光榮。

午飯是在地裏吃，快影正的時候，三叔帶兩個人回家去取飯，大籠裏要七八寸長的饅頭，瓦罐裏的豆腐，白蘿蔔，上豆的雞和菜，偶而也有一兩片醃肉，飯盒裡有碗，筷子，勺子，酒瓶，小後生們，餓了半天喇！誰都能吃四五個饅頭，長工成年子吃的頂多，能吃八個半，大家都羨慕他，吃完了成年子把東西送回去。

下午，做完二畝以後，天也快黑了，夕陽照着滿地的黃金波，躺着的被麥一排一排地像一幅圖案畫，山徑上又出現了一羣一羣的人們，唱着山歌，成年子領着人們收拾東西，回家吃晚飯，被麥就放在地裡，不往場裡拿，一直等上凍後，才往場裡運，爲的是凍了的被麥顆兒大，能多出麵。因爲家家都有飯吃，都有康樂，雖然禾苗滿地，但沒人去偷，所以能放在地裡小兩個月，這也可以看出老趕們的忠實來了。

吃晚飯的時候，三叔拿着錢板子給工錢，每個人吃完，領了工錢走出去，這時月兒上來了，全村像蒙上一層輕紗，一縷縷的炊煙，漸漸地，悄悄地，與月光混合了巷口一上，一羣人吸着煙閒談，回憶白天割田時的快樂，老年人們講一點，老故事，順叔看過三國，講起很能吸收聽衆。

「順叔！來一斷三國吧！」孩子們常在要求着。

「好，說華容道吧！」這時全都叫好，如果你要賭噫噫，不客氣，總有孝敬你一筆。

忙幾天後，差不多也割完了，人們該上山砍桃條，編籬柵，注一：預備打場了。

注一：籬柵，打場所用之器具也。

和煦溫暖的春降人間了，大地上呈現着一片朝氣；蛰伏的小虫都被春神喚醒了。這是多麼恬靜祥和的際節啊！

每當工餘倦後，閒步于綠草茸茸的草坪上。看看蝶蝶紛紛。在氤氳的花叢中，來回穿飛。誠為理想的樂境。

從自然科學上我們知蝴蝶是孳蠶，尺蠖，烏蠅等，螟蛉虫 (Caterpillar) 之成虫有黃蝶，粉蝶，鳳蝶，小灰蝶，蛺蝶等類。本來是極通俗的虫類，祇以其白黃參差，鮮華翠色，故常為詩人謳詠的對象，它在文學中的地位，幾乎和雪，月，梅等相平行。

宋楊萬里詩曰：「蝴蝶新生未解飛，鬚拳粉濕睡花枝。後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痴似醉時。」

范成文詩曰：「橘蠶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衰衣，忽然說作多花蝶，粉翅才乾便學飛。」

皆為描寫蝴蝶初生的詩。但是多情善感的詩人，每常以雙雙飛舞的蝴蝶比之伉儷情侶如梁簡文帝咏蝶云：

# 蝶與文學

## 咀文

「空園暮烟起，迢迢獨未歸；翠黛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鳳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晚唐張泌之蝴蝶兒小詞云：——

「蝴蝶兒，晚春時，阿嬌初着淡黃衣，綺窗學畫伊還是花間見，雙雙對對飛；無端和淚拭胭脂，惹教雙翅垂。」都是借蝴蝶寫愛情之作。

詩人寫愛常常以蝶自比。這種作法從溫飛卿的一些詩裏我們可以看到。如偶遊云：——

「曲巷斜臨一水門，小門終日不開關。紅珠斗帳櫻桃熟，金尾屏風孔雀閒，雲鬢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陽山，與君便是鴛」

鴛鴦，休向人間覓往還。——可見一般。

去之孔平仲曾作蝴蝶行，其詩曰：——

「蝴蝶飛渡河來，河北花已落，河南花正開，盈盈採花女，撲打還家去；推身飛入粉奩中，芳草綿綿舊時路。」

誠為寫蝶之另一格。從這首詩裡，我們可以窺見這個詩人的變態心理。蝴蝶被捉，接近死時。他偏有心情「推身飛入粉奩中」。並且賞玩一下。他所表現的正是所謂「寧死佳人懷中」的頑愛啊！

歷來單純詠蝶的詩也很多。讀我抄幾首到後面：——

劉孝綽詠素蝶詩云：「陌風繞綠蕙，避雀穩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間，參差葉際飛。芳其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李商隱作蝶云：——「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遊子吟。」王建

晚蝶詩云：「——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花中。」

李律對詠蝶詩云：「——粉蝶翩翩却石期，南園長是到春歸，閒依柳帶參差起，因旁桃花獨自飛。潛被燕驚還散亂，偶因人逐入簾幃，晚來欲雨東風急，同看池塘影漸稀。」

以上諸作意境均佳皆能膾炙人口。

除以上以蝶為主體的詩歌外，寫傍的題材而觸到蝴蝶的也非常之多如杜甫在江畔獨步尋花裡寫道：「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又如范成大也常藉蝴蝶襯托出他出園詩的雅雅場面，在晚春用蝴蝶與鶯，他曾經詠：「蝴蝶雙雙入茶花，日常無客到田家，到過雞犬吠聲，知有行商來買茶。」其他如林逋的「粉蝶如知合斷魂，王閨運的「東牆蝴蝶西牆花。」不外是借重蝴蝶，使其作品的技巧臻于完善之境。

的術語了。如「粉蝶如黃」不是便成描寫春天的專語了麼？其他如「了。至若莊周「蝴蝶之夢」也不過是平日感蝶甚深。構成幻夢，致生潛意識作用。

總是蝴蝶之與文學，早已藕絲不解之緣了。



## 談兩個新人創作

魏·——紫 范 和 軍 黃——

中國文藝

談兩個新人的創作

——  
小說的創作在北

方這幾年來一向是衰弱的。過去的作者大半離開這地方，而新起的年青作者，一方面受着體裁上的限制，一方面對於運用文字的技巧尚不十分成熟，也很難有轟動一時的作品出現。所以一般的小說，就內容說都感到描寫的範圍過於狹隘，永久跳不出大城市生活的圈子。在形式上也凡平得很，一律運用普通的結構和方法。嚴格的說來，它們僅只做到了「速寫」，而沒有完成一篇十全十美的小說。

這是一般的現象。我們時刻關心着文壇上的新作，可是結果全是一樣的薄弱。新近，我們見到兩個

### △ 詩歌之頁 ▽

情人（獻給她）

法國保羅 愛呂昂得  
青譯

她在我眼之簾前佇立，  
她柔髮在我髮中，  
她有我手的形式，  
她在我的影中浮漾，  
像瑰寶石懸在天空。

她永閉了眼，  
不使我片刻安息，  
她的眼裡滿光明，  
使太陽昇華了，  
使我笑了，哭又笑。  
說而又無可說的說。

### 流星

徐亮

醉了笑臉，好的酒席  
正該逃脫，偷把烈火  
照明前邊急速飛奔  
不用鄭重辭離  
冰涼裡失落我  
一樣燒起溫暖

寫小說的新人，他們能稍微打破這一點束縛。這些許的聲響，想是可以注意的。

黃軍的名字，第一次出現於去年五月出版的「藝術與生活」文藝專號上。後來，在「藝術與生活」的十四期上又推薦了他的兩篇創作，同刊十五期又發表了一篇「圓月」。此外，我們還見到他為「新民報半月刊」寫的一個中篇。

范紫的第一篇創作「山花香裡」，刊於「藝術與生活」第十四期。同刊十五期又推薦了他的兩篇小說。我們現在所見到他的小說就只這一些。另外還有一個短劇。

巧的是這兩位作者都是從東北角隅來的人，他們過去會有過不少的努力。現在，更以新的道路展開在他們的面前。

### 一一

黃軍第一篇發表在此地的小說是「桑芽」，這是他在一九四〇一月寫的。故事的情景是我們所不熟悉的遙遠的地方。一個老夫妻倆同着一個小兒子的窮苦小家庭。他們好容易把抵押的房子贖回來，好容易不再給人家刮樹皮和摘梨虫了；主人公老凌要來蠶子，預備養蠶，却又遇見紅鬍子，老凌的心頭好像有一把火燎起。

這題裁反映了另一角隅的生活，由三個簡單的人物裡（老凌，凌嫂和小凌）表現出

生活對於一般人的重壓；這雙重的壓迫，極難忍受，自然促使人們謀正當的出路。老凌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桑芽」裡作者有意向這方面寫；然而，對於凌嫂則所表現的太少了。

「果園」一篇，比較「桑芽」更具體的，作者表現了看果園人，摘梨虫的工人的生括，和他們對於馬隊的觀感。在這一篇小說裡作者先寫看園人老亨，然後寫摘梨虫的工頭王平和外號叫「大洋馬」的女人調戲的故事；最後，寫到山脚下有馬隊來到，對於他們的恐怖，而終結是馬隊又離開了。在這個短篇裡，容納了這許多細節，看來像有些不連貫。好像三個不同的故事硬湊合在一起一樣。自然，這裡只是缺乏前後的呼應，若再能够擴張開多寫一點，這確是一個很好的體裁。

「火線」一篇便和前兩篇不同，這裡作者介紹給讀者的不是民間的故事，而是活潑的軍隊作戰的生活。這小說裏有兩個人物；曹排長和馬大眼。作者藉這兩個人物相反的性格，表現出對戰爭的相異的思想。曹排長是一個對於作戰有經驗的人物，到最後他厭惡了戰爭。他說：

「天下甚麼時候才會太平？將來兵們死淨，老百姓也死淨……賊下大官們踩着腦瓜骨去講和嗎？」

一砂

飛躍，毀滅

愉快和苦惱

底望絕岸下

青云繚繞

飛落——飛

一瞬化為雨雪飛騰

托萬萬丈光，給千里

寄來瞭望的眼睛

## 望君歸

月亮搖樹腰

流霞狂吻瀕死的愛人

烏鴉歸巢號叫

村莊穿醜衣裳

恐懼寂靜圍繞

塞閱我的氣息

呆望你還不歸來

轟株乾枯的落葉樹

采霞飛落的西方

追尋你歸來的影

騎一匹空驢

隨着蹣跚的步伐

遠處川鈴響了。

又說：

「打一場仗，結一回仇。」

而馬大眼呢，從開場就存着打勝仗就斷一等兵的心願。結果，自然作者是傾向曹排長，然而馬大眼畢竟受了傷了，在病痛裡他還哼着凱歌。

「山霧」也是作者以他熟悉的地方生活寫成的。他在「我與山霧」中有一個簡短的自白，他說：

我同情「鄉下人」居然有些壯着胆子，肯捨了每天都要數多少遍的田螺到大潮裡去游泳。讓潮把他們捲到海洋裡。也許他們都在嘗試着這種更有責任心的重要工作，於是山這點同情我寫成了「山霧」。（新民報半月刊三卷二期）

他是同情着因了時代的轉變，而拋開家鄉去到外面見見世界的人物的。「山霧」的主人公是失掉了雙親的小青，同桂叔叔一塊過活。放羊，燒食，打火，他却不滿意於老桂的忍耐，吃虧，受欺侮的性情。他是歡喜扛過槍筒子的明伯伯的，他也愛着明伯伯的女兒翠兒。這兩個小主人公的號性格是作者注意描寫的。到聽說有老總要來時，小青早就準備下他要走的路了，而翠兒也說，「青哥！將來的日子長着哩！你不應當總把我們的事情掛在心上。倆個人離開容易過，錯過機會就誤一輩子……別猶豫，拿定主張吧！」

作者的中心思想藉着這兩個年青的孩子表現出來，也只有這個該走的正當道路，使得他的作品有了一些「漢子氣」。「山霧」雖是一個空虛的，缺少實際性的題材，在這一點上說，也多少還有一個靈魂。

「圓月」是「山霧」的又一篇，也是一篇反映民間疾苦的小說。由老華的收割，回寫到老華的兒子費生，被來到莊裡駐防的兵士拉走的事實。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收割少也了一個有力的助手。這現象是真實的存在於現實中的。

所以，黃軍的創作的價值，也就在這裡。他能夠把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的人和事，藉文字給我們介紹出來，使我們同感到一點哀愁，但是，他僅能够做到這一點。介紹之外，並沒有指示一條道路。只有「桑芽」的末尾尚隱隱有一點暗示，「火線」固定了一個主張。「果園」，「山霧」和「圓月」三篇就不過表現一點生活的實況而已。

在用筆和描寫上，他近似于「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這幾乎成了一般的特色，所有從東北角隅過來的老像端木蕻良，舒家，靳以等人，他們都有相似的風格，那就是除了內容上能夠表現了那一個地方的生活之外，在運用文字的技巧上，也隨着內容一樣的老實，簡潔，有力。黃軍能夠把土語寫得極活。但是，他更能偶爾一用比喻，却能用

## 浣紗女

——爲一個人所寫——

陸人

流水繞孤村，

她有了伴侶；

清晨到黃昏，

聽流水嗚咽，

不覺砧聲老於石上。

寄一縷幽怨與遠遊人；

說故鄉又一度春殘了；

鷓鴣一聲啼就落紅如雨。

彫殘的歲月裡，

人也會蒼老啊。

她有一聲輕嘆，

砧聲爲染滿溪哀愁；

青青河畔草，

望青春寂寞人，

能說一個溫柔的回憶嗎？

得很漂亮。像：

「她的肩頭蕩在梨樹葉裡，像在水裡洗漂一般的響。」（果園）

「老總們疲乏得像一攤鼻涕。」（果園）

「慣造謠言的人們，永遠是像螞蟥一般的到處吐沫。」（圓月）

他還能夠靈活地運用描寫的技巧：

「林裏有鳥在唱，唱近了小凌的身子，唱遠了他的想像！他不見在唱的鳥。鳥兒是唱在淡紅的杏枝上。」（桑芽）

「戰馬很熟悉地已經排整了隊伍，等長官把口令喊出便駝着老總們前進了，馬蹄翻起泡土來像一層霧網，人馬在霧網裏像條黃蛇。」（果園）

但，這不過是人人可學得的藝術，他的作品價值，並不在這一點上，而在表現的內容。

### 三

蕭紫，讀到他的第一篇小說，是他在一九四零年春所寫的「山花香裏」。這是描寫青年男女戀愛故事的，全篇的氛圍氣也是輕飄飄的，如使我們陶醉在春天的西山櫻桃溝裏。但是，作者在這裏所表現的並不是平凡的戀愛。他是藉着這個體裁告訴了我們一條活路。男主角黃樟因爲「如今已將三年了，

我是再不能等待了，爲了我已感到古城的寂寞，飲不到的愛情甘露，在夢裏會更甜蜜嗎？不久我將懷着我永遠的憧憬，永遠的愛之夢影南歸了——」這樣，他把女主角靜姝約去西山，由簡單的話語中，感動了她，使她說出「寂寞的孩子，讓我永遠伴你同行吧！」的話。他們一同歸去了。

這個故事的進展，看來是非常意外的。我們絕想不到會發展得那麼迅速。然而，拋開這個不談；至少由這篇小說裏我們領略到作者的憧憬，他對於寂寞的環境的苦悶，他所嚮往的永遠的春天。我們很高興作者能首先向讀者表示了他的心懷。

這篇小說發表以後，我們讀到他的一篇戲劇。那是發表在「新民報半月刊」三卷一期的「漩渦」。這是一篇獨幕劇，也是以戀愛爲題材。作者在文前寫着：

生命是永恆的中流  
靈魂已死滅在往昔  
我們要歸去了……

一同前進吧？弟弟妹妹

如今啊，

是你們大時代。

這一首歌，是作者藉着這個劇本所要表現的。他把大時代的責任交給年青的一代，而將那些沒有用的人儘量地去掉。「漩渦」所表現的僅只是戀愛一件事。作者藉了受過苦難

折磨的黃遠薇的手，把以金錢摧殘少女幸福的銀行經理章金軒打死，又給了有了孩子的而仍愛着燕燕的吳非鳴一個教訓。另外，却成就了大學生高曉新和中學生黎靜君的愛。這個劇本並沒有多大意義，而且在演出上更有許多勉强的地方。我們只承認這是作者創作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以後，作者所寫的創作就不再是這種戀愛的故事了。他和黃軍一樣，也把他自己生活過來的環境裡，所見到所聽到的事實寫給我們。這樣，我們讀到他的「收穫」和「黎明前」。

「收穫」是寫農莊上種地人的心理。作者注意在刻劃主人公老陳一個人的性格。他想女人，從趙老叔的關係上，花了一大筆錢娶到寡婦王二嫂。她本是個不甘寡居的女人，她從老陳那裡得到滿足，肚皮高漲以後，留給他一個孩子，他自己却遠走高飛，老陳氣憤之餘，拿手邊的棒子打死了那孩子，自己已失蹤了。

在這個故事裡，作者把老陳和王二嫂寫得很深刻，側重在心裡一方面。同時，也反映出趙老叔的奸猾，這故事很使我們想到曹禺的「原野」，他們同樣是由於嫉和恨，打殺了自己的孩子的。（雖然，「原野」中並沒有成功。）

同樣，我們讀到「黎明前」，更深刻感

到環境所加於人民身上的重壓。這是一篇比較有力量的作品。作者用「黎明前」的時間，也有着雙關的意義。這故事裡，雖然在主角方面是以王三哥的窮困，偷稅，偷米做主要的故事，也在另一方面寫到土豪賈飛仁的惡勢力，而結果是王三哥因被發覺，打傷而死，可是，他死前說自己死的不值，又掛念着自己的孩子黑子。王三嫂回答的話是多麼有力：

「黑子爸，你好起來最好，不然你不用惦念我們，你先去歇息吧！我：我和你一樣有愛，有恨，有信心，我要讓你的心願完成，我相信一定會完成的。你也能做——而且女人能教育她的兒子。我死了以前不能完成你的心願，我會教給你的兒子，你不要傷你的心，不要擔心，我一定好好撫養黑子成人……只要我們總記住要報仇，要弄死他；黑子爸安心的休息吧，你的心願一定會完成的，兒子完不了還有兒子，兒子還有子，還有子，還有子……」

我們真爲作者的筆下高興。我覺得他這隻筆是很可以做出一點有力的文章的，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黃軍僅是現實的表現，而又指示了一點出路。

總結起來，這兩位作者都給我們帶來了欣喜，因爲在題材上全是很可注意的，而他們又具有一個健全的靈魂做思想的主幹。我想，他們該當能更深刻的寫出一點比較長的作品來的，想讀者也一定這樣期待着。



# 翻譯之部

(上)

一條小水，從山泉裡不住的往外流着，形成了一條小小的河渠。

這小小的河渠，發射着晶石般的光芒，蜿蜒的像一條大蟒。終日裡，婦女們到那兒去汲水，而一般農夫，却帶了他們的牲口，來往路過此地。有三棵同樣高低的樹木，佇立在那兒，像三位被派定的哨兵一樣，時而微風掠過，便溫和的竊竊私語。在山泉的右邊一點，靠着樹幹，躺着一個乞丐潘納玉，村中的人們都叫他做「跛子」，他永遠是站在同一地點，不住的反覆說道：

「假如我不是殘廢，那麼我也是一個健全的人兒。但是，而今我已不復是一個健全的人了，因為我只能停留在此地，同時，我并未殘廢，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幹的是什麼營生。同胞們啊，求你們幫助幫助我吧！」

過路人或是婦女，無論誰走到泉邊，總要給他一個銅板，聽了他的話，都莫明其妙的笑他。他垂着頭，因為他正以自己的缺點為恥，

所以總是偷偷的先看一看自己失去了的手，然後再看一看自己失去了的腳，並且他永遠重復這樣可笑的話，宛如一個人窒息於囚獄之中，永遠孤伶伶的來回踱着。

在他沒有走進醫院的不久以前，他還不慣於做乞討生涯。就是在醫院裏的時候，也有人精心照料。那個醫院由開仗以來，便着手工作，而他的右手和左腳，就是該院給鋸斷了的。

在沒有走進醫院以前，他曾經當過兵，而在沒有當兵以前，他却是一隻自由的小鳥，在他們的山村裏，唱唱歌，打打口哨，很愉快的從事於自己的工作。他自己是塊地皆無，僱給別的農夫去作工，以維持他母親和妹妹的生活。額外的收入，却端賴一種副業，他用炸藥捕魚，而且爲了避免當局的干涉，用一種非常秘密的方法把魚賣掉。

那時他戀愛着一位少女，並且打算同她結婚。因此，在閒暇的時候，藉着他那位作泥水匠的堂兄的幫助，把他自己的小房上，另添了一層樓房

## 復活節

N. G. Ka Thorne 作

古舟子 譯

### 翻譯之部目錄

復活節	古舟子
魏希撒	白進文
荷蒙小姐	伍維之
咆哮山莊	林檎
最後的一頁	但維
青色的門	魯風

，爲的是等他結了婚的時刻，他母親和妹妹仍舊可以繼續住下去。到那時，他們還要照常度日，正像其他所有的本國人一樣，他們僅僅有間屋子，這間屋子既用來做寢室，又用來做廚房，起居飲食都在這兒，並且統統睡在一起：娘兒倆睡一隻大床，他睡一隻小床。

突然，戰爭降臨了。他不知道怎樣鬧的，也不曉得究竟是爲了什麼，只覺到自己是捲入了狂風之中，又彷彿是墮入了地獄，這其間成千成萬的人在打仗，用那窮凶極惡的器械在山野上彼此相殺。他看見了這些人。他聽見了受傷者的呻吟，以及死亡者最後的喘息。在這死亡的舞蹈中，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經失去了知覺，他祇記得當時有一個強烈的印像，一掠而過，覺得地球已然裂開，把他吞入到火熱熊熊的肺腑深處去了。當他恢復了知覺的時候，他已經入了醫院，被一種和驚親切的情緒所克制，人人都稱贊他，說他是爲祖國而流血；於是漸漸的相信，以爲陣亡戰場，或是因戰爭而殘缺肢體，並不是那樣了不起的災難，並且對於這種可怕的犧牲，開始感覺到一種驕傲的衝動。他的同伴們拿報讀給他聽，在報上受傷的兵士們是被稱爲光榮的英雄，同時，有一位女看護告訴他，說國家對於人民，不啻慈母之愛護子女，而對於她的英雄豪傑，自然是滿懷感激。

他聽到了這些關於國家的言論，於是他漸漸把國家看做了一位慈母，而且這種觀念，也已經深入腦海了。這樣，出了醫院，便減少了一隻手，加添了一對拐杖，重新又走到城市裡去了。雖然他現在僅僅是一位半廢人，不過走起路來，還是帶着一種虛張的驕傲。只等他第一次看到別人的眼光投落到自己身上，這才羞慚的垂頭下視，意思彷彿是說：

「啊，是啦。我究竟沒有多大功勞。我不過僅僅盡了個人的職份罷了。」

他走向故鄉，在火車裡，同車的乘客們都很同情他，問他是在什麼地方受的傷，並且爲了什麼緣故而受傷，於是他把自己的經歷告訴

他們，用一種生動而感人的言辭。聽了以後，有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有的人却「好哇，好哇」的喊着。同時，有一個人告訴他，說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好漢。

他心裡燃燒着一種驕傲的愉快。啊！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啊，爲了自己的祖國而犧牲，卻會得到如此稱心的贊頌，承受着全世界上的愛戴！「我的祖國，這幾個月是多麼動人呀！從火車那單調的軋軋聲中，他想像着他可以聽到愛國的歌聲，聯隊歌，國歌，號音，乃至戰時的吵嚷。於是他心裡充滿了一種清新的愉快，而他的靈魂呢，也洋溢着空前未有的驕傲。

當他想到，他一回到村裡，他的母親和妹妹，要怎樣的去迎接他，這時，他的臉上立即發起光來；可憐的娘兒個呀！她們將怎樣的同他擁抱，請他把他故事告訴她們，而一般隣居或村民，又將怎樣的把他團團圍住，口口聲聲的贊美着他，同時也會喊道：

「好，好，真是一條好漢！」

距離他的目的地，還只有三個鐘頭的路程了。這時，有兩個人往半路裡走進了他那間車室，他很注意的看了看他們，於是立刻就認出他們來了；他們是從村中來的，且而兩個人統統是很殷實的地主，在已往，他是常常給他們去作工的。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他，彼此耳語了一回之後，接着其中的一位便向他說：

「你不是我們村裡的潘納玉嗎？」

他高聲回答：「是的」，同時，他自己還想說：

「我就是爲祖國犧牲了一手一足的光榮的英雄！」

那兩個人用一種憐惜的眼光看着他，當他們同他握手的時候，他們彷彿頗感侷促，而以同情的口吻，詢問他自己覺得怎樣。這時他回答道：

「謝謝！雖然我好像失去了半邊身子，可是我的確覺得滿好哩！」

於是他們親切憐憫的喊道：

「可憐的孩子！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災難啊！」

這句話給了他很大的打擊。他原希望他們，也像其他醫院或火車中的人們一樣，儘管是全不相識，可是他們却稱贊他，要求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他們。而今，那兩個人並不如此，却僅僅用眼睛憂愁，哀憐的望着他。莫非在他們看來，他還不够一個光榮的英雄嗎？啊！或許他們是嫉妒他的榮譽……是的，一定是的。這一對拆爛污！像這樣忝不知恥，却偏偏出在自己村裡！但是他們又說起話來了：

「可憐的潘納王！像這樣回來的，你還是破題兒第一個呢。多麼可怕的厄運啊！」

他突然憤怒的插了一句：

「啊，沒關係！」

接着，他們又打聽到前線上的朋友。他一雙乾燥而簡捷的回答着，一雙却暗中對自己說道：

「你是不配和一位英雄交談的。」

來到村莊，他在車站上看見了許多的熟人。這些熟人彷彿始而躊躇，繼而才認出是他來，於是帶着一種哀悼死亡者的神情，走到他面前，很感慨的向他慰問。從他們的眼目中，乃至從他們的態度中，他得知他們是對他的痛惜。只是，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作想呢？莫非他們不憐有一位英雄站在他們面前嗎？莫非他們不會看這報嗎？醫院裡的人，城市裡的人，他們統統知道，為國捐軀，殊為光榮。難道這些痴呆的村夫，連這個都不知道嗎？不，他們一定知道！可是這些惡人，生性嫉妒！——是的，決不能教人人都成爲一個光榮的英雄啊。這樣，他便走向家中去了。

「至少，媽媽是不會嫉妒的」，他自己想到：她見了我一定會很高傲的，并且一定要把她的兒子（英雄兒子），擁抱在自己的懷裡！啊，你瞧，幾步開外，就是他的母親同着另外一位老太太，她們

正向着他走了過來，因為她們已經聽見說他回來了。

「媽，媽！」

他一壁喊，一壁拚命地跑。但是她却死死的釘在那兒，大睜着眼睛望着他，并且失望的搓着兩手。而另外的那位老太太，她驚恐的站在那兒凝視着他。

「媽媽！——不認得他的潘納王啦嗎？」

「啊……」她哽咽着說道，把他的胳膊抱住他的脖子，悲哀的哭着：「你怎麼這麼殘廢着回來啦？這是怎麼弄的？我的兒！我的親兒啊！」

她覺得她的眼淚很奇怪。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她也除了痛惜他以外，別的再也想不到了嗎？她不會嫉妒我！——那是決不會的。

他想要告訴她，她不必哭，即使他已經跛足而歸，然而他乃是爲祖國而犧牲，他乃是一個光榮的英雄好漢。只是，無論如何，這些話在他却開始感到了空虛無謂。原因是他母親的眼淚已經打消了這些話的意義。於是他只好話結咽喉，聲嘶唇邊了。

他垂頭喪氣，跟着她走進屋裡去，就在這屋裡，她妹妹正在床上躺着。老太太告訴他，這三個月來，她因爲得了瘋濕症，所以染病在床。他走到她面前；她也看着他害怕，開始哭啼起來。

後來，到了那天晚上，親友鄰里都來問候他，表示憐憫。可是沒有一個人說聲：「好得很，真是一條好漢！」也沒有一個人稱呼他做一位光榮的英雄。夜裡，當他發覺自己孤伶伶的躺在床上，他便把所有這些奇異的事情，在心頭反復沉吟起來，於是他開始明白了自己的不幸。他覺到自己已經是一個單臂的殘廢者，同時，更因恐懼而受了感動。而今他如何維持母親和妹妹的生計呢？在好久以前，當他還沒有回家，而考拉的身體也還健壯如常的時候，一切事情都很好，這是他早已聽到別人說過的了，可是自從她病了以後，這兩位婦女究竟是如何度日，那却只有上帝知道了。而今，他和她們，誰都不能工作了

，那麼他們將來究竟要落到那步田地？上帝知道，這個謎的解答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人們始終把真理隱藏起來不給他看？為什麼醫院裡的人員要那樣向他稱賀？為什麼看護們偏偏告訴他，說希臘是一個可愛的慈母，值得犧牲了一個人的半邊肢體？為什麼報紙上把這些可憐的惡人稱之為「光榮的英雄」？並且還要拿言辭來愚弄他們？他們簡直統統是殘忍惡劣的匪徒！

他突然感覺到自己是被囚入籠中了。他戰慄起來。接着他回想到那些兵營，戰場，以及在醫院裡所看到的與自己相仿的人們，他回想到，回想，回想了許久。而他們也是統統給囚入籠中了。他記得他在兒童時代，曾經設網捕鳥。在一塊石頭下面，先掘一個坑，然後在把石頭用小樹支撐起來。在坑裡，擱上許多虫子。只等鳥兒們來吃虫子，於是石頭傾倒下來，他們便被捕成囚了。

在隊軍中，也有人同他說過，其中設有陷阱，以捕巨大的禽獸，獅子，狼，以及熊羆之類。

他們統統給逮捕了，統統給囚入籠中了。

愛國的熱忱與管理的言辭，旗幟與隊伍，閱兵與典禮，以及穿着輝煌的制服國王與大將，這些僅僅是一種餌。而戰爭便是陷阱。至於國家，（即希臘），則高臨一切，擒住了人們的軀體，咬掉了他們的手足，吸盡了他們的熱血——就在那貪食的胃口的一角，他自己的手足，此時卻正安放在那裏！

他帶着一種沒法形容的憤怒，掙打着他的枕頭，咀咒自己何以會讓自己已淪入陷阱，同時還咀咒人類，因為沒有一個人，看到犧牲者的劫數將臨，便加警告，吶喊一聲：「停！你受騙了：有一個殘暴的巨獸，正蹲在那裡邊等着你！」

現在，他的母親，正需要他，需要他的手足以謀生計；她不得不遭受窮困，說不定還要餓餓而死哩。

唔，他前此是多麼痴呆！他做了一個傻子……這樣想着想着便入

睡了。他心靈中的憤怒，已使他疲憊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他覺得有一個大愁落在身上，好像是一個沈重的大被壓在身上一樣。夜來的思想又重上心頭。本來在已往頭天夜裡的愁思，到翌晨即行消逝，有如霧氣一樣，觸日即退。但是，昨夜的思慮，卻存而未泯。這些念頭穿過腦海，恰如正在燃燒着的火把，給腦海燒上了一些不可醫治的傷痕。白日的光明再不能驅除夜晚的黑暗；反之，白晝也在向他宣示着他的愚蠢了。

他嘆息着，向他周圍望了一望，在中間有個火爐，考拉就躺在對面那是大床上。她臉衝着他，向他望。

她伸展在那隻床上，帶着黑色的頭髮和眼睛，面容棕褐，秀色可餐；看來她並沒有生病。尤其是她的眼睛，燃燒着那樣一種火燄，使人一看便想到她要跳出去，繞着庭院奔跑，把整個的地方都充滿了愉快。可是，再仔細觀察了一番，他看到在他這離家三年之內，她已經大大的變了。她的乳房豐滿，落在被單上就像柔軟的小枕頭似的。

他把眼睛注視着她的美貌，同時，更想到她的將來。即使她能逃出疾病，可是她却不能逃出饑餓。儘管她是十分的漂亮，可是却沒有一個男子來娶她當太太。不過，假設有人把她討了去的話，這人却一定是一個走運的小伙子……如果她不是他的妹妹，那麼他倒毫不躊躇……

這種思想使他害羞了，所以他便立刻起床，開始用他那一隻手慢慢的穿着衣服。他問考拉母親在那裡，他自己不能洗臉，正要母親來代他洗。

「她沒有在家，潘納王」，她回答道，「她不定到那兒去了，可是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他坐在他妹妹身旁，低聲說道：「那麼讓我們等等她吧」。

他們沈默了幾分鐘；他低着頭，想自己是怎麼一個傻子，而他却凝視着他。接着，他幽莽的揚首仰視。問道：「她為什麼跑到外面

去，爲什麼在外面停留這麼大工夫？」

這位少女始而躊躇，繼而答道：

他出去……去給我要點咖啡。」

這句話很緩慢的送到他的耳鼓，一個字一個字的刺傷了他，比置身槍林中的炮彈還要怕人。不，他決不希望這樣。他簡直不信他的耳朵，可是的確他聽得清清楚楚。他妹妹並沒有說「買……」。

他一直逼視着她的眼睛，對於他要聽到的話正懷恐懼，

「她不是去……去給我討咖啡？」

他兩眼半睜半合，並沒有回答。

他的嗓音完全破裂了，喃喃地說：「上帝……我決不希望如此……」

想像中，他看到他母親沿戶叩門，來乞討一點兒咖啡……！從那些房屋間，匆忙的追逐懇求，因爲討取嗟來之食，而至卑屈於人。這可憐的老太婆，她做了什麼事，乃至在她這風燭殘年，還要忍受着這樣的恥辱？這正是他的罪過，他原是一個傻子。一種切齒的痛恨，占領了它的全身。他發現了那件事情，那使他身體戰慄；就是當他離家的最末三個月，他妹妹既已病倒床頭，那麼他的母親一定是乞討爲生了。

「那末……媽媽是一個乞丐嗎，考拉？」

「不，不是，」她趕快回答，「只是今天如此，爲你……她沒有咖啡給你吃……她老人家爲這個嘆，着……接着就是出去……去弄點兒……」

他從她眼裡，看出來這乃是謊話。而心中却叫出了一種苦笑的聲音：「在醫院裡，人們都稱呼你是一位光榮的英雄，可是你的母親，却正在乞討自己的麵包。哈，哈！光榮的英雄，居然還有個以乞討爲生的媽媽！」這聲音激怒了他，他憤怒地對他妹妹說道：

「看這兒，不要拿謊話搪塞我。在你病着的這三個月裏，你們是

怎樣來維持生活？」

她的臉紅了，而她的眼睛也佈滿了恐怖，她喃喃的說：

「但……但是，媽媽沒……有告訴你嗎？」

媽媽僅僅說那只有上帝知道……可是你總比上帝知道得更多。來告訴我……你們是怎樣來維持生活？」

不要問我吧，潘納玉。我不知道。我病啦。媽媽知道啊！」

她的眼睛裡充滿了淚。他看見了這種情形，便苦惱的搖着頭說道

：

可憐的母親，！你一定是受盡了艱難困苦！而且統統是讓我鬧的

……」

眼淚流到臉上，他嗚咽得不能成聲。他妹妹幾乎聽不明白他的話，並且對他這種極端的憂愁頗感驚奇，她說：「不僅是母親受盡困苦。而我受得困苦更多，甚至更……」

但是他並沒有聽到她的話：從他耳朵裡透那種瘋狂的震動，他想像他可以聽到咒咀他的那些可怕的呼喊。

正在這時，那老太婆便出現在門口了；一個身材高大的而窈窕婦人，長着藍色的眼睛。和憔悴的臉兒，她因爲看到這種景象，驚駭得停住腳不動了。考拉看見了她，提醒她哥哥道：「媽來啦，潘納玉」

他擦了擦眼睛，扭轉頭去：「唔，媽，您回來了嗎？可憐的媽媽

——這咖啡要使你如何卑鄙……但是現今有了結局了。而且你是純潔無疵的，沒有做該得如此報應的事情。這是我罪過……我是一個傻子……我不能不想，幹甚麼我讓自己受了餌的引誘，置身陷阱之中，而把一手一足擲給了野蠻的禽獸……我既是自作自受，當然也應該卑屈於人的」。他站起來，用那一隻腿和一根拐杖，趕緊走到屋外邊去了。母女們一語未發。

他獨自在街中，時行時止，滿心理恐懼，迷惑，猶疑不定。現在

到那兒去呢？他要去什麼呢？當一個乞丐嗎？他這光榮的英雄？不是光榮的英雄，只不過是一個傻子，一個因愚蠢而致敗家辱母的傻子罷了。他一定要忍受懲罰；男人們都要向他揶揄嘲笑。他們從早到晚，將永遠看見他擺在眼前，帶着那一隻手一隻腳，他們要幫助他，稱呼他苦人兒。只有如此，他才足以平息懊悔，拯救了他的母親，免得使他更加羞辱。

現在先找一個乞討的好地方。當然那就是山泉附近了。他將要到那兒去。半邊村莊都要到那兒去汲水。那無異是一個公共場所。農夫們到田園去要路過此地，旅客們到隣村去也要從此地經過。在這些人中間，說不定那一個人會可憐他；說不定那位婦人，一會兒是這一位，一會兒又是那一位，從家裡給他帶些東西來。

他選擇得并不錯。的確，在起初的時候，沒有人從他身旁走過而不捨地給他一兩個銅板的，而一般婦女們呢，也總不會不給他帶點兒什麼東西去的。真的，胳膊雖然是一天消蝕一天了，可是在每天晚上，卻得到了豐富的食物來吃。

一般農夫們都有一種天生的好奇心，因此許多過往的人們都要求他，要他把所有受傷的來歷告訴他們。但是他，儘管在火車裡怎樣的口若懸河，把詳情告訴各各路人，而今對於這些幫補他的村民倒反而絕口不提了。他十分覺得乞討可恥，他不願再細述那使他如此不幸的愚蠢，以增加自己的羞辱。這時，他記得不很清楚了，他的記憶力過是紛亂了！流血，呻吟；哭；罵，殺人放火，這一切的一切，就他在曠野零亂的跳躍起來。他下幾乎不明白他是怎樣的從其中逃脫出來；他也弄不清楚何以會在這兒乞討維生。他望他早先曾經在那兒工作過的田地，望望他曾經用炸藥捕過魚的海水！他想念着他那在曠野

中快活的工作，他想念着他那里的亂跑。有時跳入深溝，有時爬上山崖，自由得像一隻小鳥。并且，他還聽見山，田，海水，太陽，都正在急切的向他招呼着。

他覺得自己是屬於田園，命中注定了以海水為歸依，并且總是為山岩所吸引。他簡直與牠們化而為一。如果沒有牠們，那麼他連自己也不會想像得到的。他本能的向牠們走去，如同他本能的呼吸一樣。而今，他躺在那里，隻腳受了傷，另一隻腳則已被割掉，一手扶着東西，一手卻永遠失去，他不再相信他自己就是潘納玉了。或者，即使仍舊是他，他卻必然是殘廢而不健全的人了。

因此，有一天，他說：「假使我不是殘廢，我也是一個健全的人。但是，我不復是一個健全的人了，因為我只能停留在這裡——」但是他并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落到他個地方？這并不僅是然偶的機遇，他并不僅是爲了乞討。他論落此地，他滯留此地，目的就在承受他人的卑視，補償自己的愚蠢，并且他的手腳，對他和他的母親，是那樣的需要，却讓那野獸給吞食了去，以致棄養了自己的慈母，因此，便在這里自行懲罰自己的罪過。

「我不會殘廢，因為我知道我幹的是什麼營生。」  
這反復不已的言詞，已經封閉在他的思想與生命之中，就像是閉在一座城堡裡邊一樣。人們不明白這些言詞，只是覺得牠們好笑；然而他對於牠們却是非常之了解。牠們抓住了他靈魂中整個的悲劇。

「同胞們，幫助幫助吧！」  
祇是他接收了人家的幫助，却永遠不給施捨的人道謝。道謝是乞丐的行徑，而他却并非乞丐；他乃是所有男子們嘲笑的中心。

（未完）

# 荷蒙小姐

赫曼  
伍維之譯作

星期日，禮拜完畢之後，在教堂階沿上。區長底兒子宣講着；皇家戲院底舞孃伊林。荷蒙小姐，十一月一日起，要在旅館里開一個舞蹈講習班，教授舞蹈，儀節，和美妙的姿態。兒童每名收費五元，高級班也有，那是着太太們和紳士們的。同家族的幾名同時報名，價錢還可公道祇要人數足額，就可以開班的。

七個人報名了，強斯，拉爾生家佔了三名，所以學費也有折扣。伊林。荷蒙小姐認為人數已經足夠，於是在十月末一個傍晚，她到旅館里來了，所帶的行裝是一個老舊的酒囊，用繩子縛着的。她身材瘦小，皮帽下邊的一張已經四十歲的孩子似的臉面，腕上纏着老舊的手巾，這是爲了防禦着風溼病。每當有人預備幫她一下的時候，她就分明地婉謝着說道；「多謝，多謝，我自己會作的。」可是，她底神情却是那麼地完全無助的。她什麼也不要，祇喝了一杯茶，於是就爬到那家廳後面的小房去；一想到也許會有鬼怪吧，她底牙齒就喀喀地打起戰來。

次日，她彎曲着頭髮出現了，穿的是一件鑲着皮邊的緊身外衣，在那上面，時間的齒輪留下了顯明的迹印。她得拜一拜她底學生們的家長，她底尊貴的贊助者，她這樣說。她不是要問一問路呢？漢德和克生太太走出門來，指點了那平鋪的田野。荷蒙小姐站在門階，對

着階沿深深地屈了屈膝。

「可憐的小太婆，」漢德和克生太太嘆惜着。他站在門邊，望着荷蒙小姐抄了一條近路去到階岸上面的強斯，拉爾生家，這是爲的節省足下的鞋襪，荷蒙小姐穿的是羊皮，鞋和起着梭線的長襪。

當她拜訪了家長們以後——強斯。拉爾生家有二個學生，納費九元——荷蒙小姐就去尋找住屋了。她在鐵匠家里找到了一間小房，前臨平野，里面陳設着一桌，一椅和一張牀，在那一角落里，桌和窗之間，香檳酒囊就躺在那里。荷蒙小姐遷了進去。整個早晨，她料理她的蠅髮，應用着髮針，涼水和燒熱的石筆。蠅髮料埋完畢以後，就清房間，午後，她開始編織了。她坐在角落里的酒囊上，到用白底最後的一線光明。鐵匠的妻子走進來，坐在木椅上，談談着，荷蒙小姐就聽着，嫺雅的微笑，且並點着她那有着髮的頭。

婦人在黑暗不短的講着她底故事，直到晚飯時候，可是荷蒙小姐却不大知道她說了些什麼。除了舞蹈和姿態，和關於日常麵包的計算——一種辛苦的，永恆的計算——以外，這個世界的事情是不能夠擠進荷蒙小姐底意織里來的。她靜靜地坐她的酒囊上，平按着她的膝頭，祇是直直地盯着那鐵匠底門下的一線亮光。她從不出外，因爲一看見那荒涼的田野，她就變得懷念着家鄉，而且她也是害怕着公牛和

不羈的野馬的。傍晚以後，她就在瓦爐上面燒起水來，並且，吃着晚飯。於是她把她的髮髮包紮起來，把衣裳寬解；到得祇剩內衫的時候，她就在牀上練習着步法，運動着兩腿，直到全身出汗。

鐵匠和他的妻子在鎖口縫兒里瞞着，一動也不動。他們看着那舞娘跳躍着，那些被包紮的髮髮在她底頭上突了上來，好像一頭暴躁的豪豬身上底豎髮。荷蒙小姐是那麼專心，當她上上下下地跳着的時候，她甚至於高聲呻頰着了，鐵匠夫妻和孩子們就簡直好像給膠到了那鎖口底縫兒上。

當荷蒙小姐練習完畢那預定的時間，她就爬進她牀里去。在訓練完畢以後，她往往記起了「當她還是跳舞學校底學生的時候，於是，就突然高聲笑了，一個無憂無慮的愉快的笑。他睡熟了，但是仍然想着那往日——那幸福的往日——那些演習，舞女們彼此用針刺着大腿……以至於大叫……那些化裝室里的夜晚……所有那些喧嚷，叫鬧……指揮者的鈴聲……荷蒙小姐，假使她夢見她誤了，場她仍然也會從半夜里驚醒的。

「現在——二——三」荷蒙小姐提起她的裙子，伸出腳來……「腳指向外——二——三——」

七個學生可是全把腳指向着里邊——一面跳着，一面把手指咬在口里。

「小強斯——腳指向外——二——三——鞠躬——二——三——再在——次……」

強斯，拉爾生底三個小孩把舌頭向外一伸，鞠了個大躬。

「小瑪麗向右——二——三」瑪麗可向了左……「再來一次——二——三——」

荷蒙小姐一頭小羊一般地跳着，蹣跚着，長絲襪有好一段都顯露出來了。教練正在以全速進行着。她們每星期在那旅館里練習三次，兩盞油燈從那屋梁上面懸了下來。古舊的房間里的古老的灰塵在她們的

足踐之下散着。七位學生簡直好像一群小魚在海中不斷的游泳。荷蒙小姐改正着她們使她們底手波浪似的彎曲。

「二——三——拍手。」

「二——三——拍手。」七位學生就歪歪倒倒地拍起手來，幾乎失去了她們底平衡。

荷蒙小姐不斷喘叫着，致使咽頭塞滿着灰塵了。她們現在要來一個華爾滋，兩個兩個。互相張開手臂，牽連着，拙劣地而且神經質地，好像在夢里旋轉着一樣。荷蒙小姐指揮着，把她們拉得團團轉。

「好的——轉過去——四——五——好——轉——小基特。」

荷蒙小姐追上強斯。拉爾生底第二個孩子和那小基特，把她們弄得一個陀螺似地旋轉着。

「好——好——小基特。」

她底眼睛因為灰塵而刺痛了。七個學生在那昏暮里，在地板中央繼續跳躍着。

舞踏完畢，回到家來的時候，荷蒙小姐就在髮髮上面纏上一條手巾。她好像老是發着寒戰，在開着的時候，就用一碗沸水放在自己底鼻子前面，以便祛除寒氣。

教練的時候，音樂也是有的：布諾爾登先生的小提琴。荷蒙小姐新添了兩位學生，兩位高級學生。他們依着成衣匠布諾爾登先生底琴聲跳着，灰塵雲頭般地升了起來，瓦爐也在牠那獅爪腳上跳舞。參觀的人多起來了；從牧師住宅里，來了牧師的女兒和年青的副牧師。

在那兩盞油燈下面，荷蒙小姐威風起來了；她胸部挺出，腳向前伸——「動腿子呀，孩子們，動腿子呀，是，正是。……」

荷蒙小姐也動起腿來。並且把裙腳稍稍提高，因為有參觀者在場呢。

每個星期，荷蒙小姐把她編織的花邊寄到哥本哈根去。郵件是交到學校教師那里的。從來不變地，她是不會把郵件包扎得好，就是



地址沒有寫清，使學校老師不得不重新弄過，而她，則站在一旁，用一個十六歲小姑娘羞怯觀望着。

寄來的，預備分送的新聞紙，騎在一張書檯上面，一天，她請求着容許她看一看那份「LehSgnilreB」。她已經打了一星期的主意，這才鼓起勇氣來請求的，以後，每天中午她就來了——教師是知道她那紙用一個指節的輕輕的敲門聲的。「進來吧，小姐；門開着。」他就這樣說。

她走到教室去，從信堆里拿起那份「LehSgnilreB」。她讀着那些戲院底廣告，公演的節目和批評，對於這些，她什麼也不明白，不過是關於「那邊」的人們的罷了。每讀一欄，得費她許多時間，而她的食指同時也一行一行那麼癩癩地移動着。當她讀完以後，她就越過那桌椅底行列，又像進來的時候那麼輕輕地敲着了。

「唔」教師說道，城里有什麼新聞麼？」

「不過是關於那邊的人們的罷了，」她說道。「總是老樣呢？怎知道。」

「可憐的小人兒，」教師望着走到窗外的她，這樣說着。荷蒙小姐是回家去編織去了。

「可憐的小人兒，她簡直是着了迷呢，」他說着。

一位新的歌舞家將在城里戲院里舉行一次歌舞會。荷蒙小姐對於那些出場人物和獨舞的舞女們底名字全都記得爛熟。「你瞧，我們全是同過學的呀，」他說道，「全是往日的同學。」

歌舞會的那一晚，荷蒙小姐變得熱狂起來，好像那是她自己要去跳舞一樣。她點燃了那立在鏡台上面，分列在托法爾德生底基督石青銅像兩旁的兩隻因為年代久遠而灰暗的蠟燭，自己就坐在那酒發上面，呆望着燭燄，可是，她不能忍耐自己底孤寂，回憶中的劇場里的一切騷動向她襲擊了過來。她走到正在用着晚飯的鐵匠底里間去，坐那龐大的老鐘旁邊的椅上。在那幾點鐘內，她說了比一年內所說還多

的話，那都是關於劇場，首席女演員，大的獨舞家，和曼妙的舞姿的。她低低地哼着，在椅上輕擺着她底身體，鐵匠可樂起來了，他也起始咆哮似地哼出了一首風情的山歌，並且說道：

「媽媽，我們來一析，慶祝慶祝罷——一析老老實實的合歡酒！」

合歡酒調好了，兩根蠟燭從知台移到了食桌，他們喝着，談着，可是，在歡樂的中途，荷蒙小姐卻突然沉默起來了，大的淚珠從她底眼里湧了出來，她站起，回到了自己房里去坐。她坐在陳舊的酒囊上，熱淚迸漫着，一直坐過許久，然後才解衣上牀，那一晚，她不會練習任何「步法」。

她在想着一件事情：她那學校生活是怎樣過去的。她靜靜地躺在牀上，不時，在黑暗里嘆息一聲，而她底頭就在枕上不安地移動着了。在她底耳邊，響着歌舞教師的聲音，憤怒地，而且嘲笑地。「荷蒙真糟！荷蒙真蠢！」他喊叫着，聲音震動整個的廳堂。她是多麼清楚的聽見了那個聲音——也多麼清楚地看見了那個廳堂。舞娘們列成長排練習着，合着節拍跳着脚步。感覺疲倦了，她就扶着牆想靠一會，而那歌舞教師的銳利聲音就又來了——「荷蒙，你竟是一點記性也沒有的麼？」

她看見了她底家庭，她母親坐在靠背椅上，訴着苦妹妹坐在燈旁，忙亂地搖着縫紉機，於是，她聽見她母親用那喘息病的聲音說了：

「安娜，斯堪獨舞了麼？」

「是的，媽。」

「她跳的是「大拿破里丹」？」

「是的，媽。」

「你們兩個是一道兒入學的呢，」母親這樣說着，總油燈後面望了她一眼。

「是的，媽。」

而她就看見那穿着繡花舞裝的安娜。斯坦出來了——美麗的錦帶舞舞在他底平臂上。在她那盛大的獨舞里，在腳光底照耀之中，她是多麼活潑，多麼歡快啊！突然她把頭埋到枕裡。在軟弱和絕望里，拚命地，不斷地啜泣着了，那一晚，直到天明，她才入睡。

歌舞會是一個大的成功。荷蒙在學校里看過那些批評的，當她談着的時候，幾滴小婦人的眼淚就落在那Meilissen上面了。

從妹妹那里，來了信。信里所說的，全是一些到期的債務和令人酸鼻的困苦。在那種日子，荷蒙小姐就暫時忘記了編織，把手裡着臉，把折開了的家信放在膝上。於是，她就到她們底「家長們」那邊去走轉，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請求預繳半數的束修，於是，把所得的，寄回家去，

日子遇着。伊林。荷蒙小姐每天出去教課，教完以後又回家來。她收了幾位的學生，有六位年青的佃工聯合加入，為的在那林邊的她得。瑪德住生的大屋子里每星期可以跳三晚舞。荷蒙小姐在那冬現在的黑暗里走着兩哩的長途，去到林邊，恐懼得像一隻野兔，在身後追迫着的，就是年青時候德跳舞學校里所遇過的那些陳舊的鬼故了。她得經過一個繞着柳樹的池塘，那些柳樹在黑暗里伸出來她們底巨大的手臂；她覺得她底心在她底胸腔里變成了一塊冰冷的石頭了。

他們每一次得跳三點鐘，她發着命令，把他們弄得旋轉，並且得和這些男學生們跳着，直到臉頰變得好像消耗熱病患者底一樣地紅。當她回家的時候，彼得。瑪得生底大門已經上鎖了，一個佃工送她出來，提着燈給她開門。他把燈籠在手裡高舉一會兒，她就走入了黑暗里面，聽過他在地底身後叫了一聲「再會。」而大門就擦過石地，又關上了。路上，多半全是叢木野藪，她們搖搖幌幌地，好像在向着來人點頭。

春天快來了，伊林。荷蒙小姐底學期也快光畢。在彼得。瑪德生家里

的那群學生主張在旅館里舉行一次臨別的跳舞會。

跳舞會是盛大的，輝煌的「歡迎」大字繫在門上，大榮每家二元，副牧師和牧師的女兒也將光降。荷蒙小姐穿的是輕紗，髮上束着錦帶。她的指上戴着滿在學校里和朋友們交換的戒指。在跳舞休息的中間，她在滿地噴着香水，並且用瓶子恐嚇着姑娘太太們。荷蒙小姐又變得那麼年青了呢。

首先，她們跳了一個四組旋轉舞。家長們和年老的人們，一順站在橋邊，每一個看着自己的後輩，現出大大驚異的神色。年幼的人們旋轉着，臉上如同戴着面具，脚步是那樣的謹慎，好像是在鴉蛋上面舞着。荷蒙小姐滿臉堆着鼓勵的微笑，親暱的話不住地從她底口里流去。樂隊包含着布諾爾登父子。小布諾爾登先生正在沒命地彈着牧師為着這次盛大的舞會所借來的鋼琴。

旋轉完畢之後，大家就變得比較放肆起來了。男人們中間的屋里去喝着合歡酒，男學生們要求荷蒙小姐自己也跳一回，她用着那既已遲暮的的十六歲小姑娘似的嬌態把頭偏了一偏，腳趾也顛了起來。其他的舞伴全都停止舞蹈了，讓出了地位給荷蒙小姐和她底對手。男人們從小房鑽到門口，對於荷蒙小姐底舞姿不禁深深地讚嘆。荷蒙小姐脚步從襯裙里推出來，並且扭動着她的臀部。牧師底女兒是那麼地樂起來了，她禁不住把副牧師手臂捻了一把。瑪索爾加舞完畢之後，學校教師叫了一聲「好」，於是，全場都鼓起掌來。荷蒙小姐把兩指按在胸前，作了一次女優式的鞠躬。晚飯時間到了，她又安排了一次大旋轉。所有的人全都參加；女人們羞窘地而且快樂地互相推擁着，男人們說道：「好罷，老太太，我們來一下子吧。」

一對舞伴開始了「我們底勇士」並且打着拍子伴奏歌聲。伊林。荷蒙小姐和學校教師坐在國王陛下底胸像下面。大家落坐以後，一般的情調就又變得莊嚴起來，祇有荷蒙小姐繼續用着客廳頭談話，好像一位斯克利布喜劇里的演員一樣。漸漸地，情形又變得歡樂了。

人們開始互相祝着健康，隔着桌子碰着酒杯。

在年青人們所佔據的桌上，歡樂是如同暴風雨一樣的，學校教師等了許久，等到大家靜默下來，然後才致起詞來。他說到荷蒙小姐，又說到九位文藝女神。他冗長的演說着，而在桌旁坐着的其他的人們則訂着各自底盤子。他們底臉上有着一種莊重而且緊張的表情。正如教區書記出現在教堂底唱歌樓上的時候一樣，演說者說到了弗麗雅和她底兩隻貓，於是就提議大家對於「藝術底士祭士，伊林。」

「荷蒙小姐」同申祝賀。九次長的歡呼叫喊過了。每個人都要和荷蒙小姐碰杯。

荷蒙小姐並不會了解那演說，但是感覺得很得意。她站起來，柔曲的手臂高擎着酒杯，回答了敬禮。濃重的粉屑在熱狂和奮興里已經腿盡了，在她底頰上現出了暗紅的斑點。

大家盡情地狂歡着，嘈嘈着：年青的人們歌唱着，年老的人民對飲着，站起來互相拍拍肩膀，互相摸摸肚皮。太太們担起心來了，怕的她們底老頭子們會喝得太多。在歡樂中間，荷蒙小姐也快樂了起來，她無拘無束地笑着，正如三十年前在跳舞學校里的時候那麽地笑着。

於是，學校老師說道：「荷蒙小姐真得跳一回呢。」可是她已經跳過的呀！

「是的——不管那些——得來一回獨舞，獨舞——是的，就是這個！」

荷蒙小姐馬上就明白了，一種勇敢的願望在她底心里燃燒着：他們要她獨舞呢！可是，她開始笑了，並且對彼得。瑪德生底妻子說道：「風琴專家要我跳舞呢，——好像那是世上最可笑的事情似的。

站在近邊的人已經聽見了，大家全都高呼着：「是呀！——真得跳一回呀！——」

荷蒙小姐底臉面一直紅到髮根，並且說道：歡喜的空氣真是太——

太高興了。

並且也沒有音樂呀。

況且，穿着這樣的長裙，是難得得跳舞的

一個男子高聲叫着：「裙子可以扯上去的呢，」於是，一陣哄笑，大家都請求着了。

「好的，如果牧師底小姐肯給我們彈一曲泰蘭梯拉的話。」

牧師底小姐被包圍了，她首肯了，答應來試一試。學校教師站立起來，碰了酒杯。「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他說道，「荷蒙小姐答應賞光跳舞了，」於是，大家全都歡呼了，開始從桌邊站了起來。副牧師却把眉頭皺了一皺，牧師底女兒這一下可捨得他不輕。

荷蒙小姐和牧師底女兒進去配音樂，荷蒙小姐發着熱，來回走着，伸張着她底肢體。他指指那高高低低的地板，並且說道：「這樣的地方真是不能跳的啊。」

終於她說道：「好罷。試一下罷。」她激動得聲音都嘶啞了。「十拍之後，我就進來。」她說「我先給你一個信號。」於是，她走到隣室去等待着。

觀眾們繞成一個半圓圈，私語着，奇異着。學校教師從桌上把蠟燭取了下來，安在窗台上面，好像那是代替照明。於是，隣室底門上敲了一响。

牧師底女兒們開始彈奏了，所有的人全向門邊望去。第十拍以後門開了，大家全鼓起掌來。荷蒙小姐跳出來了，長裙用肩巾繫了上去。那正是那「大拿破里丹舞」。她巔着足趾，旋轉着。觀眾們望着她底足部，呆了，因為那動作正如兩根鼓槌，而當她用一隻腳跳着的時候，掌聲就又奮起了。

她說了一聲「快！」——就開始了旋舞。她微笑着，招着手，搖着，幌着，她底上身，她底手臂，好像老是忙不過來；那與其說是跳舞，倒不如說是五角戲。她凝望着觀眾底臉面——她張着口——微笑

着——露出所有的牙來（有些真是可怕的）——她招着手，表演着——除了她底「跳舞」以外，她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感覺。到底，她是跳了她自己底「獨舞」了！但這却已經不是那「拿破里丹」了。那已經成了梵奈拉，跪拜的梵奈拉，哀求的梵奈拉，悲劇的梵奈拉了。

她不知道她是怎樣起始，也不知道她是怎樣停下的。她祇是聽見音樂突然中止，而笑聲——笑聲就突然哄作，於是，她突然發現了人們底臉面。人們叫着，嚷着，她站立起來，再一次張一張手臂。於是，由於習慣，屈一屈膝。她走到隣室去，在桌前呆立了一會；那里是黑暗，好像是完全的空虛。用着非常僵硬的手，她慢慢地把裙裾理了一理，於是，又靜靜地回到人們還是敲着掌聲的地方來。

她屈一屈膝，靠近鋼琴，但是，並不把眼睛從地下抬起。人們又忙着跳起舞來。荷蒙小姐繞場走了一轉，輕輕地說着「再見」，而學生們就把用紙頭包好的柬修塞到她底手里。彼得。瑪德生底妻子幫着她穿上衣服，在那最後的一刻，牧師的女兒和副牧師也走了過來，請求容許他們伴她回家。

他們默默地走着，牧師的女兒感覺非常地不樂，想要說幾句抱歉的話，但是，不知道從那里說起，而舞娘却還是同着他們走着，沉默着，蒼白着。

終於，被這沉默苦惱着，副牧師到底說話了：「怎瞧，小姐，這般人對於悲劇是全不理解的。」

荷蒙小姐仍然沉默。她們已經到了錢匠底家門。她把手給他們伸了出去，屈一屈膝。牧師底女兒用手臂繞着她，並且和她接吻。「晚安，荷蒙小姐。」她說着，聲音有點顫動了。副牧師和她在路邊等着，直到燈光從那舞娘底房里放了出來。

荷蒙小姐脫下紗裙，摺了回來。於是，她把那些紙包解開，把錢數了一數，就縫在她底內衫上面的小口袋里，他拙劣地縫着，因為她是那麼地坐在燭花下面的。

次晨，她底酒囊被捆上了郵車，那是一個下雨的日子，荷蒙小姐爬上車去，蹲在那漏水的雨傘下面；他把腿子蜷縮着，使得她坐在酒囊上面變得好像一個土耳其的婦人，驛夫在車旁走着，車子正要預備開動，——一個乘客已經够得那可憐的小馬拖的——牧師的女兒却光着頭匆匆跑來。她帶來了一個鐵木小箱，說道：「沒有路榮是不行的呀」。

她把身體彎到雨傘下面，抱住了荷蒙小姐底頭，接吻了兩次。老舞娘迸出眼淚來了，他握攏住那女孩子底手，吻着牠。牧師底女兒站在路旁，一直望着那老舊的雨傘陰沒在遠處。

荷蒙小姐又在一個隣鎮上宣佈了一個「現代交際舞」底春季講習班。六亦個學生報了名。她又到那邊去了——去繼續人類所敢於叫做「生活」的生活。

（完）



## 最後的一葉

奧亨利作  
但娣譯

華盛頓廣場西側的狹窄的區域裏，道路崩亂着，成了些斷截的小徑，奇巧的稜角和曲線。在這樣的街上，某美術家發現了一個貴重的小方便。如果來收集顏料，紙，和畫布錢的人，通過這條街道在不知不覺中他又迷回到原來的路上，而且一文也來索到。這樣，該是不壞的罷！

因此，畫家們都尋求着北向的窗子，十八世紀式的房山，和南風的屋頂房間，和便宜的租金，慢慢地向古老的果林威爾村聚集來了。從六道街買來一兩個白銀製的杯子或一二輕便的煤爐，於是這兒便形成畫家之街了。

三層磚樓上，有着蘇和喬芝的畫室。喬芝是喬娜的愛稱，蘇是美印州出身，喬芝是加里長爾尼亞人。兩人，在八道街的戴爾瑪尼歌飯館的共同食桌上相結識了。爲了她們在藝術方面。在食物方面，或在服裝方面，都有相同的興趣，因此她們便在這兒組成了一個共同的畫室。

那是五的事月了。十一月的時候，醫生稱爲「肺炎」的，眼睛所看不見的冷酷的外來者，張着大手，在這條畫街環走着，伸出冰冷的。在東邊的貧民街裏，這兇暴的魔鬼，大膽地闊步着，幾十人被犧牲了。

然而通過這條狹險的街道，他的脚步變得穩靜些了。

肺炎是沒有義俠心的，喬芝也作了他的犧牲者。她臥倒在鐵床上，透過和南風的窗子，不動地凝望着隣家磚牆壁。

某晨，煩忙的醫生用他的半白了的眉毛將蘇喚到廊下。

「全愈的希望好許有十分之一。」他邊揮下檢溫器的水銀邊說；「所爲希望，就是她想要活着的心情。像世間那些有病的人們儘想着葬式的準備，吃多少藥也是無益的。她沒有什麼掛念的事嗎？」

「她說過，她想畫拿破里灣。」蘇說。

「畫？無聊！沒有什麼更值得考慮的事麼？——譬如男人嗎？」

「男人？」蘇悲愁地說。「男人嗎？……不，先生！沒有。沒有那事。」

「那麼就是衰弱啦。」醫生說；「盡我的能力醫治吧！可是我覺得當病人若到了計算送葬的車子的時候，藥力會半滅的。假如病人關心起來冬外衣袖子的新製的時候，我敢說全愈的希望不再是十分之一而是五分之一了。」

醫生去後，蘇走進工作室，哭了，淚濡濕了日本紙的抹布。然後她拿着畫板吹着口笛，活潑地走進喬芝的屋子。

喬芝險向窗子睡着。蘇以爲她睡熟了，於是停止了她的口笛。她展開畫板，開始要爲某雜誌畫鋼筆插畫。年青的美術家，恰如年青的作家必須給雜誌寫小說來開拓文學的道路一樣必須畫小說的插畫去開始拓藝術的道路。

蘇畫着主人公（亞伊達洲的救童）的乘馬和那男人的一隻眼鏡，她聽見了有什麼低沈的聲音在返覆着。於是，她急忙地走到床邊。喬芝睜大着眼睛，眺望窗外，計算着逆數。

「十二」喬芝說了。稍停一刻「十一！」然後「十」「九」然後「八」「七」。

蘇担心地向窗外瞧去，是在計算着什麼呢？窗外祇有寂寞的中庭

和一家磚房的牆壁。那牆壁已給古老的常春藤遮了一半，常春藤的根子已腐朽了，冷的秋風叩落了常春藤子，骨頭樣的枝條幾乎赤裸地墮在磚壁上。

「甚麼哪？」蘇問。

「六！」喬芝噤噤地說。「漸漸地落的快啦！三天前還有一百左呢。計算得頭都痛起來了，呵！又落了一片，呵！只存五片了！」

「甚麼五片，告訴我啊！」

「葉子，常春藤蔓上的葉子，如果落掉最後的一葉，我便死了，三天前我就明白了。先生也這樣說了吧？」

「沒有那樣的事，」蘇用特別輕夢的調子囁囁着：「病的好壞和老常春藤的葉子，有什麼關係呢？不合理的話，別說吧！醫生今天晚上說啦，快好了，全愈的希望……噢！先生怎麼說的呢？……呵！他說了全愈的希望有一分之十哪，在紐約街上坐電車，圍跑在新建築的旁邊，該死也是死呵！喝點肉湯吧！我不畫是不行的，還打算賣錢哪，好給病人買葡萄酒呀，給孩子餵的，我好買燒豬肉吃呀！」

「不愛喝葡萄酒。」喬芝凝視着窗外說：「又落了，呵！不要湯噠，還剩四片了，如果不到黑天，最後的一葉了下來才好啦，那時我也就死啦。」

「呵！喬芝！」蘇俯向喬芝的身上說：「一直到我畫完，妳把眼睛閉上，不許向窗外瞧！畫明天不寄出不行哪，把窗帷放下吧！」

「妳不能在那邊的屋子畫嗎？」喬芝冷冷的說。

「願意在妳的旁邊。」蘇說：「並且不愛叫妳看那討厭的常春藤的葉子。」

「畫完了告訴我一聲！」喬芝閉上眼睛，宛如雕像般蒼白，凝靜不動地說了：「因為我要看那最後的一葉怎麼落哪！我等倦了，腦子太累啦，我願意快快地沈落下去——像那可憐的疲倦的葉子一樣地沈落下去。」

「睡吧！」蘇說。「我到下邊去喚貝爾曼去，叫他替我當一個年的隱遁者的模特兒。一會就回來，一直到我回來，不許動啊！」

貝爾曼老人是住在她們底下一樓的一個畫家，已經過了六十歲，他是一個藝術的落伍者，雖然持畫筆已經四十年了，但一點也沒有成功。他常在慾念着畫傑作，然而總也不會着手他的傑作。近年來，他儘在畫着賣實用的廣告用的凡庸的畫子。他僅少的收入是從作這街上小畫家們的模特兒而得來的。他好飲酒，而且總談着將來的傑作。在另一方面來說他是一個猙獰的小個子的老人，輕一切顛覆的一人，以看守樓上的喬芝和蘇的番犬而自任。

貝爾曼在樓下彷彿洞穴似的屋子裏，噴騰着酒的氣味。角落的畫架上，放着什麼也沒畫的畫布，那便是他所說的傑作的最初的構圖，已經等待二十五年了。蘇把喬芝的混亂的思想告訴了他，然後蘇又擔心地說：如果她的意志力漸漸地衰弱下去，她的生命真像那輕脆的葉子一樣的落掉呢！

貝爾曼老人的赤紅的眼睛裏，分明地湧溢了眼淚，他嘲笑那愚蠢的空想而咆哮了：

「甚麼？」他說：「糊塗！甚麼常春藤的葉子落了，自己也就死噠，世上少有這樣愚蠢的人么？作妳的模特兒嗎？我不幹。喬芝實在可憐哪，爲什麼要生出那種無聊的思索吧！」

「非常的沈重，弱極了。」蘇說。「因爲熱度太高，神經過敏便想些奇妙的事，好噠，貝爾曼，不去做我的模特兒嗎？好吧！你真是難求，沒準脾氣的人哪！」

「女人真是沒有辦法啊！」貝爾曼喊着：「誰求？去，去，我去呀！三十分鐘前不就是說過了做你的模特兒嗎？實在的，像喬芝那樣的好姑娘是不應該病在床上的。呵！我什麼時候畫傑作呢？畫出來大家好都走出這裏吧！是的。」

他們走到樓上，喬芝正在睡着，蘇向貝爾曼擺手，將他招到隣室

去了。他何從隨室的窺子恐怖地撫着常春藤。然後他們默然地相望，積雪的雨頻頻地落着。貝爾你曼穿着青色的舊襯衫，代替着岩石，坐在倒立的藥罐上，於是貝爾曼便成了隱遁者的模特兒？

次晨蘇睡了一點鐘，醒來的時候，喬芝在睜大着無力的眼睛凝視着垂下的綠色的窗帷。

「揭開呀！我想看哪！」喬芝宛如囁語似地說。

蘇勉強地順從了。

奇怪，經過悠長的通夜的風雨的激烈的吹打，一片葉子還沒有凋落，分明地掛在磚壁上，葉根還線線緣着葉子的鋸齒的邊已經凋黃了。它勇敢地掛在離地二十尺高的技條上。

「最後的一葉，」喬芝說：「我尋思夜裡一定落了，我聽到風聲了呢，那麼今天落了，我也就死了。」

「別瞎說。」蘇將倦怠的青臉俯向枕邊說：「如果不願意想自己，請替我想吧？我將怎樣呵！」

然而喬芝沒有回答，沒有比一個靈魂預備旅行到遙遠的神秘的世界去時再寂寞的啊！

一天過去，黃昏來了。那片寂寞的葉子，還緊緊地粘在壁上，夜間，北風又起始吹了，雨如舊地叩着窗子，從和蘭式的低矮的房簷，不住地流下來。

黎明時，喬芝焦急地命令把窗帷揭開。

常春藤的葉子，還在掛着。

喬芝凝視了許久，然後向蘇喊着，蘇正在瓦斯爐旁拌着雞肉湯。

「蘇呀！我是壞孩子哪！」喬芝說：「那最後的殘存的一葉使我明白了我的罪惡了。慾念死是怎樣的罪惡呀！啊！給我一點雞肉湯喝吧！再把葡萄酒放進牛乳裡點吧！啊！先把鏡子拿來吧！再拿來兩個枕頭吧給我坐起來好看着妳做飯。」

過了一點鐘，她又說：

「蘇！什麼時候，我盡拿波里灣哪？」

午後醫生來了，蘇借口和醫生走出廊下。

「五分，五分了。」醫生握着蘇的顫慄而瘦弱的手說：「看護好了，你便勝利了，我得去診下邊病着的貝爾曼去了。——他彷彿也是畫家呢，也得了肺炎，年老了，衰弱了，非常的沈重，也許無望了，今天叫他入院的。」

次日醫生來說：

「已經全愈了，妳勝利啦，以後注意着菜羹吧！」

午後，喬芝臥在鐵床上，坦然地用濃青色的毛線編織着圍巾，蘇向她走來，用一隻手擁抱了她說：

「啊！我和妳說。」蘇說：「貝爾曼今天在病院裡死了，祇病了兩天。最初的早晨，看門的走進他的屋子去看就已經無法着手啦。鞋，衣服都濕透了，像水樣地冷。那可怕的晚上他往哪而去了呢？大家都奇怪哪。並且屋裡還零散着，燃着的燈籠，移動了往常位置的梯子，散亂的筆，綠色黃色的顏料和調色盤。看啊！牆上最後的常春藤葉，妳沒注意嗎？風吹它也不動哪，那個就是貝爾曼的傑作呀！在最後的一葉落了的夜晚，他在那裡畫上的啊！」

## 魏希撒

巨哥斯拉夫  
白進文澤

維希利皮楚維赤，一個機關裏的書記站在首領的辦公室裏，而這位貴人坐在椅子上正向他講話，他的面色蒼白，鬍鬚稀疏，他自家又是那般矮小的身材，他像一個囚犯站在審判官面前，只有時時容許自己尋視窗外，終於這位長官轉過他的平板寬闊的面孔向着並且用冷淡的嫉妒的眼直視着他。

「這真難叫人了解，」他用不滿意的語調說着。「你未必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我的信靠的人！每天有些事情弄錯了，我相信你是故意的這樣做吧！這真討厭！」他用拳頭敲擊椅子，扭曲了他的胳膊，重新開始演說：

「人們常說你是一位好書記！我最近總是盡我的全力厚待你，但這一切算是分毫沒有用處了，一方面我有許多管理上的事情，另一方面有客人們的煩擾，而現在我不得不忍受屬員們的搔擾了，先生，你不稱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嗎？你的眼不哪兒呢？我願意知道，你自己查一查，你的事情全做錯了！注意！二八，四五六這數目是你應該尋得着的！」維希利向着椅子移近兩步，注視着他的上司推在他面前的這張紙。

「你看見了嗎？」

「是；我作了那件事，」他畏縮着說。

「啊！你作的，你作的嗎？喂，這是一份精細的工作。先生，虧了你這一切細心，財庫險些破碎了，國家也倒了狗運呢！精細極了，奇妙啊！」維希利皮楚維赤退後一步。你們倆統是一類。去趕快把這

事情作對了吧！」

「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話，「那一切全不是我的工作。」

「啊，不是嗎？那末是誰的呢？我想是斯泰盤諾維赤，」

這書記員鞠躬，離開這屋子，他的眼睛凝視着地板。這演講使他的頭痛。維希利皮楚維赤是一個安詳的人，他的野心是要作他那部裏的書記長。

他回到自己的公事房，坐在他的椅子上，告訴門丁不許放進人來擾他之後，又重復的作起他的工作。

最近幾天內，他比他的同伴書記們早離公事房半小時，有時候早晨也晚來了。但是他總是穩重的工作着，不像其他的同事們把大部分的工作時間消磨在看小說，飲咖啡與談述吸煙室的故事上。他從沒有吩咐過門役到城市去作這類的差使像「伊利亞，給我倒一杯咖啡來，」或是「伊利亞，去給我買些香煙來。」他平常的命令是「伊利亞，請備勞把這文件拿到首領那兒去簽名。」

在進部房的時候，他總是讓他的朋友走在他的前面：「憑話，」他習慣的謙遜着，就像稱呼部長似的。大多數見過他一次面的人都說：「這兒有一位真正好人哩。」

「魏希撒」這個名字是他的一切伴侶全都知道的，甚至在他那已經工作了十年以上的道克拉克街上的大樓裏的僕人都知道。他的生活過得很安詳，沒有任何改變，下班時他照例回家，避開走這城的大街道，但是通過丹紐伯船埠，在這兒他享受那好聲響的話絮與散漫在空



氣裏面的鮮魚氣味。

午膳後，魏希撒習慣地坐着與隣人們閒談，這些人是一位經過多次戰爭的退伍的軍人與一個有壞脾氣的妻子的病貴人。

於是，他們談着老色畢亞戰爭，談着生活的日日昂貴，談着來年冬季的暖氣及與這相類似的事情。

「是，壞年頭來到了。魏希撒先生，」斯泰夫老兵總是用顫抖的語言說。「對我們大家都壞。我們整日的工作着甚或有時整夜，賺不到什麼。我們年青時代用功求學就為得是得這個結果麼？」

魏希撒總是報之以微微的一笑：「老是工作，工作，生活是這樣造成的。色畢亞需要我們的工作。」

冬季他們慣於在老斯泰夫的房间內，那是和暖的溫暖的。這位老人躺在床上，他的妻縫衣裳或拖鞋，這時魏希撒慣於讀着短篇小說，像他們都記得的「兩位牧師」或「一個壞人。」

然後他慣於回到他的小屋裏，燃着洋燈，開始寫起來。他寫的是什麼從沒有人知道，但當他們看見他的窗子上的光亮的時候就說：「那是魏希撒書寫呢，是在午夜呢！」

時間這樣滾流過去，寒來暑往，暑往寒來，什麼也沒有改變過。人人都知道他，喜歡他，在他住的大房室內。

但是他的態度上突然有了改變，那些以前認識他的人幾乎不相信他是同一個人。他為自己買了一套新衣服，變換了鬚鬚的刮法，起初看來完全時髦多了，漸漸的他的性格也改變了他變得對附近的人們恭候些冷淡些了。他記着長官向他演說的樣子和他的話：「你恰是魏希撒，那完全是你，你將來永不能改變。」他仍能聽見那標點出長官話句的聲在桌子上的響聲：「那為什麼是我的過失呢？」她想着，「妳，首領，纔是有過錯的人——是你，是！你是笨漢，先生，不是我。總我是對你很有禮貌的，那就是你報償我的方法；那是斯泰盤諾維赤的錯誤，不是我的，所以你有什麼權利向我說：「你不按規作事，」你不知道嗎？」「我很報歉，魏希撒先生。」這首領在這些幻想

的話裏總要說，「請寬恕我，」「你說什麼，先生？無論如何沒有原諒，在將來請你稱我皮楚維赤先生！你嗎？」

「請不要發怒，皮楚維赤先生，」這首領申訴着，「原諒我，我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常常不能抑制住脾氣。想一想這個——我的妻子同我已經苦惱了十年了！這簡直把我逼瘋了。」

「那不干我事！」魏希撒回答。「我才不管妳妻子的壞脾氣呢。難道我對那要負責任嗎？」

那職工長會向他施禮并且獻給他他的手：「請你再寬恕我一次；我要自負責你不久就高陞呢。」他微微的笑着說。

「你要負責，你肯！你那樣對待過我之後，現在敢說這話！事實上你已經給亞利克斯浦柔其赤兩次降級在六個月內。因為他是你的人，諂媚你，而我僅是一塊污泥。可羞，先生，你可羞啊！」他漸漸走近桌子，像他的上司從前對他的那樣子舉起拳頭來，直到他看見那高個兒的，穿着黑短衫的並且刮得很乾淨的一等書記浦柔其赤。

「什麼事？皮楚維赤先生，」浦柔其赤譏嘲的微笑着開始說：「你是比我低一級的人，你竟這樣作，因為一個職工長的演講。」

魏希撒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轉向這闖入者，激怒得紅漲了臉。「因為一個講演，多大的——個謊啊！我一向把我所想的完全真實的說出來。但是我是一位安靜的，行為正大的人，我不願意看着你紅了臉，如果你聽了我預備告訴你的整個實情，罷了，我仍然要告訴你，我已經賣掉了自己為得一次升級，你應當害羞！」

直到深夜魏希撒繼續想着次日他應當怎樣在辦公室裏傾出他的辯護詞。他像一個病人，不能入睡，後來他的眼疲倦得閉合了，他睡着了。

但是次日早晨，當他要往他的公事房去的時候，他覺得他的一切復仇意念全消失了，當他到了的時候他用他的平常的謙恭的「早安」問候每一個人。

他在公事房裏坐在他的通常的地位；經過窗戶他能看見常有的那羣男人們與女人們等待着許可進去。

暑假的前幾天，魏希撒正坐在他的桌位上寫的時候，蒲柔其亦進來了，看着和往日一樣的高興愉快。天氣很熱，太陽發着火焰，魏希撒着了冬季的衣服感覺到不舒適。蒲柔其亦穿着輕裝、法蘭絨的褲子，雪白的網球鞋，他坐在安椅，樂上高高的交叉着他的腿，點着一支香烟。

「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在這般熱度裏工作。」他開始微笑着說，「你是一位奇特的人，我甚至不能拿一隻筆在手裏。噢，却說，你聽到了最近的消息嗎？職工長親身請求總長關於這件事情。我要取得第五等級「白鷹」我告訴你這個以極確的信心。我必須說我想我現在已經應得到它了。我最近作了一個圓滿的統計報告；很長，很值得獲得「白鷹」呢！」

「是的，那準是很長的，」魏希撒溫和的說。

「還有人提到你着，」蒲柔其亦亦繼續說，「但是有一個你不要動章的觀感，無論如何你是在下一個名單上。」

他立起身來撫摩着他的時髦的領帶說：「再見；你忙，我明白！」這個人離開之後，魏希撒又開始思想着。他仍然看見蒲柔其亦穿着潔白無並且是那樣子的高興，他始感到真的疲倦了。他屢次三番的看鐘希望時間過得快一點，直到四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門又開了，他的最好朋友阿克森梯西米，進來，一個高個兒的，看着很強健的人，另一個機關裏的書記。

「聽着，魏希撒，」他開始說話，「你能借給我一百個小銀幣嗎？我需要得非常利害，過幾天就歸還你。」

魏希撒好奇的望着他，拿出他的錢袋，遞給他的朋友一張值百個小銀元的鈔票。

「拿去吧！」

西米亦滿意的扭了扭鬚鬚，喃喃着含糊語句作為感謝，離開了屋子。魏希撒又起始工作，他覺得疲倦了。他照常回到家裏，但是當他推開他的房門的時候，他聽見一個苦痛的喊聲從老斯泰夫的房間裏發出來。

那是娜達，老斯泰夫的最小的女兒的聲音，「我太不幸了！」她正說，親愛的姊姊，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

魏希撒跑着穿過這房屋一直到斯泰夫內屋子。娜達躺在牀上，她病了，着的母親與姊姊站在她的旁側，安慰她着。父親躺在屋子的中央，很沮喪悲慘的樣子，他的兩臂彎曲的垂換在兩側。

「她跌下來，」斯泰夫剛看見魏撒希便說，「在這屋子裏，從窗臺上。」

「鎮靜點，」魏希撒說「我們希望這沒有多大關係吧。」他握着這老人的胳膊，領着他到外面來散步。然後他回到這病着的女孩跟前來，她聽見他們，深深的嘆息並且閉合了她的眼睛。魏希撒站着沉於思慮。這夜晚又熱又悶，這所有裝飾了紅花朵的天花板的矮屋子僅僅的被一盞小洋燈照着亮。海倫，女孩子的，姐姐正坐在着的牀上握着她，的手。人能聽見從隔壁祖父房間裏發出的滴嗒嗒的鐘聲。一切都

很平靜。

魏希撒在那兒逗留到午夜，他疲倦了，疲倦得打瞌睡，他爲了這可憐的病女孩，也爲了她的父親與姐姐感到了無邊的憐憫。況且，這是他第一次在世界上感到了恐懼的孤獨，老斯泰夫正在喚他，

「啊！我的上帝！」他正在連續不斷的說着。

魏希撒跟着他，他們走下丹紐伯河岸，那兒一切都是安靜的。

「不要離開我，兄弟，」這老人說，「我現在孤獨了！我已經工作了畢生，但是有什麼效果？什麼也沒有。我想我現在要死了。」

「一切事情全是由上帝支配的，」魏希撒回答說，於是這老人回家去，魏希撒在天井裏站了好些時候，然後他也走上他的屋子裏去。

在床上他憶起老斯泰夫的話：「我們終生白白的工作啊！」魏希撒在床上坐起來，他的身體突然變得冷涼了。

「這些也是我的感言，」他自言自語着，「然而——不——我僅是四十歲，一定還有一個時期生活。我不久要得着我的住宅過快活的生活！」

「快活的生活。」他思想着他聽見阿利克西司浦柔其的語音嘲笑他。「你留在同一等級已三年了。你的生命完結了。嘩！」

「也罷，我要坦白的，忠誠的死去正像我過往的生活，我不要你們這群人們擾亂我。」

於是他聽見一種「蓬，蓬」的聲音像是悶塞的敲門聲，在那兒站着阿克森梯西米赤，要向他借一百個小銀幣，但他不能供給他了，因為現在太窮。

「啊！讓我平安死去，」魏希撒呻吟着；「全然孤獨——就像我一向的全部生活。」他像個孩子似的叫着；於是他實確覺得他患了高熱症，他的骨頭似乎彼此撞擊着，他的眼睛似乎要跳出眼眶。最後，恰在黎明前，他睡着了。

夜晚暴風雨，巨雲站在天空。

魏希撒的生活這樣進行着。二年半過去了；那時寒冷的秋季來了。一個寒冷的夜裏，老斯泰夫死了。他的所有的朋友們嘆惜着，尤其是他的女兒們。魏希撒被他的老朋友的死悲痛着，又開始在夜間寫。

他不接待人，像個隱士那樣活着。但是時間醫治了一切。到相當的時期隣人的家屢復興了，被老斯泰夫現在出嫁了的女兒海倫所主持的新形式內，

十月初，魏希撒被選到較高一級的事務上。

一個黃昏，當強烈的風鞭策着丹紐伯河上的巨浪的時候，魏希撒請他的隣人晚餐。他們離開的時候，他的心思離不開娜達，斯泰夫

的幼女，在她的病中他便懷想着她。那天夜裡他不能睡，他知他這是上那女孩子了。三個星期後，他們遇着了，有個極大的歡快降在這套部的房舍內，因為他們都希望他們倆健康。

「魏希撒，你是我的全生命，」女孩說，快樂得在她丈夫的將臂內喊嚷着。他也這樣喊了，從他們結合裏開始了一個安靜的工作的與愛的生活。娜達用敬愛的眼睛望着他，他是一個三十歲以下很美麗的女子，她慣於守望着他從公事房裏回來，看見她的時候她總喊：

「我們的老魏希撒在這兒呢，」隣人們有時也加入中間同他等待着。

過去的好脾氣返回來了，不過他並沒有真正改變。有時他的憂鬱總回來，但這個他不對他的妻子表示。

「他像一塊岩石那般堅實健康。」娜達有一天對另一個問他問到魏希撒的健康的婦人說，「如果他若能離開那可咀咒的公事房，那就更好了。」

嚴厲的冬季來到了，雪不停地下着，直到把一切東西全掩埋在它的白斗蓬下，冷風掃着半街道。魏希撒又開始他的夜間苦寫，藉着一盞小洋燈的光亮。當他開始咳嗽的時候娜達看護他，給他煮玉蜀黍羹湯並且用羊毛披肩蓋上他的足。隨着雪的融化來了洪水，柳樹的葉子又發嫩芽在丹紐伯河的兩岸，在太陽光下又可以聽見愉快的聲音，生機又復甦了。

「下星期日我們去紀寒窩一整天。」娜達對他的鄰人說：站在房門口手裏拿着掃帚。「魏希撒需要一個適當的休息而且是在日光裏一天，紀寒窩對於他恰是這個樣的地方，那是一個真實的樂園。」

紀寒窩僅是開端；他們消磨隨後的幾星期日在拉可維撒及可撒他們躺在草地上她預備他們餐飯的時候給他唱歌，他傾聽她的聲音的，思想着他們的快樂生活。有時他幻想着他看見斯泰夫向他們來了希望他們過着活美滿快樂的生。有一次，有一個十歲大的孩子環跳着，

快樂的喊嚷着當他與他的小妹妹玩馬的時候？

「魏希撒，魏希撒？」聲音從他的後面傳來，魏希撒輪視四周。這是一個母親在喚伊的孩子——他的名字也是魏希撒——他想他自己的母親怎樣呼喚他在過去的日子中，他想：「那一切是多遠哪？」他閉上眼睛，思想他的母親，他看見自己又是一個小孩子。

睜開眼的時候，他看見他的親愛的妻子站在他的前面，他驚訝這籠罩着他的奇怪的悲着……

一個九月的夜裏，圓月在天空發光的時候，娜達驚醒了。魏希撒正坐在他的床上，直視着前面，用手指着某個幻想的場所。他的臉呈死白色，他的眼睛張大帶着一種驚人的光亮。她聽見他說：

「不，先生，你不是一個合適的人，你應被遣入獄，國家倒了狗運因為還有很多類似你的人。你想着要買我嗎？買我！！快滾出公事房。」

「瓦索，親愛的魏希撒，」娜達恐懼的喊，劃你的十字架（註）我的寶貝，這不過是你做着一個夢，僅是一個夢而已。

他看她好像在向黑暗的空處看，然後他又躺下說：

「他想他是一個職工長，然而他却不是！」臨終他睡着了，但是娜達醒了整夜，並且像個小孩子似的哭着。

什麼東西在他的身上做了這樣的一個可怕的形象，她不明白，

魏希撒逐漸消瘦了：在兩天內他衰弱得不能起來，當他的妻子問他這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當是回答：「沒有什麼事情，愛人，沒有

事情！這只有對你是件憾事，你不能不躺在我的身旁。」

第三天，娜達不能再忍受了，她請來一位醫生。

「娜達，親愛的，」魏希撒語言微弱地說，「請派一個人到公事房去，告訴他們我不能去了；請他們給我遣一個人來；我有重要的事情轉達。」

醫生來了，搖動着他的頭說魏希撒的情形奇怪，他又說病人的神經全都錯亂了；他極其沮喪，也許受過某種打擊。次日，魏希撒得了高熱症，他祇能握着娜達的手，有所懷念的望着她的眼睛。晚上他說覺得好了些，試着要起來，但是不能。他不斷地望着門；說着人了解的話，就好像他在說着些人不知道的語言。然後他突然倒在墊子上，垂了頭，平和的去世了。

「魏希撒，我自己的親愛者，」娜達哭叫着，「你若離開我，我就要死；啊！我的愛人，你為何遺棄了我……」

是一個清朗，暖和的日子，這棺材經過隣人們的房舍到墳墓去。所有的隣人們都用眼望着，有的揩視眼淚。「那是可憐的魏希撒」他們說，「他也逝去了。」

當他的妻子從墓地回來的時候，她覺得在他們屋裏院裏的一切都是空虛的，哀愁的，被遺棄的。惟有這月兒乃舊光閃閃的照耀着低下的屋頂。在天空的某處，她聽見一聲孤寂的白頸鴉的開關叫聲。

（註）劃你的十字架(Sign your ego)係天主教徒的一種祈禱儀式用以避邪惡。

↓長篇連載↓

# 咆哮山莊

(十一)

愛密黎，勃郎特作  
林 栖 譯

她又坐在我的身旁：她的面容變得更悲哀，更嚴肅，她緊握着的雙手也顫動起來。

「內利，你永遠沒做過怪夢麼？」她忽然說，經過幾分鐘默想之後。

「做過，常有的，」我答。

「我也是。我有生以來做過一些永遠忘記不了的夢，改變了我的念頭：那些夢漸漸地浸透了我，如同酒浸透在水裏一樣，變更了我的心思的色相。這便是一個：我就要說了！——可是留點神無論說到哪兒也不要笑。」

「啊，別說，凱撒琳小姐！」我嚷着。「我們不把鬼怪跟幻影拘來煩惱我們就够陰沉的了。來，來，高興點，照你原來那樣！看看小哈雷敦！」他現在夢見的沒有沈悶的東西。他睡夢中笑得多麼甜蜜！」

「不錯：他的父親在她的孤寂中咒得多麼甜蜜！我敢說，你記得他是一個跟這胖孩子一樣的兒子的時候，差不多一樣地幼小天真。可是，內利，我要勉強你聽着：那夢並不長：今天夜裏我沒法子高興。」

「我決不聽，我決不聽！」我急促地重複着說。

那時候我迷信夢，現在仍然照舊，凱撒琳在她的神態上有一個異常的愁慘，讓我怕着會有一件我可以由它造成預言而先見一種可怕的

災禍的事。她煩惱了，不過她沒接着說。他顯然是找到了另一個題目，略過一會便又開始說話。

「假如我在天堂，內利，我就極其悲慘了。」

「因為你不適於到那兒去，」我答道。「所有的罪人在天堂都得悲慘。」

「可是並不因為那個。有一次夢見我在那兒了。」

「我告訴你我決不聽你的夢，凱撒琳小姐！我要去了睡，」我又打斷了她。

他笑了，推我坐下：因為我抬身要離開我的椅子。

「這沒甚麼，」他嚷着：「剛才我不過要說天堂似乎不是我的家：我爲了要回到人世上來哭得心碎：天使們氣得把我扔出來，到了咆哮山莊頂上的荒：中間：我在哪兒醒了高着興抽咽。這是可以解釋我的秘密。」

我所有的跟林頓結婚的權利不過跟我有在天堂的權利一樣：假如裏邊那個惡人沒把西斯克立夫弄得那麼低下，我就不會想到這事。現在若跟西斯克立夫結婚就降低我的身分了！所以我決不讓他知道我多麼愛他：我愛他並不因為他漂亮，內利，而是因為他比我更我自己。無論我們的靈魂是甚麼做的，他的跟我的是一樣的：而林頓的靈魂那種不一樣如同月光比閃電，或者霜比火。」

這段話說完時我就發覺了西斯克立夫在場。當時我注意到有人一動，我轉頭看見他離開長凳站起來輕輕地溜走了。他一直聽到凱撒琳說跟他結婚便降低她的身分，然後他沒再停住聽下去。我的同伴，坐在地上，被那高背長椅子隔著，沒留心他在場或再走開；可是我吃驚了，叫她住口！

「爲甚麼？」她問：敏感地看著四周。

「約瑟到這兒來了，」我答，借著大路上有了他這驕軼的車輪聲的機會！「西斯克立夫要跟他一塊兒進來的。我不敢保這時候他不是在門口。」

「啊，他在門口不能聽見我說話！」她說。「把哈雷敦給我，你快去預備晚飯，飯好了的時候叫我一塊兒吃。我想要欺騙我的不舒服的良心，想要相信西斯克立夫不懂得這些事。你不懂吧，對不對？他不知道戀着愛是怎麼回事吧？」

「我看他沒有不知道的道理，你也看得出來，」我回答！「如果你」你是他最中意的，他要當一個世上空前的不幸的孩子了！你一成不了林頓太太，他就丟了朋友，跟愛荷，跟一切？你考慮過你怎麼忍受分別，他怎麼忍受在世界上完全沒人理麼？因爲，凱撒琳小姐——」

「他完全沒人理！我們分別！」她喊着，憤激的聲調。誰來分開我們，請問？他們得像米羅（註）那麼死：我活一天就不能，愛荷：哪個凡人也不能。寧可叫地球表面上的每一個林頓都化成虛無，我也不答應捨棄西斯克立夫。啊，那不是我所打算的——那不是我的意思！假如要這麼一種代價，我不當林頓太太！在他一生之中我將來看待他跟以往一樣。厄格必得取消他的厭惡，容忍他，至少。他知道了我對他的真正感情的時候就要如此的。內利，現在我明白了，你以爲我是個自私的東西；可是你從來沒想到過如果西斯克立夫跟我結婚我們要當花子麼？反之，我若跟林頓結婚，我可以幫忙西斯克立夫上進，讓牠離開我的哥哥的轄制。」

「用你丈夫的錢，凱撒琳小姐？」我問。「你會發現他不像你所預料的那麼聽話：雖然我够不上審判家，我覺得那是你說了出來的做小林頓太太的頂坏的動機。」

「不是，」她反駁道：「是頂好的？別的動機是對我（註）米羅，希臘鬥士傳說他用手分開一棵半劈開的樹，手夾在樹裏，爲狼所咬而死。」

的幻想的滿足：也爲了厄格的緣故，好滿足他。這就是爲了一個在他身上包含着我对厄格跟對我自己感情的人。我不能說明；不過你跟無論誰必然想得到在你身外有，或者應當有，你的存在。我這創造物有甚麼用呢，假如我完全包括在此身之內？這世界上我的各種大不幸一向也是西斯克立夫的不幸，我從一開頭就看到並感覺到每一種：我對於生活的主要思想是他自己。假如所有別的人都死了，「他」存在，我就繼續活下去；假如所有別的人都存在，他消滅了，宇宙就變得非常生疎；我就似乎不是它的一部分了。我对林頓的愛像林中的葉子：時間要改變它，我很知道，因爲冬天改變了樹。我对西斯克立夫的愛像腳下的永久的岩石：一種幾乎看不見的歡樂之源，可是必需的，內利，我就是西斯克立夫；他永遠在我的心裏；不是做爲一種樂趣，比我對我自己總是一種樂趣有甚麼高下，而是做爲我自己的存在。所以不要再談我們的分別：那是不能實行——而且——」

她停頓了把她的臉藏在我長袍的褶子裏面；可是我給用力搖開了。她的傻事讓我生了氣。

「如果我能懂一點你隱說的話，小姐，」我說：「也不過可以談我相信你不知道你在結婚上所負的責任；再不然你就是個不正經的，沒有品行的女孩子。不過別再用秘密麻煩我；我不答應給瞞着了。」

「那個你瞞着麼？」她急切地問。

「不，我不答應，」我重複着。

她正要堅持的時候，約瑟的進來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撒琳把她

的座位移到一個角落，看護着哈雷敦，同時我做晚飯。飯做好之後，我的聽差同事跟我開始爭吵誰應該給辛利先生送點兒去；我們沒有決定一直到飯都快冷了的時候。然後我們才一致說好了我們讓他要，假如他想吃的話；因為我們特別怕在他已經獨自過了一會的時候到他面前去。

「那個頑皮孩子怎麼不從田地裏回來，這時候了？他幹甚麼呢？開玩不夠！」那老人問着，四顧着我西斯克立夫。

「等我叫他，」我答道。「他在倉房裏，我準信。」

我去叫了，却沒得到回答。回來的時候，我低聲對凱撒琳說他聽去了一大部分她所說的話，我敢保；又告訴她如何我看見他離開廚房正當她抱怨他的哥哥關於他的行為的時候。她大吃一驚，跳了起來，把哈雷敦拉到長椅上，跑去親自找她的朋友，顧不得想一想她為甚麼那麼慌張，或者她的談話會怎樣影響了他。她去了那麼大的工夫以至於約瑟提議說我們不該等着了。他狡猾地推測說他們留在外邊為得是避免聽他那延長的祝禱。他們「壞得甚麼討厭態度都有，」他斷定。他為他們的好處那個夜間又在照常的十五鐘祈求之外加上一段特有的禱告，本來還要在祝謝之後再加上一段的，若不是他的小女主人闖進來慌忙地命令他說他得跑下大路去找西斯克立夫讓他即刻回來，無論他遊蕩到甚麼地方！

「我想要跟他說話，我非得說了才能上樓，」她說。「大門開着；他不定在哪个說話聽不見的地方；因為我已經在羊欄頂儘量大聲喊，他也沒回答。」

約瑟起初不聽；然而她認真得不容反對；終於他把帽子戴在頭上，咕嚕着向前走了。同時，凱撒琳在地板上走來走去，喊叫着！

我想知道在哪兒！——我想知道他究竟在哪兒！我說過甚麼話，內利，我忘了。今天下午我不高興讓他心煩了麼？親愛的！告訴我我說了甚麼他難過？我實在願意他來。我實在願意他來！

「多麼沒用的吵鬧啊！」我喊道，雖然我自己也有些不安心。「

多麼小的一件事驚嚇了你！西斯克立夫在野外的月光下閒遊或者其至於躺在乾房裏發悶氣不願意跟我們說話，這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吧。我保證他在那兒瘋着哪。看我不把他搜出來！」

我走開重新去搜尋；結果是失望，約瑟的探查結果相同。

「那孩子越來越放肆了！」他又走進來時說道。「他把大門滿做着不管，小姐的小馬踏翻了兩車穀子跑了過去一直到地裏去了！不過，主人明天就得鬧起來，他必不不休。他跟那種不小心的討厭東西已經容忍到底了！——他容忍到底了！可是他不會永遠這樣！——你們都算上！你們不可以無緣無故讓他發瘋！」

「你找着西斯克立夫了麼，你這蠢蛋？」凱撒琳插口道；你照我所吩咐的找了他了麼？」

「我寧願去找馬，」他答道：「那還近情理一點；可是這樣的夜間我馬也不能找人也不能找！——天黑得跟烟肉一樣！西斯克立夫又不是「我」——喊他就來的人——也許「你」去了他覺得差一點！」

那實在是夏天裏極黑暗的晚上；雲看來有生雷之意，我假說我們不如都坐下；就要來的雨一定會讓他回家沒有另外的麻煩了。然而，凱撒琳怎麼動也安靜不了。她不停地走後從大門到房門，在一種不容安息的激動狀態之中；後來在靠近大路的牆的一邊長久地站住了；在那兒，不願我的勸告跟咆哮的雷，跟在她周圍打下來的大雨點，她停留着，過一會便叫一聲，然後聽着，然後立刻哭起來。她比哈雷敦或者無論哪個孩子都利害地放聲痛哭了一場。

大約半夜了，我們仍然沒睡的時候，暴風雨非常狂暴地疾打在山莊上。有狂風，也有雷，不知是哪一個劈斷了一棵房角的樹；一個大枝子橫倒在屋頂上，打下來東邊烟筒的一部分，劈拍劈拍的一堆石塊跟煤烟都落在廚房的火爐裏。我們覺得一種禍福已經來在我們中間了；約瑟搖擺着膝下，懇求上帝紀念亞伯拉罕的子孫挪亞跟羅德（註）；也照昔日一樣，饒恕罪人，雖然他毀滅了不敬神的人。我也覺得那

必是對我的天罰。我想着，約拿（註二）就是恩紹先生；我就拉一拉他那屋門的把手，好確定他不是過活着。他回答的聲音聽得夠清楚，那個調子讓我的同伴比從前更喧嘩地呼號着說一種顯然的分別可以由像他自己那樣的聖人跟像他主人那樣的罪人身上看出來。可是二十分鐘之後那騷動過去了，我們都平安無恙；除了凱西。她通身溼透了，因為她堅持着拒絕避雨，沒戴帽子沒戴披巾地站着用她的頭髮跟衣盡力去吸水。她進來了，在長椅上臥下，雖然完全溼透了，把她的臉朝未後面，又用手蓋起來。

（註）指聖經上的洪水滅世故事。

（註二）約拿不遵神命，在海船中遇暴風，被人投入海裏。「得了，小姐；」我喊着，輕敲她的的肩；「你打算尋死，對不對？你知道我幾點鐘了麼？十二點半了。來，來睡吧！多等那傻孩子是沒用的；他要到吉莫教去，現在他要留在那兒。他猜我們不會爲他醒到這麼晚的時候；至少，他猜只有辛利先生會起來；他寧可避免讓主人開門。」

「不，不，他不在吉莫教！」約瑟說。「我一點不奇怪他正在一個泥塘底下。這次去不是無故的，我得讓你小心，小姐——接着必是你去。爲一切感謝上天！一切事對於選民都是順利的，要離開坏人的！你們知道聖經上所說的——」他便開始引証成段經文，讓我們去查某成章某幾節就可以找着那些話。

我白白地求那執意的女孩子起來脫下去溼衣服，便任憑他說着教她打着戰，我自己帶着小哈雷教去就寢，他睡得那樣沈，好像所有他周圍的人都早已睡着了。我聽見約瑟復來又繼續念了一會；然後我聽出來樓梯上他的緩慢的脚步，然後我入睡了。

我下樓比平時晚了一點，我在射進窗棧縫的陽光之下看見凱撒琳小姐仍然他在壁爐附近。屋門也半開着；光輝從那沒關的窗戶進來；辛利已經出來了，站在廚房的爐竈旁，又憔悴又疲倦。

「你怎麼了，凱西？」我進去時候他正說着；「看你淒涼得像水淹了的小狗一樣。爲甚麼你這又濕又蒼白，孩子？」

我早就濕了，「她不願意的回答，「我冷，沒別的了。」

「呀，她才頑皮呢！」我喊道，看着主人相當地清醒。「她沒在昨天晚上的雨裏，她在那兒坐了一整夜，我沒能勸他動一動。」

恩紹先生驚訝地注視着我們。「一整夜，」他重說着。「爲甚麼他總沒睡？一定不是怕雷吧？那早過去好幾點鐘了。」

我們兩誰也不願提到西斯克立夫不在家，我們能隱瞞多久便多久；於是我回答說，我不知道她怎麼會想起來不睡覺；她沒說話。早晨新鮮而涼爽；我推開格子窗，傾刻間屋裏便充滿了花園裡的香氣，可是凱撒對我使着性子叫道，「愛倫，關上窗戶。我餓着呢！」她縮得離幾乎滅着的餘燼更近的時候她的牙齦顫起來。

「她病着，」辛利說，握着她的手腕；「我猜這就是她不肯去睡的緣故。糟了？我不願意在這兒再受病的麻煩着。你爲甚麼事到雨裏去的？」

「這男孩子，照向來那樣？」約瑟嘆聲說，看我們躊躇着，便抓住機會插嘴說壞話。「假如我是你，主人，我就乾脆把門嘍的一聲對着他們的臉關上，無論貴賤了無論哪天只要你出去，那個林頓小貓子就溜到這兒來，內利小如他是個好孩子？他坐在廚房裏探望你，從這個門進來的時候，他就從那個門出去，然後，我們的高貴的小姐自己去獻殷勤？那是漂亮事，躲藏在田地裏，在夜間十二點以後，跟那個流氓討厭鬼西斯克立夫？他們以爲我瞎着；可是我不瞎，不是那種人？我看得見小林頓連來帶走，我也看見你。」（把話轉到我身上）「你不是好東西，懶巫婆；剛一聽見大路上主人馬蹄的聲音就偷着跳到屋裏去報告。」

「住嘴，偷聽的東西！」凱撒琳叫着。「不許你在我面前無禮？厄格，林頓昨天偶然來着，辛利：告訴他走的是「我」；因爲，我知道



你照樣不願意遇見他。」

「你說謊，凱西，無疑，」她的哥哥回答：「你是個可恨的蠢貨！不過現在不用管林頓：告訴我，昨天你沒凱西斯克立夫在一塊兒麼？說實話，現在。你不必怕傷害他：雖然我跟從前一樣恨他，前不多時候他對我有點好處，讓我的良心不肯打斷他的脖子了，爲的是避免這事，我要讓他幹他的去，就在今天早晨，等他走後，我要勸你們都留點神；我將來只有多給你們點興頭。」

「我昨夜決沒看見西斯克立夫，」凱撒琳回答着，開始苦痛地抽咽起來：「假如你真把他趕出門外，我就跟他走，可是，恐怕你永遠沒有機會了；恐怕他已經走了。」說到這兒她禁不住放聲哭起來，她其餘的話不清楚了。

辛利對他濫說了一大場輕侮的責罵，叫她即刻到她屋裏去，否則她不許無故哭號！我強迫她聽話；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到她的臥室時候她演了一場甚麼樣的活劇：我害了怕。我覺得她要發瘋，我求約瑟跑去找大夫。那果然是精神錯亂的開頭：肯尼斯先生一見了她就明她說病得危險；她發燒。他給她放了血，他告訴我給她乳漿跟稀粥吃；也要留神別讓她跳下樓去或者衝戶外面去；然後他走了；因爲他在教區裡事情够做的，一家通離一家通常有二三哩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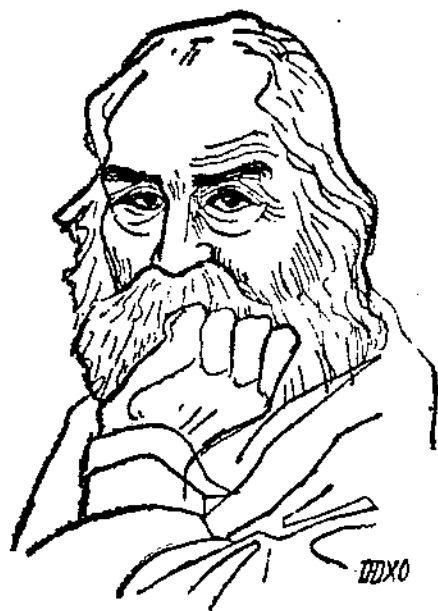
雖然我不敢說我當了一個溫存的保姆，約瑟跟主人也不見得比較好；雖然我們的病人麻煩人跟拗性子到了極點，她耐過來了，老林頓太太來探望了我們幾次，當然，把事情安排好，責罵並吩咐我們大家；凱撒琳剛好的時候，她堅持着她把地殼到賴十字莊去；我們很感謝這次援救。可是那可憐的太太理當後悔她的仁慈：她跟她的丈夫都害了熱病，相差不多幾天死去了。

我們的青年女主人回到我們這兒來，比以前更無禮，更愛生氣，更自大。自從那雷雨的晚上以後西斯克立夫毫無消息；有一天，她挑撥我過甚的時候，我不幸把他走了的事的過錯加在她身上：實在是如

此，她很知道。從那時候起，有幾個月她不跟我來往，除了僅僅有一個用人的關係。約瑟也受了禁止；他總要說他心裏的話，照舊教訓她好像她是個小孩子；她以爲自己是個大人，我們的女主人覺得她最近的病給了她受人尊敬的權利。而且大夫說過太不如她的意她受不了；她應該隨自己的便；無論誰敢攻擊她反對她，她便看做跟謀殺她一樣，她故意遠着思紹先生跟他的同伴；她的哥哥受了肯尼斯的教導，跟她發怒時常犯一場舊病過嚴重的恐嚇，便許她隨便要怎樣都行，通常避着激起她的暴烈脾氣，他有些過於縱容地遷就她的任性；不是因爲恩誼，却是因爲自驕；他誠心願意看見她跟林頓家聯姻以給家增光，只要她不干預他，她就把他欺負得像奴隸一樣他也不管！厄格，林頓，像過去跟將來的一樣，受了迷惑，他的父親死後三年他領着她到吉莫敦禮拜堂去的那一天，相信他自己是生人之中最幸福的了。

大不合我的意，我被勸說着離開咆哮山莊陪到她這兒來。小哈雷教快五歲了，我正開頭教他識字。我們悲傷地分別了；可是凱撒琳的眼淚比我們的更有力量。我不答應來，他發現他的懇求打不動我的時候，他去跟他的丈夫跟哥哥抱怨。一個給我豐厚的薪金；一個吩咐我打行李；他家裏不要女人了，他說，既然沒有女主人；至於哈雷教呢，那副教該慢慢地照管他。於是我只剩下一條可走的道了；照吩咐去做。我對主人說他趕開所有的合適的人無非是敗壞得略快一點；我吻了哈雷教做爲告別；從此他便成了生人；想起來非常奇怪，不過我確信他已經把關於愛倫，狄恩的一切完全忘了，從前她始終覺得他比整個的世界還重要，他對她也如此！

女管家的故事講到這兒，我偶然看了一眼壁爐上的鐘，見了分針走到一點半而驚訝起來。讓她多停一秒她也不聽；其實，我自己也頗有意停一停她的故事的後部了。他既然走開去休息，我又默想了一兩點了，我要振起勇氣來也去睡覺，雖然頭跟四肢疼得懶得動。



# 青色的門

奧利亨利作  
魯風譯

譬如，諸位在晚飯後，快吸完烟捲的十分鐘里，就想到了——去到百老匯（紐約大戲樂埠），看有趣的悲劇呢，還是去看那認真表演的

（歌舞交雜的小喜劇）呢——這樣想着的時候，突然有一隻手碰到諸位的胳膊。一回顧，就立刻可以碰到一雙非常的美人的誘惑人的眼睛。是華飾着很多的鑽石，披着俄羅斯產的黝黑的睫毛的極美的美人。那美人拿了抹着極熱的黃油的卷麵包，急急地塞進了諸位的手里，在小型的剪子一閃一閃發着光之中，就把諸位的外套的第二個鈕扣剪下去了。並且好像有意地叫出了：「平形四邊形」。惶恐地回過身來，飛跑到十字口上去。

這種事情如果有的話，那是可以稱為地道的冒險的。但，諸位相信那些嗎？不，不會相信的。諸位要為難了，紅了臉，並且，把卷麵包扔在那里，無力地尋找着失去的鈕釦，結果還是要去的。如果諸位不是純正冒險心尚未失去的少數的被祝福着的人們中的一位，那一定要這樣作的。

真正所謂冒險者的人們，在今日決沒有很多的。東西銘上，記着「冒險在者」字樣的人們，大多是具有新規則出之方法的實業家和商人們。他們是去尋找自己喜歡的東西的；譬如——黃金，羊手皮，神聖的玉杯，女人的愛，寶物，王冠，與名譽等等。然而真正的冒險者完全是不為那種目的而去的，並且將會遇見什麼未知的運命，亦沒有預測到，在從前，像聖經裡見到的「享樂公子」——回家的那時候，就是個好例。半×險者——有勇氣的漂亮的人物——那種人是很多的。從那十字軍時代直到到攝時代，他們，興旺了歷史和小說那種藝術，於是歷史小說那樣的商會繁昌了。但，他們都是有着慾望——想鑽進裏美里去，想把毬踢入決勝之門里，希望着所為的某種利益，想要定奪競爭的勝負，想用時時別的手腕來突入新的階段，想刻了名字留傳下來，想滔滔不絕地來說大的謬論。——畢竟他們並不是去求真意味的冒險的人們。

在紐約那樣的大都會，和這雙生兒已精靈，什麼時候都徘徊在外面的，尋找着適當的對手。我們走在街上的時候，他們狡猾似地瞧着我們的臉，算着有二十次的樣子換着種種約假裝來逃避我們。沒有什麼緣故，忽然抬起頭來，我們看熟的在肖像陳烈場里亦有的臉，隔着窗就可以看到。在完全夜靜的道上，可以聽到從閉着窗的空房裏洩露出來的痛苦和恐怖的叫聲。營業馬車的駁者，忘了停車的地方，在不認識的人家門前

讓我們下了車，於是，就有人微笑地開了門，說着：請進來吧。上面，寫着字的小紙片從「機會」的格子窗里，飄着飛下來。在往來的群眾之中，只有不識的人瞥然看過來一眼，當時是交國着憎惡，喜愛，和恐怖的忽然降了雨，成了落湯耗子了一——在那時我們的洋傘，亦讓廣寒宮的妃子，紫微星宿的表兄弟來避過雨，無論在每一角里都有遺落的手帕，有信號在叫着，有看守的眼睛在圍着。這樣一個冒險的千變萬化的頭緒——好像在夜露底下彷徨似的，並且寂寞的或者入神的或者神秘不可思議的，或者危險至極的冒險頭緒，會滑入了我們的手里。可是，結果想要確實地捉住那滑進來的頭緒的人，在我們之中是不多有的。我們心里都是被「常套」的成見柱鎖着，成爲偏屈的人了。就那樣，我們放棄了冒險的機會，走了過去。在他日無聊至極的生活里，我們想起了在我們的浪漫史上，有一二次的結婚紀念的色彩褪去了，想起了藏在裝有安全鎖鑰的抽斗里的緞子的細綉的蓋被，只有過着抱子蒸氣爐子的生涯，相對睨視。

魯德爾夫，史太那，是一位真正的冒險者。這男子，爲了尋找什麼意外的事物，特別的事情，他的居室兼帶寢室不空着的晚上是很少的。在他，人生無上的樂趣，想來正像在那街角的周圍那里旋轉着——樣。有時亦在嘗試着運命的餘裕里，踏入不可思議的橫路上去，在警察署等待天亮亦有過兩次。亦被那歷過了劫數，對錢沒有眼睛的詐欺者們，再三地愚弄過，和錢亦有時作了被說了許多奉承話而付與的代價。可是，他仍然不改地熱心着，什麼時候都有應付對自己的挑戰，繁殖着那愉快的冒險的記錄。有天晚上，魯德爾夫，散步在這紐約中心比較舊的區域里的唯一的十字路上。兩邊行人道上人是滿擠着——充溢着急急歸去的人們，和那將出席在三千支先照着的大燈台上去受歡迎而把家庭扔在腦後的不安的人們

這青年冒險者，作着愉快似的神情，並且明朗地，不疏忽地留意地走着。他，白天是一家鋼琴製造店的販賣人。他不用領針，在領帶

上，用黃玉石環套着。有一次，他曾寫給一個雜誌：藍皮女士寫的「究科的戀愛試驗」是給了他最大的影響的一本書。

在走着當中，從行人道的傍邊一個玻璃箱子裏，發着下下七七騰騰的聲響，惹起了他的注意（好像是奇怪的東西），使他回頭看了看後面這家小茶館的舖子。可是，眼睛一幌，又看見了那上面隣家的齒科醫生的廣告的霓虹燈。一個穿着紅色外套，黃；子，並且戴着大兵帽子那樣的奇怪的扮裝的高得可怕的黑人，向他前面走過去的群眾里的人們，很細心似的分配着紙片。

像這樣，齒科醫生的廣告，在魯德爾夫是不算奇怪的。他在什麼時候，走過這種齒醫的廣告紙片分送人的旁邊，總是不使那種廣告減少一張的。可是，這晚上，那非洲人很乖巧地遞進他手里一張了。他對那手好本領微笑着，好像讓他握着那樣握着那紙片。

在從那里走開了二三步的時候，他無意識地瞥了一下拿着的紙片。吃驚了，他，將那反過來。並且很有趣地查看着。那紙片一面是白綫，反過來的那面，是用墨水寫的「青色的門」四個字，這時，有一個男人，在自己前面僅只三步路的地方，將里人給的紙片拋棄在那里，就走了——這送進了魯德爾夫的眼里魯德爾夫就拾起了那張。在那張上面僅印刷着齒，醫生的名字與住所以及極普通的「義齒術」，「架工術」，與「總商冠」等的一覽表，並且形式地約定着說：「不痛手術」等等字樣。

這個好冒險的鋼琴販賣人，在牆角的地方就停着腳想了。於是他穿過了大街，走下去了一段路，再穿過大街，再往上走，混入了往上走的人群里。他打方才那個黑人的旁邊第二次地走過了，他一點兒也沒作出注意的神氣，遞過來的紙片，隨便地接過來。離開了才十步之後，他就對那紙片吟味着了。在那上面，是跟剛才看見過的第一張片子一樣的筆蹟，還是「青色的門」四個字。在他的前後往來的人們拋棄的，有三四張，散在石鋪的道上。那都是白紙面向着上面。魯德爾

夫都把 反過來看了。哪一張紙片，都印刷着齒科醫生的廣告。大精靈，向追求牠的「真」的追隨者招了二次手的事情，是不多的。可是，這次是二次了，跟着就該進行探索了。

魯德爾夫又回到了那前面說過的卡啦啦噠的齒箱的傍邊，那大黑人站着的地方。這次走過旁邊，沒有要那紙片。這阿西比亞尼亞人，穿着發着金光的滑稽的衣服，在那里站着，對走過的人們很留意地把那紙片伸出來。好像對別的人們的往來不打攪似的，一面又現着野蠻人相當的自然威嚴。差不多每三十秒鐘，他正似電車的車守那樣，嚙吐着酷似歌劇里的快口令，不易譯解的粗陋的文句。可是，這次他照例發出來的紙片，不僅是壓着氣，在魯德爾夫，還以為是——由那是發光的漆黑的大臉盤上，對他發出了冰冷，差不多近乎冷嘲的輕蔑的眼光。

這眼色，深刻入了冒險者的心里。在他眼睛裏看得出來的，是目己力量之不足被人看出來的那種沉默的詰責。清紙片寫的不可思議的四個字，是意味着怎樣的事情呢？那黑人，是那紙片的分發人。從多數的群眾里選了他二次。這次想來是把他當作沒有智慧沒有勇氣解釋這個謎的人，而輕蔑他了。

這青年，由雜沓里退了出來，在旁邊站着。他運用着他的冒險，在鑑定那建築物。那是五層樓。地下實是那個小茶館。

第一層，現在已經關了門了。想來那好像是女客的服裝雜貨店，或者是皮毛的衣料商店占着的。二樓，因為有着霓虹燈，就可以知道那是齒科醫生的家。在其上還有各國語言的廣告牌怕人地立着。看手相的，裁縫業，音樂家，醫生等的住家，競爭着讓人知道。再上面都下着窗簾，窗邊上擺着白牛奶瓶，家家地顯示了那是家庭生活者住宅的部分了。

大體的吟味完了之後，魯德爾夫不容氣地就走上了很高石階走進房子裡面去了。再走上了兩層敷着絨氈的樓梯。於是在那頭頂兒，上

就停住了。在那廊下二盞蒼白的瓦斯燈朦朧了點着。一邊是在右面遠一些，另一邊在左面比較相近。他向近邊的燈火凝視着，在那青色暈光所及的範圍內，就見到了一面青色的門。他有一點躊躇了，可是立刻那變戲法的非洲人的傲慢的冷嘲，覺得就在眼前了。於是，他立刻氣到那青門的那里，敲了門了。

在他敲門以至於日回應為止的一瞬間——那瞬間才是測驗真的冒險者緊張了呼吸的時間。這青門的裡面都有什麼呢？亦許是勝負未決的賭博者們，亦許有着狹狹知慧的惡魔們，極慣練的妙手在那鉤兒上掛着食餌。亦許還有着青年人喜歡的美人，像那樣子的來使人家捉換的巧計。總是危險，死，戀，失望，嘲弄——其中哪一個來應答這一個冒失的訪問者呢。

在門的裏面就聽見了微微的衣擦聲。門是慢慢的開了。出來的是想來未滿二十歲的姑娘，青的失去了血色的臉，幌幌搖搖地幌着，那姑娘把他手鬆開了，一隻手無力地把門推動着。魯德爾夫把那姑娘抱住了，把她放在向着塔樓的——了顏色的牀上。他閉了門，用着幌着的瓦斯燈的光亮，敏捷地照看了全室的四周。不像什麼整然的樣子，勿寧說是使他讀到了那貧窮的故事。

那姑娘，失了神似的無聲地躺着。魯德爾夫，心急地看着室裡的四圍，不正是個空桶子嗎？自己像是輾轉在桶裡的人——不，不，不。那是對失脚溺於水中的朋友說的。於是他開始用自己的帽子來煽那姑娘了，這倒正好，因為他的子的邊打在姑娘的鼻子上，那姑娘就睜開眼睛了。那時這青年，就知道了那姑娘的臉，實際就在自己看熟肖像了的心里的陳列場里的臉孔之一。天真，灰色的眼，小病還現在外面的小鼻上，像豌豆莢的卷鬚那樣的縮着的栗色的頭髮！這東西，他想來好像是他的不可思議的冒險的正常的目的，又是報酬似的。可是，那臉孔是極其瘦而且蒼白的。

那姑娘，靜靜的望着他，微笑了。

「我，暈過去了。」用沒有力量的聲音問着。「那，是誰呢！呵

你看，我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嚇着啦！」魯德爾夫跳了起來，這樣叫了，「你等着我回來。」

他，出了那青色的門，下了樓梯，可是沒有經過二十分鐘，腳尖的強力的踢開了門，回來了。他從雜貨店以及飯館里買來了許多東西。兩隻手抱着。他把那些東西放在桌子上，——抹黃油的面包，冷肉，點心，餛飩，醬菜，牡蠣，燒雞肉牛乳一罐，並且還有一杯熱的紅茶。

魯德爾夫丈夫聲的「了」：「不吃東西就那樣某着真沒有道理。這種難受的嘗試，早些停止吧！呵！晚飯好了。」他走到近桌子椅子那兒，想來幫忙，於是這樣問了：「茶碗沒有嗎？」「在箇那兒的櫃子里。那姑娘回答了。當他拿着茶碗回來的時候，那姑娘眼里已露出了歡喜的光輝，用着確實不誤的女人的本能，撕開了紙袋，拿到了大醬菜。他笑着把那從姑娘的手里奪開，茶碗里倒上了一杯牛奶了。「喂，先喝這個吧！」——他命令着，之後再喝那茶之後，吃那雞肉。可以的話，醬菜明天再吃吧！對不起，你算是客人，我來陪着你吧！」

他再拉過來了一把椅子。由於茶，那姑娘的臉已顯得明亮了，血色已回復了，幾分。她，在一種優雅氣味籠罩着羸弱饑餓的野獸那樣地開始吞食了。她，對這青年的出現，與他援助自己，都看做是當然的事情——但那不是她重於評價虛偽的客套。而是因為急迫的大需要，給她們的本性和人為的技巧置換的權利了。但，漸漸的氣力回復，心情變得愉快了，於是亦恢復了感到要隨於那些東西的些細的客套。於是那姑娘就開始說出在他不足一聽的身邊的話了。那是這世界里每天做着欠伸似的無數的故事之一——關於女店員的很多的話，很少的儲金，來爲着鋪子掙錢，更爲了「罰金」而被扣去的話，爲了疾病而損去了時間的話，之後就丟掉職業了——跟着就是這個冒險者敲這青色的門的事情了。

可是，在魯德爾夫耳中，這故事聽來是跟依利阿特在「究的難愛試驗」里的危機是同樣大的事情。

「可是你已經都鬧過來了！」他叫了。

「咳！可够人受的了！」那姑娘沉重地說。

「那麼在市內你有親友們嗎？」

「一個人亦沒有。」

「我亦是在這世界上的孤獨者。」魯德爾夫就搶着這樣說了。

「那太好了！」她立刻這樣回答了。於是，聽到了她對他的孤獨的遇同感的話，那青年不禁欣喜了。

那姑娘的眼波急促地垂了下來，姑娘吐出了深深的嘆息。

「我，睡得很香了。」她說：「真是痛快。」

魯德爾夫站了起來，拿了帽子。

「那麼，我就告辭吧！你再好好地睡一晚上就好啦！」

他伸出去了手，那姑娘握住了。說了「晚安！」但是，她的眼睛，好像在問一個很難辦，很正直，並且很哀婉的問題，他就對那用嘴回答了。

「噯，明天我再來，我們來見面吧！我想不能那樣輕易地離開的。」

之後，在門那兒，關於他怎麼來的事情，那姑娘無意地這樣問了：「到底你怎麼的來敲我的門的了？」

他腦中浮起了紙片的事情，一邊凝視着那姑娘的臉，可是，就有說不出的姊妹的痛苦，突然地湧上來了。萬一他的紙片落在同自己一樣喜歡冒險的朋友手中，那將要出什麼事了呢？他早就決心了對那姑娘決不說那真實的事情。他亦不希望讓她知道，自己是因爲她的困窮才不得已的作出的奇妙的手段。

「因爲我們有一位鋼琴調整師的家住在這里，他說了，」敲進了你的房門了。」

在青色的門閉上以前，他在那屋子裡看到的最後的東西，就是她的微笑。

在樓梯的邊兒上，他站住了，不可思議地迴顧着自己的周圍之後，他在廊下，走到那一面的盡頭去看看。又走回來，再走上一層，就不止地吟味着剛才的謎。在這房子里，他看到的門，都是塗着青的顏色。

他不可思議地想着，走下了剛才的人行道。剛才那奇妙的非洲人還在那里。魯德爾夫，手里提着二張紙片，伸到他的面前。

「我拿着的這紙片是什麼意思，到底是怎麼意思？」他問了。於是黑人張開大口，做出討人喜悅的笑顏，並且很漂亮地廣告着他主人的職業。

「那，就是那兒」他指着街路那面，這樣說着。「可是，趕序幕

好像晚了一些了吧！」

從他指的那邊角兒上望去，就在一家劇場的門口的上面，看見了這次的新的東西。「青色的門」四個字，明輝地燃着電燈廣告，就闖入了魯德爾夫的眼里。

「據說那還是第一流的呢！」黑人這樣說了：「那兒的經理給了我一塊錢，讓我把他自己的紙片，跟醫生的一塊兒分發。那，醫生的紙片要給你一張嗎？」

在自己住着的街頭上，魯德爾夫站在那里買了酒和香煙。不久，點上了買來的香煙，出來的時候，扣上了上衣的鈕子，把帽子往後戴着，向着那角上街燈柱子，很用力的說：「是了！那完全是運命，預言說過，那運命之手使我去找她的。」

因為這樣的事情，結論是：的確是讓魯德爾夫，史太靈列入了 Romance 與 Adventure 的精那之真的追隨者里。

---

由下期起，關於定閱及營業事項，請向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

號華北文化書局接洽。四月份以前業務事項，仍向本部經理部接洽

。編輯事項照舊。

---

封面  
人物

#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聞青

## 七：史丹達（法·Stendhal）

史丹達的真名字是亨利·比爾（Henri Beyle），以一七八三年生於格羅堡（Grenoble）地方。最初在拿破崙的軍隊裡做事，征俄失敗後，或在巴黎，或在意大利。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三年任



在傳統定律的破壞和提倡個人主義兩點上，又近於浪漫主義。他的文體也異於當時，用的是簡潔正確的句子。史丹達在十九世紀的當時是很少給人大印象的。直到他死後才慢慢被人注意。巴爾扎克更特別理解他的價值，後代法國作者受他的影響者更是不少，使他獲得了世界文學史上光榮的地位。

中國文藝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祖母死了

懷流

坐前點起一隻蠟燭

我跪向墓門祈禱了

上帝啊 把這顆火燄

燃起祖母已凝滯了的血液吧

燃跳她已長期死睡了的心吧

叫她衝破地獄的鐵壁

歸向人間來吧

抑或外到瑤池宮裏去。

× × × ×

一夜夢回

又聽見銅舌的報更的響

請你放心的睡去吧

何必這樣屢次的安慰人——擾亂人呢

心地裏想起祖母撒播的影子

我心上已換上了一顆灰白的小樹！

# 姊妹

寒流

這是一個生活很餘裕的家庭。

蘇元雲是一位銀行的甲等行員，月入頗豐。他是一位差不多什麼新思想也不了解，什麼新觀念也沒有的人，却慣愛在嘴上掛着他是一個開明的父親，但他的表現異常拙笨。蘇太太像普通的母親一樣，易於同情子女，真正需要幫助却什麼也不能給的，「你們將來可不要怨我啊！」她便卸責了。他們有兩個女兒（那就是我下面要說的）和一個兒子仲容——是一個極頑皮的男孩子，他腦中有幾個簡單的觀念：職業金錢與結婚。人生的全部盡止於此了，中古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便是爲了他這一種人而設，總之他是專爲着獲得人生戰場上最簡單生存權力而奮鬥，否則他連書也不念了。

蘇若英和蘇素華是一雙非常要好的姊妹，兩人的性格有顯着的不同。若英性情溫和易與，善於以別人的立場來處置自己對於世事的心地，因此像失了個性，她那感情的表現一如她的貌顯得清淡而開朗。至於素華你只要看他的面貌，便知他情感的劇烈，他的眼睛與鼻子給人一個如此深刻的印象，儼然要求它們存在權的確立似的，他一皺眉便如同烏雲密佈的天空，她性情極堅決，極有意志，非常固執於自我，真是一個個性顯明的人。她對兩人間唯一有力的維繫，便是學問，兩人追求智識的熱烈與懇切，甚於現實的享受，於是她們都覺得已不在了，被籠罩一種偉大磅礴的氛圍中，都以爲對方是更崇高更卓越。無論在精神方面在物質上面，他們都沒有受過絲毫的壓抑。一件

漂亮的衣衫一件相當貴重的飾物，常令蘇若英沈醉，她便立即做製穿戴起來，一邊帶感傷地自責說：

「我是一個好虛榮的人，抵抗不了繁華的誘惑。」  
妹妹素華便以唯有她才配得的寬恕說：「但是你和普通一般人不同的啊！」

當若英提起筆來，無限嚴肅果決的思想，泉湧地從筆下流出，真實人生的偉大，便無掩遮地矗立面前，彷彿這樣，她的真性格才流露無遺。素華完全被崇拜與感動的情緒統制住了，姊姊日常生活的觀點，她再看不見了！她不禁噓唏噴噴起來。若英非常寶貴妹妹的厚愛，她寧願失了世人一切的尊敬，只不願失了妹妹的。當她們舒散一下讀書本所興奮而疲倦的精神。若英說：

「你看我心境怎樣地平靜，我從未被外務擾亂過，也從未想到戀愛或結婚的事。」

「你自然是啊！」素華無限感佩地說。

她們議論問題的時候，仲容以爲姊妹們太做作了：在家裏還和在課堂中一樣麼？真是家中平靜的空氣，盡被她們攪擾了。他那揶揄們，模仿她們的聲音來激怒她們。素華忍不住望着仲容走去的方向忿憤地說：「真是淺薄幼稚得很！」

「男孩子總是這樣的。我真願意作一天男孩子，親自體驗一下，站在他們的立場上，那是怎樣自以爲善的觀念啊？」



「那是我永不能寬恕的。願他將來生的都是女孩子！」

「不要這樣說話啊！」

「難道你竟也以爲女子這樣不值錢麼？」

「我自然並不以爲女子不值錢；不過那對他太失望了。」

「失望，活該！」素華激憤的說。她素所最不喜歡的是不徹底，既然認爲自己思想是對的而又同情着對方，這無疑的是不熱中自己思想的表現，這是不坦白的行爲。姊姊的行爲她看來便是不徹底，她不自覺地鼓動着攻擊的意識。

這樣平靜的日子，不久就破壞了。一位新進的大學教授，名叫會敏求，託人向蘇若英求婚。母親徵求她的意見。若英苦思了一夜。她愛她已過的平靜生活，那幾乎是幸福的了，她一直沒有意識到不幸過，她愛沉浸於研究學問的空氣裏，那是那樣令人沉醉；現在剛在意識到前途無限開始的時候，難道便與無限告別麼？然而世人所追求的幸禍，她並沒有經驗過，又怎能證明那是不幸或無價值呢？心中不由又充滿躍躍欲試的情緒。她躊躇不已。她想得頭都疲倦了。才像一個太沉溺於現實享受的人，沒有勇氣離開她素所熟悉的生活，就這樣決定了。

第二天她向母親說，她不想結婚，而且也多少不滿意對方。素華在旁邊非常欽佩若英的卓越：「我原知道姊姊並不需要享受世俗的幸禍啊。」

若英拒絕的話，家裏並沒有當真，依然在暗中進行着。每進行一步總透出點消息讓若英得知。此時這些思想已不像第一次那樣生疏而尖銳的刺激着她等思想一成爲熟悉，彷彿未來的環境，也是熟悉的了，她所不知道的幸福，也是她分所當享的幸福，而若隱若現地向她招手，「以前我沒有想到愛情，正是沒有給我一個機會的原故啊，」她不由得心轉意起來。事實每進行一步，她自己也不知爲什麼要否認一下。而這否認已是極不堅強的。她否認一次無異加重一次默認。

素華原以爲姊姊是一位與衆不同的她人，誰知她亦不過一個平常

的女人，機會一來她也願意享樂去了。人性的脆弱啊！她向來認爲女子差不多一結婚便將所謂「作爲付諸過去了，結婚真是女子行爲差異的鴻溝。對此她異常憤慨痛心。但是那全無關係，至少姊姊和她不是那樣的人，這樣想來便自慰不少。如今她發現若英也如此，她每次期待着姊姊嚴重地加以否認，而若英的否認已極勉強得可憐，適足令人清楚看出她私心的期望，素華的想像便比什麼都厲害地粉碎了，她像發現自己一直被欺騙了的忿怒，她以姊姊爲無志氣女子的代表而報復起來。每逢他們談到若英的婚事或「會敏求」這名字，素華便忍不住表現出她心中的鄙夷與憤慨。她不再自動與若英高談闊論，寧可守着孤高的沉默。

他們決定在公園吃飯，飯後便留下他們兩人在一起。

「若英，星期日我們在公園請會敏求吃飯，你可以和他多談談，他是很有學問的。」蘇元震說了又說，彷彿若英不會洞悉其中用意似的。

「討厭！」素華說，「我們爲什麼要請他？徒然耽誤光陰，耗費錢，毫無用處，我不想去！」

「爸爸若不這樣老說說的，我的痛苦到還好過點。」

「誰讓你不絕對拒絕呢？」素華充滿了責備的聲調說，「爸爸也不能怎樣你。若是我，我絕不幹！」

若英眼睛垂下了，他實在沒有拒絕的勇氣了！那種真實的快樂已被他由想像中窺見了似的，這時在他看來，讀書空氣所激起令人沈醉快樂的情緒像受着支配；就是寫作倘不是自己親身的經驗便不嘗爲讀者而生活，個人未免太爲意志之奴隸，代價也大小了。她盡可能的和緩素華的憤憤。她素知素華的愛好，她儘說着李白與杜甫如何崇高偉大的話，凡在報章雜誌上載有關於此項文章她盡先拿到素華面前，於是暫時引起一種來往於她們間的昔日豪興。

「表妹（一隻素華心愛小貓的名字）真是貓中少有的啊！牠多麼

俊美。」

這句話比什麼都更能引起素華的歡欣，她意外地表現出一種靈敏前緣似的情感。素華常突然背過臉去便不高興了，而若英尙自莫明其妙。她已養成先窺視素華的喜怒，再發言的疑懼習慣。

約定在公園吃飯的前一晚，大家聚在起一。素華尤為氣怒不遏。

若英低聲下氣地說：「真對不住你！這兩天你連書也看不好。」

素華以一種無法形容決絕的口氣說：「還用說麼？盡爲別人的事優亂了。」

「那麼你明天不去……好罷？」

她冷笑說：「那哪裏成？爸爸不是都要把我們擺出去麼？」

「小姊姊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仲容與素華頭挨着頭。『難道將來你就沒有事讓別人幫忙的麼？』」

「我才不要這樣的幫忙！」

若英對弟弟說不出的感激，他雖不能真實了解學問的好處却通達人情啊！

父母對她異常親切，仲容也很友愛，若不是素華的神色提醒着，她將以爲是最幸福的了。這種奇異的反映，使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到了公園，會敏求已先在那裏了；他是一個身材頗高的青年，不怎麼有丰采，「軒昂」這個名詞未發現在他臉上，不過確是令人一望可知是一個誠實人的臉，他的眼睛閃耀着活潑的懇切的光芒。他的談吐使他的外表煥發光彩起來，這可比方是一個含苞待放的花蕾，漸次盛開起來。他使每人都不感到拘，他使這個宴會不顯出與婚姻有關的色彩，他招待每一個人，也招待若英。素華雖不盡情談笑，却也沒有發脾氣。這使若英安心許多，並不像她預料的那樣。

他們離開席間，坐到公園的椅子裏。蘇元露說：「今天天氣真好，我們看看牡丹去罷。」

大家都看牡丹去了。

會敏求把椅子拉得近些。若英開始心跳起來。

「今天我們一起吃飯的用意你知道罷？」

她微微頷首點頭。

「這樣很好。你知道我不是不能說話的人，我若迂迴地由別的話引到正題，那是很容易的事，但那顯然作戲，我不甘心如此。我們要愛便需尊重愛情——如今我誠意請，你回答：你可同意這事麼？」

「你看見的，我若不同意今天還會來麼？」她自己都不知道昏昏亂亂地說了些什麼。

「你這樣坦白的答覆我非常感謝。我們帶着這樣婚姻的色彩來開始我，的友誼，誠是不幸，這使得我們互相躲避，不易尋找我們真實的自己，很可能的造成一種悻悻的氣氛。但是除此我又怎能同你認識的機會？我們最好先把這層道破，好不使它成爲我們友誼的障礙。所以你依然是自由的，千萬別以爲你訂了什麼契約。唉，我到底使我們的談話帶了幾分作戲的色彩，……」

他以輕微力量握着她的手。一朵紅雲飛上她的面頰。

「自從在王家我看見你以後，便打聽了你一些平素生活情形，於是你的行爲和你的影子配合起來在我腦中行動。我將來必極力使你快樂。……現在你許不慣和我暢談，……」

會敏求重又把椅子拉得遠些。他開始以一種極清晰的聲音敘說着，娓娓動聽的言語由一個誠實的聲音道出，使說者的性格顯得深沉。若英非常感動，又深自歎惜那里不會有她的位置。她剛覺得沈浸於一種輕妙沈醉的快樂境地，她的家人已走來了。

從此會敏求成爲若英幻想的對象。她意識到自己的面貌因愛情而煥發了。她本來性情淑婉，至此更爲溫順，她自知這種溫順便是立於她與妹妹當中的障礙，但是她可能改變麼？她非常愛自己的心地善良，這可以與她想像的幸福接近。

一天早晨若英在洗臉，因為洗臉地方狹小，僅容得下一人，素華也正等着洗臉。她已開過她兩次洗完沒有，聲音已極不耐煩了。若英趕緊退出身來，畏懼地瞧了素華一眼。

「你幹嗎用那樣高傲的眼光看我？你是看不起我麼？」

若英委屈地回答：「我那里敢看不起你啊。」

她立即知道自己說錯了話。素華也不睬她自去洗臉。

不安騷擾着若英，她再忍不住找到妹妹。「素華你念詩麼？」

「我不念。你呢？」

「我今天也不想念啊。」

她確知素華不再生氣才釋然了。

若英本即喜歡裝飾，不過並不過分，這時她仍是如此。她無論怎樣，素華都認為她故意修飾，她的修飾是有目的的，便諷刺地旁觀着。

我們原是慣於藐視別人的歡樂。因此若英每穿一件心愛的漂亮衣服必不自覺恐懼地窺視妹妹一下。若英和會敏求在外面散步獨自回來的時候，她像作了不好的事一般心虛，彷彿妹妹已看破她的心事，於是許多抽象的觀念便在她心中開始活動起來。

不斷的悲傷與喜悅擾擾着若英的康健受了妨礙，她以為這乃是當有的現象，便不以為意。及至等到她外面的快樂與溫婉的表情支持不了痛苦的時候，病突然爆發出來。會敏求常去看她。她以為很幸福，這種幸福足以抵痛苦。並且她於過去一小時中驟然接受的情感太堆積了，她所懼的或正是情感不消化病，病中正好使她在記憶裏從新消受一回。

她的病體暗自消沈，她臉上鮮艷嬌嫩的光彩已大半消失，現出一幅面色黃瘦的病相。她不願會敏求看見她這種樣子。她極力讓家人陪他說話，她懇求素華陪他一起。素華因為她的病也軟化了，她對姊姊所懷無理的憤怒亦已消失，而對後者懷着無限的憐憫。

秋風在大自然中呼嘯着，要將收獲帶與俱去似的。陽光分外澄清

，顯出一種光明而寥闊的情調。若英心裏一貫，充滿幸福的感覺，臉上的美態也因之回復不少。素華和會敏求都陪着她。若英聽着會敏求的聲音，一邊腦中幻想着。在這樣境地，她常不知何時睡去。

若英的死給他們雙方非常的悲慟。父母總彷彿在會敏求身上看見了若英，便悲不能抑地哭泣起來。及至看出對方也是悲不自勝的樣子，便含着淚安慰他，安慰的話還未終了，悲聲早又繼續起來。

會敏求一時尚不能忘記若英，他在蘇家意識到若英宛然存在的情調，而竟將安慰她家的人也視同已任，這樣就和他們的關係更進一層，無形中他便有愛素華的傾向。她不是她的妹妹麼？若英未盡的生命不正活在她身上麼？其實此時他到底愛不愛？他自己也鬧不清楚了，他只覺得這事是很自然的罷了。

原來事情臨到自己身上竟與旁觀的批評絲毫不同，它深深震撼着人心深處，使你覺得暗中與你整個命運直接連繫着。素華的思想感情完全改造了。這事初起時竟使她覺得老早已如此了。素華向來作一件事便全全專心，帶着堅決自信的神氣，人家一見自會知道她的印象，她已不掩飾心中的感情了！她穿的美麗衣服都是加強她的印象，她不掩飾她的心事，她非常興奮，整了鏡子就微笑。至於從前的如何不平等對待姊姊的事，早已不記得了。家裏的人談到會敏求時，她滿臉光彩煥發，她非常興奮，整禁悲喜交加。家裏全是贊助她的聲音。她傾聽着生命的洪濤，應合着大自然的節奏，在他體內澎湃的樂音，她與人生同其偉人，她老是要跳起來才好似的。

「我們在公園散步，走到一處地方，會敏求趨前不前，臉上現出感恩的樣子。素華問道：『你怎麼了？』」

「有一次我和若英在這里停留過半天哪。」

素華唱然歎息一聲。「她身體已安葬了，我們讓她的靈魂也安葬罷。」

她跑到前面，叫道：「來呀！櫻桃都開花了。」

他便追上前去。她說：「芭蕉葉大肥了，你看誰是詠花的詩人，也他快樂地說：『那是一定的。』」

「他將來一定要養些搗子的。」

「他毫無妨礙地走着，每一處對她都是柳暗花明的。」

「又一個聲音跳出來和她生是，要緊攪着，不然它就悄悄逃遁了。」

「時常有一個聲音跳出來和她如此耳語着。」

# 一套舊西服的價值

程心汾

(一)

按械翁的資財地位論，買一輛流線型的汽車也不算奢侈，可是他連輛自用包車都沒有，出門除了「安步當車」以外，便是坐坐電車，自從電車公司加價後，有時也坐坐公共汽車，比方他由王府井大衙門口到前門去，一定是坐公共汽車的，因為電車要七分錢，而公共汽車一段的票價只五分錢，他管奇怪人們譏諷他是吝嗇的人，同時歡迎朋友們恭維他是「經濟家」，「理財家」，他管說：「我要騎汽車有什麼用？部長早已下野了，又不想再已結什麼要人，偶爾有應酬臨時叫一輛也未嘗不可，難道我到公園裏去溜溜，只五分錢的門票，一毛錢的茶錢，而要用二加侖的汽油嗎？我不能「暴殄天物」，像那些少不更事的女人們坐着汽車去買小菜」。

真的，械翁不愧為經濟家，而絕非窮鄉僻壤裏，不敢多吃一粒鹽的守財奴，經濟與慳吝的定義，在他的腦海裏，是有很清楚的區別的，焉能混為一談？所謂經濟者，是說用掉一文錢，必能得到一文錢的代價；甚至於得到十文錢百文錢以至無窮的代價，乃「浪費」之反面也，所謂慳吝，一毛不拔者，是說，雖明知用掉一文錢，有相當的代價；而仍捨不得用掉一文錢，那是愚夫村婦的思想，精明強幹的械翁豈能如此吝嗇？他在當司長的時候會花五千金買過一副鑽石彩寶石的象牙雀牌，作為某要人的壽禮，在部長時代他曾慷慨捐廉，拿出一萬元來辦粥廠，這些實事足資證明他毫不吝嗇，並且五千元麻雀牌的代價是取得部長；一萬元的大捐款，是取得清廉的徽號，藉以保持了三

年部長的地位，也又足資證明他用錢得當，絕非浪費虛糜！

自從十五年前，下野以來，便息影故都，度着閒散安逸的生活，據他說：「知足常樂，不想東山再起」，他是政治上的過來人，對於社會地位，確乎是已經知足了，不過他對於以數目字計算的金錢，彷彿仍未知足，他管想「金錢是萬能的，它能夠供給你所希望的東西，麵包雖然足人生不可離的，可是吃飽後就無用了，況且麵包不能孳生小麪包，金錢則能「包子分列」由少變多，所以多多益善，上帝對於數目字不是規定的無限大嗎？」

他對於財產的管理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大部分的投資是上海，天津，北京等處的房產，有一小部分是幾家大公司的股票，及故鄉裡的稻田，這都是十分可靠而無危險的，他在銀行裡的存款，則微乎其微，也不過全部財產的百分之十，這區區的十幾萬的款子，則存過了北京的銀行，有定期一年的，有半年的，有短期支票取的，有特種活期每月支利息的，有每月儲存一年支利息的！有……差不多銀行中存款章程他全利用過，這是實行「狡兔三窟」政策，以妨某一個銀行不幸倒閉，並且每一個存款的摺子上，最多不能超過一千元，因為經驗告訴過他：萬一銀行倒閉，往往小數目的存款是占便宜，而巨項存款是吃虧的！況且說不定中國的所得稅率將來也要變更——銀行存款也按。進法則納稅，那時小項存款更是合算的了。

他不像一般富豪官僚們，做貫空賣空的投機，他管說：「那是賭博性的商業，不但危險，可以傾家敗產，而且是不道德的」。他的生

產法則是逐什一之利，超乎此者則認為近於搶掠。雖然也偶爾買幾百袋麵粉囤積起來，那是為防絕糧之慮，留自個兒吃的，不能構成操縱糧價之罪。

對於房產的經營，外埠者，是委託信託公司代辦，本京者，則託靠他的內姪，王律師全權管理，像漲租權房等問題是很容易解決，不用着他老人家親自操心，所以時間允許他集中精神治理這個簡單的小家庭。

## (二)

這小小的家庭裡，只有四口人，毓翁，太太及上大學的女兒玉小姐；還有一位作飯兼洗衣打雜的女僕，他的治家法則，不標榜「朱子格言」及「顏氏家訓」之類。他的口號是「合理化」，合理化是管理任何事物的好法則，太太是一位夫唱婦隨的典型的好妻良母，她日中的丈夫，是比任何人都偉大的聖人，女兒的脾氣，雖然有點嬌縱，可是毓翁對待這獨一無二的愛女是時常寬容讓步的，所以這合理化的政策，是很容易行得通的，將這小小家庭治理得有條有理，非常的妥貼。

女僕概無節賞零錢，絕對不許勒索「底子錢」，這是由媽媽房叫來試工時即一再說明的，可是老媽子能夠得到許多「勤勞獎金」，假如她真能夠勤勞的話，比方廚房裡用的煤炭，居然較上月份節省了二百斤，那麼，便提取二百斤煤價的二分之一，賞給老媽子，叫作「煤餘獎金」，當然還有「電餘獎金」，「水餘獎金」等等，其方法，比例皆如此。往往老媽子還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特別獎金」：如「購物養廉金」，那是考查一月間買東西並無私自偷竊而賞給的，此類獎金數目是按其一月間經手購買的物價多寡而定，大約說來是值百抽一，再如「額外工作金」，老媽子常常得到固定義務以外的工作，夏天房頂漏了，毓翁以為不太要緊的時候，值不得叫瓦匠，便派老媽子登房找補泥抹，冬天按火爐；舊有的烟囪，爐子都完整時，也值不

得叫「爐子匠」，老媽子也可湊和代理，諸如此類的意外工作，自然有額外的賞賜。這種報酬的數目，大約是正式工人工資的一半，所以毓翁常常對老媽子說：

「給你五毛，把這個作作吧！我省了錢；你得了錢，兩有益的事」。

毓翁對於飲食更是非常的注意，每日購買菜肉，都是太太親自上市，一要选择新鮮的；因為稍陳舊的菜蔬分量雖一樣而維他命則喪失多了，二要看行市購買，隨機應變，豬肉貴即購牛肉；白菜貴則買菠菜他的食譜是根據某醫學博士的「養生論」而逐抄的，每人每日的肉食，麵食，菜蔬都有一定的分量，他深恐因營養不良，家中的人被X光證明患「B」，這種貴族病比虎列拉等任何病都可怕——要按營養耗費的程度說，何況現在是「魚肝油」三元半一鎊；「帕拉特」三十元一瓶的時候呢？有一次，太太覺得「五華公司」的巴氏消毒牛乳太貴了。提議改用「雙合義」牛奶舖的，想不到毓翁堅決的反對。

「小牛奶舖的奶子，不消毒，吃了得病，去醫院更是不經濟的」

「我們可以熱開了吃，多煮幾分鐘。」太太頗知高溫消毒的方法，又是省錢的辦法。

「不行，不行，煮開了便喪失了牛奶的價值。」

他沒有解釋這句的意思——為什麼煮開了便喪失牛奶的價值，因為解釋了，太太也不會了然。

「原來，你不是真正會儉省的人」，太太心裏想，可沒敢說出來，老實說，他在太太的心目中並不是一位合理的儉省者——即所謂經濟家，有許多事情，她認為是矛盾而荒謬的事，其中最使她莫名其妙的是，毓翁對他愛女的寬大縱容，對於女兒要求購置衣服，化粧品等從未說過一次不准，都是笑呵呵的給她錢，甚至於他親自領着她去買高跟鞋，毓翁認為滿意的，比他女兒自己選擇的還貴七塊錢，結果買了

兩隻回來，太太也會囉囉着提出過質問：

「你對她爲什麼這樣大方呢？三四百件長毛絨大衣够奢華的，那件火狐腿的大衣還好好的，不是一樣可穿嗎？何必又買新的？」

械翁聽了，只是吃吃的笑，這種笑蘊藏着一種令人難懂的高深哲學：

「你不懂現代的事，青年女孩子們穿漂亮點闊綽點是有用的，……反正是不會吃虧的。」

有一件事，不能不使太太佩服械翁的聰明，眼光銳敏，作了常人想不到的事：

械翁看見家中有許多用不着的磁器：花盆，帽筒，花瓶，茶葉罐，磁盤，以及被人饋贈專作陳列用的景德鎮茶壺茶盤等，這類東西放在客廳桌上，並不見得美觀，既非古董又不時髦。如果不慎，摔毀幾件則很可惜，他乃預備幾口大缸，費了三夜的工夫，太太小姐，才把這些磁器，用棉花，紙張包裹好，安放在缸裡，缸口彌封妥當後，叫來瓦匠深深的埋在院子裡，他告訴工人：這是紹酒，預備將來，喝「陳年花雕」的，以免慢藏誨盜之慮。

假如他不說明他的用意，伶俐聰穎的王小姐也只能明白一半，所以埋藏的原故。

「你知道我爲什麼埋藏這些東西嗎？」械翁微笑着，一手弄着他的領下鬚，用「智力測驗」的態度問他的女兒——當埋藏完畢大家休息的時候。

爸爸怕我摔了它，小貓兒碰毀了。」

「不對，不十分對，要只怕碰毀鎖在櫃子裡也可以，何必費這麼大事，多不經濟。」

「櫃子裡自然不如埋起來穩當，火不能燒燬，水不能沖跑，」她

自己覺得已經說穿了爸爸的心，不料爸爸搖搖頭，閉上眼睛說：

「年青的兒子，是不會有用心思的，老實講，這些磁器是遺留給你的——你的孩子們的一筆巨大的遺產，我不會再有兒子，都給你吧，玉兒，」

「喂！不要，我不要，這些磁器，碗兒又不是古董，能值幾個錢，還不如我那件皮大衣呢？」

械翁聽了她幼稚的聲兒，不由得睜開眼用一種講演似的口調說：「你既提出古董的詞名來，這個問題就易於解釋了，你可知道「宋瓷」「康熙五彩」那些值錢的東西，在當時也是很平常的，現在我保留起這磁器來也是爲變成將來的「古董」。

「噢！那得等多少日子呀！我大學畢業的時候不知他們能不能變成「古董」？王小姐感覺得古董變得太慢，爸爸的辦法雖然很聰明，可是太飄渺，太迂闊了。

「你有兩年就畢業，那可不行……唔，我記得埋的那些東西，有同治年的，有光緒年的，民國四五年。十二三年的……同治到現在還不滿一百年……三百年後或可值點錢，你的重孫子也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的貴重，要記准，埋藏的地方位置，告訴，你的兒子你的孫子……」，械翁揸着手指，滔滔不絕，王小姐聽到，「你的兒子」不覺臉兒映出紅光，頭兒一回，打斷他父親的談鋒：「我不結婚」。

「那不自操心了嗎？我」。

「我不管」，王小姐對於父親這點恩賜，却是有點「不管」的態度，只有太太非常佩服這種用意的機敏，偉大。

(三)

械翁膝下無兒，人們都認爲他，圓滿幸福的一生，有個小小的缺口，可是他自己並未詛咒過上帝，彷彿毫無芥蒂，算不了什麼重大問題——反之，那兒女成羣，生產過剩才是問題——這不過增加他替女

兒選擇的慎重程度而已。

他的快婿，應當除了具有超過他女兒的知識，容貌，才能以外；還得有相當誠實數目的財產和與誠翁相彷彿的管理財產，家庭的能力，因此，他的快婿，直到現在尚無踪影，並且在他看來他的女兒並沒有一個男朋友，好像也無交男朋友的興趣，實則……

「她還是個小孩子呢」，父母們看着大學生的青年仍是小孩子，他們從未想過子女們的年齡已至幾何，更未想到上帝賦與他們的那種神秘能力是如何的活潑。

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恰巧月份牌上也是一個月的末日，誠翁結完這月的賬目，慶幸房租的收益已經增加了百分之百五十，雖然有幾個銀行對於活期存款的利息又減掉一厘，叫他微微的不痛快，而又一轉念，如果將活期存款都改存「郵政儲蓄」，尚無多大損失，況且各地的房租，無論本京，天津，上海，都已經……盈虧相較，還是利多損失……煤炭雖然一再加價而自鐵器舖裡學來用「風箱」爐灶後，廚房裡的消耗量減低百分之七十三……新僱的張媽又很忠誠，水，電……都減少了用量……總之這月的一切都可差強人意，不禁軒渠自若，露出得意的顏色。

正計算張媽的勤勞獎金的時候，猛然時鐘告訴他已經十二點了，候的想起女兒尚未回來，不能不把賬本合上：

「玉兒怎麼還沒回來，那去了？」，他忿忿的推醒已經熟睡的太太

「她……她，不知道，多半是看電影去了吧」。

「對於玉兒的行爲，以後要注意」。

「……」太太就是清醒着想也無心討論這個問題，他現在只想繼續着睡，明兒清早還得去買菜，遲了菜即不新鮮。

誠翁捻滅電燈，借着爐火隙罅中露出來的微光，垂着頭，背着手，踱來踱去（誠翁家的電燈不工作即休息，絕不能使電燈作無所爲的

勞苦，這樣不節省電流而且電線，電池也可益壽延年），考慮着，是否要去電影院尋找她；

「爸爸，媽媽都睡了吧？一個聲音鑽入誠翁的耳朵，同時玉小姐的身子碰在他的懷裡。

「爸爸還沒睡呢」？她把大衣放在床上——母親的身上，便圍着爐子烤手「冷啊，真冷」噙個不住「玉兒，你上那去了」？父親向來對她女兒是讓步的，看着那活潑，嬌憨的影子更使他高興，慌倖他考慮了一下是否去找她的問題！否則率爾找去，豈不白跑一趟？多不經濟！

「可笑死我了，今兒，爸爸」，玉小姐仍烤着手，臉蛋兒與火花一樣的紅，這時誠翁又捻開電燈。

「看的什麼電影？這麼可笑」？

「喂！不是電影，是真事！可笑死人了，那個當舖裏的老頭兒！……」

「你幹麼跑到當舖裏去，我最反對當舖……」誠翁正要發揮當當舖的不經濟，他女兒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搖幌着打斷了他的話頭。

「您聽我說呀！笑死我了，我同他當當去，拿着一套嘍嘍西服……」

「他是誰」？他微微存點不懌。

「您聽我說呀，那個老頭接過西服，嚷着……」

「舊青呢對襟襖一件」；

「舊青呢對襟坎肩」；

「舊青呢開襟褲一條。」爸爸，您說可笑不？怎麼西服上身穿對襟襖呢，西服褲幹麼叫開襟褲呢，這個老頭兒真不開眼！怎麼頂新的西服他偏說舊的呢？真欺負人，才當了三塊錢；一百二十塊作的呀」，玉小姐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的父親，這在她的生命史實在是件新奇遭



過，比看「五十年後之世界」影片，還有趣，還滑稽，還神秘，真是值得「笑死」的事。可是他父親說：這是很平常的事，北京的當舖是保守性最深厚的商業，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墨守成規，絲毫不能改過去的習慣，並不見得當舖裏的掌櫃沒有看見過西服，只是賬本上從來沒有收過西服的先例，所以不能寫作西服，至於寫「舊衣」，「破鏡」，「壞鏡」，「光板無毛」……等等的道理，當初為的是防患於未然，久而久之，也演成習慣了，終於，櫃翁發揮盡致！那當舖所以不經濟的道理，要從來不踏入「當」一質」招牌懸掛着的門口；他的意思是「寧賣，不當」。

「你同那一個去的當舖？」他深不願自己孩子進過當舖的門，即使是參觀的性質，彷彿當舖與賭博場有相似之點。

「同他」。

「他是誰？男人用的衣服？」這還是第一次在愛女的面前，戴上嚴厲的面具。

「朋友，不，同學，不……反正是個男的」女兒仍是嬌羞着，「男的？他是作什麼？你怎麼認識的？」審判官的口吻。

「同班」，王小姐用兩字答覆他兩個問題。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家裡是作什麼的？」

「很好的一個人，爸爸，你看看」她由大衣口袋拿出一張小像片，櫃翁由抽屜裡取出一年不準用一次的近視鏡，仔細的凝視，有時用兩隻眼遠眺，一會兒又用一隻眼近視，好似生物學家研究某種細菌；又像藝術家欣賞偉大的名畫，結果，證明却是，英俊，挺秀而面帶溫柔忠實的青年——在外表上看。

爸爸，您喜歡他不？」她看着父親並無不滿的神氣。

「唔！你喜歡他嗎？」櫃翁回避自己的意見。

「我眞的，真喜歡他，」王小姐垂着頭，聲音非常的低，似乎只能她自己聽見。

「他的家是那？他父親是作什麼的？」他不能放鬆這個問題。

「他的家在鄉下，三河縣，他父親……我不清楚。」

「他爲什麼要當當？」

「請我看電影啊！」她回答的很自然。

「他很窮吧？」

「從前很富裕，近來似乎……」

「你認識他好久了嗎？」

「中學時同班，大學又同班，很聰明，很忠誠的人。」

「外表却是不错，不過當衣服去看電影，不是規矩人能辦得來的」，櫃翁滔滔不絕，說了許多選擇的標準，結論是要具有這個像片上青年的儀容外，而要有像他自己那樣經濟家的智力及財產，像片上的青年缺少二個主要的條件，自然不必考慮，勸他女兒應當少與這樣人來往，王小姐並沒有說什麼，便回到自己屋中去休息，他以爲女兒接收了他的意見。

……

因爲昨夜睡的過晚；櫃翁起來的時候，太陽已經爬滿了窗簾，張媽遞給他一封信，說是小姐囑咐她交給老爺的：

「父親：

昨夜本想將這具體的問題提出來，而見父親面有愠色，使女兒怯懦猶豫了，像片上的青年，有瀟灑的風度，忠實的心地，女兒與他相處四五年，是深深知道的，前日他能够典質衣服，使我娛樂，足証他的熱誠，女兒受這犧牲的感動，不禁委身於他了，請父親體念本已成舟之苦衷，允許我們的婚姻，他的外表既蒙讚許，日久更可知他是聰明，善良的青年，他的家庭雖然不很富足而我們擁有巨大的家私，何愁溫飽，想父親不能不允許吧！下課後，女兒領他來拜見父親，拜見媽媽……

櫃翁看到這裏，幾乎暈過去，知道木已成舟，上帝也無法挽回的，深深的歎了口氣：

「想不到一套舊西服代價獲得幾千萬的資產！他比我的理財方法高明多了，後生可畏」呀！

他垂着頭，背着手，慢慢的踱着，這個突如其來，愛女的終身問題，使他節省了一頓早點。



# 灰色條紋

幻 鷗

## (一) 忘掉前塵

已是夜深時分，一切都寂寂清清，實在靜得能聽出你心波的動跳，急促的跳動聲音；忽而外面颳起狂風。你坐在桌前出神發呆，忽而你笑了，又忽而你哭了，此時你一顆麻亂的心情，呈現在莫明其妙的狀態之下，不知怎麼回事，你猛然的站起來，你掀起了窗簾，啊！好一片潔白的大地，原來還是雪花在紛紛的漂泊着，你的全身發了抖，牙齒也互相擁抱起來，並是緊緊的 *Miss* 着，你，你的靈魂的窗戶，發出了神秘的微笑，隨着你回到有着厚厚的被褥而冰冷的床前，你又烤烤兩隻凍僵了的有着縐紋的瘦手，你又打開了抽屜，拿出許多封信，你又笑了，但是這笑却掩飾不住你破裂而創傷的心了，傻子，一切都是夢，你只當是作了一個未作過的夢好了，何必那樣傷感憂鬱呢？你覺得您正是青年，您還有熱力赤心，您知道，兩個人好，是彼此的事，是要彼此相親而笑，決不能勉強勉強，追求追求，有什麼勁？光明的前途擺在您的面前，您該掙扎，您該努力，你沒看見一羣活潑可愛的白天使燃着明亮的燈，歡迎您踏進快樂之宮嗎？現在決不是你談戀愛的時候，不是不應該講戀愛，而是說不該玩着同性戀愛的把戲！叫熱情燬滅了你自己，人生花紋確實錯雜着交響，這花紋，這花紋他能使您快樂，也能使你苦惱，能完成您最後的目的，也能破壞您一生的計劃，死心吧，他不是這樣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了嗎？

星：我知道世界上只有您是赤情的狂熱的愛着我，然而您越是如此愛我，越使我不安，不能不叫我馬上和你絕交，我希望永遠永遠不要叫我們再見了，因為只要見面，愛之火，情之苗，就會燃燒，燃燒着我們幼稚的顆心，雖然我們理智都很強，但是却被愛之溶液化為烏有了，這是歧途，實在是歧途我們彼此都明白，為什麼一錯再錯呢？好，還是叫我們毅然決然的苦了吧！這段故事確實有趣，在我們生命史上頗堪追憶，而且帶着苦辣酸甜的滋味，是詩情的，是畫意的，叫他們永遠埋葬在我們心底深處吧！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恨他吧，有不值得您愛的孩子，是他害了您，您就這樣想好了，你恨他，只要恨他，苦惱就會少了，她願你現在罵他，而不願將來懲罰他，你振作起來，把心放在學問上，去找快樂，去找安慰，好了，不再多談了，敬祝

永遠安樂

不配接受你愛的人 麥敬書

十二月九日

你不要優想了，你不要再尋思他對您一切的一切了，他給你了最深刻的印象，他使你知道，戀愛，他使你知道，人生之路，正似戀愛之途，滿佈着荊棘險深可怕，實在難走得，忘了他吧，永遠忘了他吧，不要在追憶了，這樣不是很好嗎？反正他不能和你泡，早晚必

離開你，因那變爲什麼要造更深一道的鴻溝呢？

拙笨的純潔的只有初戀，以後這一定會理會愛情的說甜又非完全甜，說苦又不怎麼苦的深切的味，戀愛、戀愛不過是生命中的味之素，調節調節枯燥的空氣而已，人生完全的意義並不在戀愛，人生是爲整個的人類謀幸福，而非自私自利，自己享受盡情的享受啊！你有你的使命，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責任，你是應該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勇猛前進許多許多的人在等待着你的引領而踏進複雜的社會呢！朋友：你負有重大的担子，不容許你幻想深思什麼事也不幹，已經丟棄了你的人想他也無用，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是誠懇的，可靠的，也只有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學問啊，技能啊！可是你永生的伴侶，利用你實質的光陰採取人生之至寶吧！你是好人，你不要哭了，不要再看這些信了這些相片了你不要疑心他，他所以和你絕交的原因，實在是爲了您們的前途着想，你看成天在一起什麼也不幹，擁抱接吻多麼無聊您需要性的安慰，你去談正大光明的戀愛吧，戀愛不是可恥的事情，真正的戀愛是基於靈肉的結合，精神的接觸，像這樣有什麼代價有什麼意思，徒耗費黃金的光陰，血汗的金錢，這樣下去完了，一切都完了你的思想已變得奇奇怪怪你爲什麼要如此呢？清醒吧，別迷戀他了，你小心翼翼的去找您意念中的情人伴侶去吧，去找歡樂趣味吧，靜靜你的心，別胡思亂想了睡去吧，我求求你，叫你懸念的朋友啊！您快睡去吧，明天還有許多許多事情要你去作，痛了嗎？恐怕死我了，朋友，朋友，別瞪你的眼睛了我真怕，怕極了，這麼大人怎麼不知道保養你的身體呢？難道您忘了沒有健康的體任憑你有多麼高尚的品格多麼豐富的智識也不成，聰明的人！你想想你是處在什麼環境之下你這樣叫人恥笑，你的年齡確實需要異性的安慰了結婚是一件樂事，並非苦惱，而且是人生應該經過的路程，何況生男育女又是給社會應盡的義務呢？你拿出對待他的心去對待你認爲可以作你終身伴侶的人，只要他不是鐵石心腸他一定會愛你，你不要放鬆，你不要嫉忌猜疑，並且不應爲了嫉

忌而放棄嫉忌正是給你更大的真理叫你抓住愛人的心，絆着愛人的脚，使他不能離開你而生活，你不要怕，你不要想，他從前的熱情現在的冷淡，一個會爲你吃了多大苦，費了多少心，盡了那些熱情的心，說得天花亂墜，反道不能忘記你，答應你他是你的安慰者，痛苦的傾吐者，然而幾天的功夫，他就忘了，完全忘了他說的話，朋友！你，你該明白他對你的心，你那裡能說他陰險而不誠懇呢？當然在你倆友誼達到極點的時候，他當然會感到無上的快樂，你忘記了，你忘記了你們已非純粹的友誼，你們開始了桃色的夢，你還不知道，一個素日朋友多的人，他最討厭嫉忌的人，他會和你好下去，在從前可以，當然可以，但是顏色濃了的時候他再也不能不睜眼了！他的夢已醒，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這是不應該的事，你們不該這樣維持下去，所以他只有忍着心腸遠離了你，你沒有瞧見他那難過的面孔嗎？在你遇到他的那一天，你拉她去吃飯，你瞧見了他，她滿臉的淚珠我知道你不是不明白，你就是利用她這點，而急力的追求，啊！朋友！你太傻了，難道你真不知道他的主意定了，無論自己怎樣苦惱也不更改嗎？收回你一顆熱烈的心吧！

你看，多麼好，自己一個小院子，太美了，靜靜心多研究一點學問，少外出，你不是很明白嗎，忘了他吧，忘了他的無微不至體貼與安慰了吧，現在一切都成了泡影，他的影子永遠在你心底迴轉，那只有使你苦惱，你想他是有了朋友也好，是不喜歡你了也好，是專心念書了也好，反正你牢記他再也不能和你好了，您還縹緲着眉頭苦喪着臉作什麼，你還不悟嗎，看，看太陽已經照亮了一切！照亮了一切！

### (二) 莉莉小姐

眼睜着太陽微笑了，是滿足的驕傲的，緊緊的且恨恨的吻到了西山，她像情竇初開的少女，羞答答的，不覺臉上現出桃色，紅潤潤的，更顯得美妙萬分了。那個人不喜歡，那個人不敬愛，尤其什麼詩人

畫家更是崇拜着她，遠遠的駛來一輛公共汽車，緩緩的停下，從忙忙惶惶的人羣中，走出一個黃瘦而着青色衣服的女人素樸整齊，一頭烏黑的頭髮，披在兩肩上。手提着書包，黑色的大衣上掛着小小圓的校章，慫可以知道她是×大學的學生，下車後急急走進一個胡同。在胡同中間一個有高大院牆的門前停住她的脚步按着電鈴，犬汪汪吠了，走出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僕。

「人小姐！才回來嗎？老太太着急了！」開門的人含着笑溫柔的說。花色的小狗亂擺着尾巴親蜜蜜的啃着地的腿，前前後後跟着她，而且嗷嗷叫個不休直到抱起牠來為止，牠老實的貼在主人的胸前。

她聽了僕人的話，心弦不覺跳了起來，灰色的條紋籠罩了他美的超俗的面孔，她懶洋洋的走進上屋，坐在對着似是久病的夫人的椅子上，心不安，神不在，腿在地上一點一點上下動掙着，低着頭，一手放在書桌上，拿着不知那個孩的小要物——洋囡囡——玩；另一個手敲着頭，就好像能敲出什麼似的！

「啊莉」婦人開了口

「你也不小了，念這些年書，還什麼也不知道，你就一味堅持着你的主意，一點都不顧到你媽嗎？……」

「媽，請您老人家不要說這些話，好不好？您知道這些話如何刺痛我的心！古今中外，有誰否認母親是不愛子女的呢？但是我的母親怎麼不替她的可憐的女兒想想呢？」母親的話還未完，她就搶過去了。

此刻，母親的臉，女兒的臉，都掛了異常的顏色！

「你給你媽想想，孩子這些年了，從進到你們志章家，我受了多少罪？一次一次我的心粉碎着，那老頭子不顧一切的死了，小弟弟死了，大姐姐也死了，天哪！爲什麼命運之神如此捉弄我？你還不疼你媽，想法氣你媽，想着神法氣你媽，好恨心的孩子！你想敗壞父親的名譽，你想反抗母親的意思，看，一個念書人，你還配作什麼大學生呢！你想你說，痛快的說，究竟你怎麼辦吧？」

「我不管別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壞名譽，我知道我還有青春，還有生命，我要活着，我不能爲了別人而埋毀了自己的靈魂，媽！你爲什麼不悔心，爲什麼還想把我送進火坑，我問您，大姐究竟是怎麼死的呢？」

灰色可怕的黑影子，跳躍在老太太眼前，她看到了大女兒的一張蒼白的臉，原來是他很小很小定了婚，她是一個順從的孩子，永遠永遠聽着話，她雖然不滿意自己的婚事，可是她從不反抗，她知道忍受，她知道聽話才是一個孝順的孩子，她從未會想到什麼解除婚約，什麼自由戀愛，她好似只知道自己的命運應該掌握在父母的手心，根本作孩子的沒有反抗的理由，於是默默的踏上別人安排好了的道路，踏上別人給自己安排好了的道路，十七歲那一年正月嫁到王家去，丈夫是一個黃花公子，吃喝玩樂，不滿意，不滿意她開始明白自己思想是錯誤了，憂鬱的過着難過的日子，不到半年就又愁又氣的奔向西山大路，永遠別離了人世！

「大姐死了，是她沒命！管她作什麼，我要你好好的嫁到何家去，你有什麼力量反抗，想拉倒，呸！難爲你說出口，你不怕丟人，我可怕丟人呢，看怎的，我非叫你嫁出去不可！」

「我嗎」她拉長了喉嚨慢慢的說，一隻腿放在另一隻腿上，手托着腮。

「我有靈魂，我能叫別人擺佈我的命運，我寧願死去，也不嫁給一個我素不相識的人媽，你不答應，真不答應嗎，好，好極了，看勝利最後歸誰——」

「死，不就是一個死嗎？我才不怕，你死好了，我決不答應你解除什麼婚約。解除了，我馬上死去，活着還有什麼勁！瞪着眼睛看着你們大大小小的耍把戲，唉呀……老爺……子……啊，你……什……麼……也……不……管……了。」

老太太却說着說着哭了起來，全家人都來了，莉莉悄悄的走進自

己的屋子。躺在床上默默的望着天花板淚！

晚飯開了，小姪女來喊姑姑吃飯，莉莉哭腫了的兩隻眼睛睜也睜不開，心情的堵塞，連頭都抬不起來，她告訴那小孩子，她不吃飯了，小孩子瞪着圓了的大眼，望着姑姑，不走，莫非他洞悉了姑姑的心情，走一步回回頭，走一步回回頭，他已經看到姑姑不能停止的在流淚！

「媽，姑姑還哭呢，你去，你去，孩子掛着乞求的笑意，扯住媽媽的衣服，這樣的說：」

「不吃，不吃，是不餓，看誰敢去再叫他！」老太太張大喉嚨這樣喊着，素日厲害出名的老人，誰敢不聽從他的命令！誰都知道，他的話說出了是不能收回成見的！

聽到母親的喊聲，故意叫她聽到的喊聲，她難過達到頂端，母親偉大的愛，開始使他疑惑！這樣恨心的母親，想着她老人家說話時的態度和語調，她橫住自己的心，停住自己的淚拿起她心愛一隻嬌小玲瓏的綠色鋼筆，在一個英文本字上寫到：

「不要這樣軟弱吧，振作起來，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候，要掙扎，要努力，不顧一切的向前幹，吃人的禮教永遠不會毀滅了我一顆強熱的心，母親，難道爲了母親我要犧牲，我可以嗎？不，我才不作舊禮教的忠實信徒呢！我要能作大姐第二，我要反抗，反抗奪回我的自由！時候到了，延遲幾天吧，哄哄母親，然後去走自己要走的路。

風波過去了，老人病了，她懷了鬼胎，揣了假心，走到母親床上，安慰他，服侍他，告訴他，他一定不再和母親鬧意見了，她一定順着母親的心嫁出去！

，病好了笑有了，繃紋再也瞧不到了。

母親關心着他的冷暖飽餓，莉莉快樂了她，用虛假買回來。母親的至愛，但是每一想到自己終有一天使她失望的時候，就會紅了眼圈，在人深夜靜時掉下兩行淚珠！

別處時光，敲打他的心，有一天她說要出閣了，在出閣前去到別處玩，和自己的朋友——母親所最喜歡的一個朋友，時時想認她，女兒的那孩子——一同去，母親答應了，她仔細有力出神發呆的瞧，母親含了眼淚道一聲再見，她的心爲了被騙的母親而戰慄了！

「親愛的母親：

您知道，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手是如何的顫動，當我想到離別了您而奔向天涯海角無人知曉的地方去，是如何的難過，但是，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世界上是唯有母親才最愛她的孩子，無論這孩子是怎麼不好，她也一樣的愛他，我知道你愛我，我又何嘗不愛母親呢！我又何嘗願忍心的離開您呢！唉！封建的制度，我再也不能留在您的身邊了，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您所以如此對我，是舊禮教的餘毒撒在您的心底，使我咬着牙恨着心走了的是吃人的禮教，我恨，我恨死他了，有多少的同胞是被他吞滅了呢？您的孩子們子和您生死別離，也是他的力量啊！我清楚再也不能爲了它而毀滅了我自己，所以我含淚的走了。

您不怕我死，母親我知道，您不肯放鬆自己的時代，我也只好如此使您失望了！母親舊禮教忠誠的崇拜者啊！死，自殺是多麼幼稚而無出息又無代價的舉動呢！我爲什麼要走那條路，我還有熱氣騰騰的血，我還有強有力的身體，我要走我應走的路，我要盡我盡盡的責，負起我自己的使命！所以我不顧一切的走了，你是一個明白的母親，您的思想應該解放了這些刺激，難道您還沒有一點反應，你爲什麼叫舊禮教的粉糲那樣牢固的膠粘着您的心？您所有的女兒都失去了，您還不覺誤嗎？我的心爲您，此後孤獨寂寞失望悲傷憂愁煩悶的母親而粉碎不堪了，我的淚又流了，而且一口一口的鮮血也流了，我再也不能寫下去了，別了我親愛的母親，我禱告上帝

永不能再見的女兒淚書

這是一個傍晚時分，母親在吸着葉子烟，帶着一副老花鏡，手裡攏着紙牌消磨時間，兒子拿進來這樣一封信，手攏着念給母親聽，啊！老太太的頭昏了眼花了，一切的一切都歸於寂寥了，一切都完了，花狗望着太太也不知爲了什麼狂的吹着，完了，一切的一切都完了，這是什麼像徵呢？一九四一，三，五，上午

# 紅砂

丁 靈

是十年前的事。穿着一身灰布的褲褂馬司令，又叉着腰，在總部裏來回不停的走着。臉上被怒氣激得漲了。

幾個參謀和秘書繁忙的工作着，可是屋裏的空氣相當緊張，各人似乎都有心事，低着頭沒有誰說話，忽然勤務兵進來對馬司令行個立正禮，恭敬而且莊重的說：

「報告司令：張德階副官回來了。」

「叫來！」馬司令隻手摸摸額下的鬚髭說過後，又繼續的徘徊了。

勤務兵一聲「是」，又是「叭」地一個敬立轉身出去。

張德階是個四十左右歲的黑胖子，穿上軍服和武裝帶更累贅多了，他是和馬司令人性身材差不多的，也許就因為這一點使他獲得馬司令的青睞，而由排長直提拔到副官處上校副官，所以也可以說他最得寵幸，這次出省剿變兵的X團，派上他去監視，就能證實其程度了。

馬司令看見張副官進來，劈面就問道：

「那些搗亂的渾蛋怎麼樣了？」

「報告司令：完全逮捕了！」張副官說。

「一共有多少？」馬司令的態度是相當嚴厲的。

「報告司令：三百二十七名。」

「沒有漏的？」

「沒有！」

「今天晚了，明天早晨我親自帶這羣混賬王八蛋，你歇着去吧！」

張副官走出總部的時候，臉紅紅的，汗已濕透灰制服了，雖然是將近傍晚的天氣並不像中午那樣炎熱。

一輛七成舊的汽車載着馬司令駛出掛着「X軍總司令部」白地黑字牌子的大門。

部裏許多高級職員還沒有散去，精亮的燈光，照耀着他們，熱烈的爭辯着。

「王秘書總沒有問題，一定肯幫忙了。」鄭秘書陪着苦笑，轉身向後面正在拾撥皮包預備走的所謂王秘書的背影說。

「不成，不成，李參謀都不管，我更辦不到了，您還是另請高明吧！」王秘書推辭着說。

「不！諸位多幫忙！這不跟做好事一樣嗎？沒有別的，救了他叫他們來給諸位道謝！」鄭哀說。

「你跟徐營長有甚麼關係，替他們這樣賣立氣？」李參謀笑着深深吸了一口烟說。

「關係倒是沒有甚麼，可是……」鄭秘書含糊不清的說。

「司令屬的古大鬍子也說了：『關係無言的古大鬍子也說了：』」

「司令屬的一點都不錯，這羣混賬王八蛋真得好好審審，領餉披虎皮，還他媽玩槍，不斃等甚麼，老鄭還救個啥？」

大家都同意的笑起來。

六五

被老鄭喊住了。

「王秘書！別就躲開呀！今天再不想辦法，明天就解決了，看在兄弟的面子，幫幫忙吧！」老鄭急得喘氣，流汗了。

王秘書站在門口，無可奈何的一笑：

「實話實說罷！別的事咱們在司令前還可以討個小面子，可以說進一句半句話去，這事咱們這裏那位能敢去司令面前討沒趣？」老王說着停頓了一下：「告訴你罷！求誰都不中用，除非請出秘書長和參謀長來，或許還可以生效，不然都是白費！」他又轉向李參謀道：

「直生！你說這話是不是？」

「……」李秘書點了點頭。

王秘書道了一聲「明天見」就走了，屋子裏亂七八糟的各人收拾各人的東西，暫時沒有誰說話。

壁鐘已經響過九下，辦公者亦已經陸續的走去，只有兩個勤務兵在整理案頭的文件等零星東西，然後洒掃起來的塵土，迷濛了全室。

二

第二天清早，不到七點鐘，太陽還沒有出來，××軍總司令部門裏，早已排列着幾輛汽車，顯然是與平常兩樣。

一會兒，由張副官押着一隊毫無生氣的兵士走進去，隨行執着槍的兵士，比起來是威風多了。

張副官捧着名冊喊了一陣，三百二十七名。

他走進總司令辦公室後，真使他驚吃一驚，裏面的氣象頗覺森嚴，正面設着一張長桌，上面鋪着白布，置着紙筆之類的文具，正面有三把椅子，在張副官想，這一定有參謀長秘書長陪審了，他的心裏反場實許多！

「報告司令：×營變兵都帶到了，」張副官走到沙發前恭敬的對馬司令這樣報告。

「噯！他媽的！」馬司令突然跳起來喊，「噯！」字聲調特別重。馬司

令和兩位輔佐已端正的坐好了，徐營長在縣裏糾糾昂藏的氣概也喪失了，面上現出蒼白，顯像是哆嗦着。

「徐勝武！」馬司令莊嚴的叫。

「有！」

「事是怎麼出的？實話實說！」

徐營長看了看站在兩邊的四名衛兵，像有很重的煞氣。

「報告司令：五月二十四的晚上，鄉民報告有大批匪警，約有百多人，勝武立刻調了兩連弟兄去剿辦，誰知道，土匪只是路過，追追也就跑個乾淨，沒想到這兩連弟兄就搶開了，起初勝武不知道，到二十九早晨，才有三幾個村正副出首，當時弟兄們就把那為頭的村正打個半死，勝武沒有法子，先把兩個連長拾起來，想再報告團部派人收拾，那些弟兄不答應，起着鬧就給兩連長放了，」他說着看見馬司令的臉上忽然一綳，屏裏連大氣兒都沒有，他停了一下又說：「不但如此，反把勝武關起來在縣里搶，完事是一號的上午，叫我跟他們一塊兒跑。」

「那你就跑了？」馬司令插了口：

「沒有跑！勝武不敢，勝武不跟他們跑，他們把勝武硬架着走，有時候還損一陣。」

「還有一連弟兄呢？」參謀長忽然想起來問：

那一連只一排跟着勝武，一排在姚家墳駐守還有一排上五爺村幫

青去了，起初在縣裏的一排弟兄很好，後來看見別人搶的發財，有的跟着撈幾文油水，有老實的沒有搶，又不能不跟着也就跑了。」

「你那一營原有多少弟兄？」又是馬司令問。

「一共二百八十四名！」

怎麼這上頭是三百二十七呢？」

「大概是有當地土匪甚麼的跟着搶，後來不知道怎麼加上去的。」

馬司令沒有言語，站在旁邊的張副官直替徐營長擔心。「他們跑到李家井去上哪兒？」秘書長探着近視問。

聽說是上黃巖山去賭彩，他們都拿勝武當好細，不跟勝武說一句實話，」

張副官說。「先下去！帶包大成跟萬同來！」馬司令的怒態似乎暫息了，對

張副官說。「是！」

張副官對徐營長微笑的一笑，推他坐在院里的階石上，便走向外邊去了。

沒有多大功夫，徐營長就看見張副官帶進兩個連長來，面色蒼灰

沒有血色，身子戰慄着，屋裏說話的聲音傳不到外邊，所以徐營長很關心他們的對話，

還不到十分鐘，屋裏就有人用皮帶抽打了，徐營長閉上眼不敢看也不敢想，心志忪的跳，臉也紅紫了，此時像是比剛才被審問的時候還提心調胆得難受。

粗重的喧嚷傳出來了，「胡說八道！司令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窩頭鹹菜，誰不知道？誰沒有看見？軍需處能扣餉？扣餉你們不來告發，搶個甚麼？再加勁打！看不說實話不說！」是參謀長的聲調，隨着就又是皮帶抽在身上的聲音和微弱的慘嗚。

徐營長幾乎暈過去，頭倚在牆角，眼睛緊閉着。

徐營長已被監禁在軍法處的獄裏了，可是有鄭秘書在處裏託了人，所以除去行動不能自由以外，衣食住比其他犯人的待遇要好得多。

已是七月初旬了，部裏處裏都沒有再審的消息。十六那天；軍法處中校法官鄭秘書的把哥才提了他去，把司令的手諭給他看，上面寫着：「徐勝武縱部滋擾，原應處死，幸念為人忠耿，着監禁六月，以示警懲，期滿另行任用，此諭，」並且告訴他，這完全是鄭的力量。

三  
七月十七的上午，從×營裏挑出叛變事件關係。最重的一百八十

多個！其中有隨着槍的劣民四十三名，排在總司令部後邊的操場，每人發給五十塊錢遣散費，說一律用火車送到省城去。

一百多弟兄，面面相覷，竟會沒有搶斃，還發給遣散費出乎意外了，欣欣然都走向火車站去。

四輛鐵閘子車，掛在客車的尾巴後，人陸續擠進去，門外「嘩」的加上一把鎖，車就進行了。

沒有車窗，關在裏面的人看不見外邊的天地。

將近正午，天氣熱得人喘不過氣來，悶在車裏的一百多人都要發昏了。

車漸漸停住了，七八個手提着盒子槍的弟兄，叫他們出來換換空氣，大家高興地走上山坡去。山坡上站着張副官和另外二十多弟兄。太陽酷烈的照着，山上沒有一棵樹，張副官頭上往下流汗。一百多人的衣服，都在驚奇被迫的情況下脫下來，只留一條褲子！每人五十元的遣散費也隨着衣衫改換了主人。

命令下來了兩個人一對兒，跪在山坡邊。大家驚奇地打着哆嗦。「兵——兵——」兩聲，兩隻腦袋被槍彈穿了一條洞接着背上一腳，死人就順着山坡滾下去了。半點鐘後百八十多個弟兄都遺散在山坡下，鮮血滲到沙裏去了。

張副官眼圍似乎有點不好受，心想這事真够慘，百多條命，就這樣一聲不響的完了。

可是一個聯想又跑上腦子裡來。變兵身上的兩大箇金飾，鈔票不是都已在自己太太的屋子裡嗎？

于是得意地笑了，「你們一百八十多條人命，還只給我換得這點東西！」

六月的熱天，沒有兩天山坡下就發出腥血和肉的味來，野狗聚成一團，山坡四周陳列着殘斷的腿臂像晒在儀器部裡的模特兒。

七月裡，附近村民們瘟疫的死了許多人，大家都向菩薩廟去叩頭求神靈不要計校他們少上了供，因為莊稼沒還有下來秋收後一定唱戲謝神的。

翌年的春天，山角下發現一片紅砂，和些微紅的茅草附近村民們都說神聖顯應，大家的日子要洪發起來了。



這一個月發稿子最早，出版却晚了，原因是印刷所辦理遷移改組，點放像俱就誤了好些日子。因此越發使人感到，在中國辦刊物能不拖期，真是難能可貴極了。特此先向讀者諸君深深致歉！

關於這一次的文章，不能多有話說了，在編者，自己覺得，頗可

供大家一讀。是否如此，請大家自己品鑑罷。本來打算繼續照計劃出幾個專號，可是能不能如願一點不敢保。做着看罷。

由下月份起，關於營業方面的事，全部都由華北文華書局代為辦理，凡定閱，批購代銷等事，都請直接向文化書局接洽（王府井一七一號）五月號以前的一切內外業務，仍由本社經理部辦理。編輯方面的事編者照舊負責，大家來函來稿，直接寄到北京郵政信箱三十號沙漢畫報轉可較為迅速方便些。

還有好些話，一時沒法說，以後再說罷。

（編者）

## 歡迎預約本刊三卷合訂本

定價：兩元

預約：一元五角（概收現款  
不要郵票）

預約處：西長安街卅五號本刊通訊處

：五月十五日預約截止：



##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鐫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一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發行

**發行兼  
編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府右街奎頭作甲三號

**印刷者**

**沙漠畫報社**

南池子北庫司胡同一號

**總發行**

**北京沙漠畫報社**

南池子北庫司胡同一號

**分銷處**

**全國各書店**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 走 向 健 康



— 廣告 —

分明健康之路就在眼前，  
 大家偏不走上去，不規律  
 的生活是會毀壞了你的身  
 體。亂食是要傷害了你的  
 胃腸，一個人的身體和胃  
 腸失去了健康是最大的苦  
 痛，如果平時服用若素，  
 可以增加身體及胃腸的營  
 養和抵抗力，並且若素更  
 對青年肺病，老年衰弱  
 病，婦女小兒諸病，都有  
 很大的效力，所以說：每  
 日服用若素，導你走向健  
 康。

## 胃 腸 營 養 若 素

中 國 若 素 三 百 片  
 各 地 藥 房 均 有 代 售  
 北 京 東 單 新 開 路

中 國 若 素 製 藥 公 司